

《长短经》《反经》 唐 赵蕤撰

赵蕤《长短经》序

赵子曰：匠成舆者，忧人不贵；作箭者，恐人不伤。彼岂有爱憎哉？实技艺驱之然耳。是知当代之士、驰骛之曹，书读纵横，则思诸侯之变；艺长奇正，则念风尘之会。此亦向时之论，必然之理矣。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、忧其末，遂作《春秋》，大乎王道；制《孝经》，美乎德行。防萌杜渐，预有所抑。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。然作法于理，其弊必乱。若至于乱，将焉救之？是以御世理人，罕闻沿袭。三代不同礼，五霸不同法。非其相反，盖以救弊也。是故，国容一致，而忠文之道必殊；圣哲同风，而皇王之名或异。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，因物成务牵乎彼？沿乎此者，醇薄继于所遭；牵乎彼者，王霸存于所遇。

故古之理者，其政有三：王者之政化之，霸者之政威之，强国之政胁之。各有所施，不可易也。

《长短经》（〔唐〕赵蕤撰）原文（『石然书屋』整理）

管子曰：「圣人能辅时，不能违时。智者善谋，不如当时。」

邹子曰：「政教文质，所以匡救也。当时则用之，过则舍之。」

由此观之，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，则悖矣。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，则乖矣。若时逢狙诈，正道陵夷，欲宪章先王，广陈德化，是犹待越客以拯溺，白大人以救火。善则善矣，岂所谓通于时变欤？

夫霸者，驳道也。盖白黑杂合，不纯用德焉。期于有成，不问所以；论于大体，不守小节。虽称仁引义，不及三王，扶颠定倾，其归一揆。恐儒者溺于所闻，不知王霸殊略，故叙以长短术，以经论通变者，并立题目，总六十有三篇，合为十卷，名曰《长短经》。大旨在乎宁固根蒂、革易时弊、兴亡治乱。具载诸篇，为沿袭之远图，作经济之至道，非欲矫世夸欲，希声慕名。辄露见闻，逗机来哲。凡厥有位，幸望详焉。

梓州郪县，长平山安昌岩。草莽臣赵蕤撰。

《长短经》（〔唐〕赵蕤撰）原文（『石然书屋』整理）3钦定四库全书《长短经》提要

臣等谨按《长短经》九卷，唐赵蕤撰。

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载：“蕤，梓州盐亭人，博学韬铃，长于经世。夫妇俱有隐操，不应辟召。”《唐书艺文志》亦载：“蕤，字太宾，梓州人。开元中，召之不赴。”与光宪所记略同。惟书名作《长短要术》为少异，盖一书二名也。

是书皆谈王伯经权之要，成于开元四年。自序称，六十三篇，合为十卷。

《唐志》与晁公武《读书志》卷数并同。

今久无刊本。王士禛《居易录》记，徐乾学（号健庵）尝得宋槧于临清。此本前有『传是楼』一印，又有『健菴收藏图书』一印，后有『乾学』一印。每卷之末皆题『杭州净戒院新印』七字。犹南宋旧刻，盖即士禛所言之本。然仅存九卷，末有洪武丁巳沈新民『跋』，称其：“第十卷，载阴谋家本缺，今存者六十四篇”云云。是佚其一卷，而反多一篇。与蕤『序』六十三篇之数不合。然勘验所存，实为篇六十有四，疑蕤『序』或传写之讹也。

第一卷八篇题曰：『文上』

第三卷四篇题曰：『文下』

第二卷四篇则有子目无总题，以例推之，当脱『文中』二字。

《长短经》（〔唐〕赵蕤撰）原文（『石然书屋』整理）4

第四卷一篇题曰：『霸纪上』

第五卷一篇论七雄之事，题曰：『霸纪中』

第六卷一篇论三国之事，亦无总题，以例推之，当脱『霸纪下』三字。

第七卷二篇题曰：『权议』

第八卷十九篇题曰：『杂说』

第九卷二十四篇题曰：『兵权』

第十卷所谓『阴谋』者，则今不可考。篇中注文颇详，多引古书，盖蕤所自作。注首或标以『议曰』二字，或亦不标。体例不一，亦未详其故也。

刘向序《战国策》，称或题曰：『长短』。此书辨析事势，其源盖出于纵横家，故以『长短』为名。虽因时制变，不免为事功之学。而大旨主于实用，非策士诡譎之谋。其言故不悖于儒者，其文格亦颇近荀悦《申鉴》、刘邵《人物志》，犹有魏晋之遗。唐人著述，世远渐稀。虽佚十分之一，固当全璧视之矣。

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

总纂官臣纪昀、臣陆锡能、臣孙士毅

总校官臣陆费墀

卷一文上

卷二文中

卷三文下

卷四霸纪上

卷五霸纪中

卷六霸纪下

卷七权议

卷八杂说

卷九兵权

卷一文上

大体第一

臣闻《老子》曰：以正理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荀卿曰：人主者，以官人为能者也。匹夫者，以自能为能者也。《傅子》曰：士大夫分职而听，诸侯之君分土而守，三公总方而议，则天子拱己而正矣。以明其然耶？当尧之时，舜为司徒，契为司马，禹为司空，后稷为田畴，夔为乐正，垂为工师，伯夷为秩宗，皋陶为理官，益掌驱禽，尧不能为一焉，奚以为君？而九子者为臣，其故何也？尧知九赋之事，使九子各授其事，皆胜其任以成九功，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。汉高帝曰：夫运筹策於帟幄之中，决胜於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饷馈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；连百万之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三人者，皆人杰也。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有天下也。

故曰：知人者，王道也；知事者，臣道也。无形者，物之君也；无端者，事之本也。鼓不预五音，而为五音主；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，而为理事之主。君守其道，官知其事，有自来矣。先王知其如此也，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，通肚君道者也。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。自为之则不能任贤，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，此功名之所以伤，国家之所以危。汤武一而尽有夏商之财，以其地封，而天下莫敢不悦服；以其财赏，而天下皆竞劝，通乎用非其有也。

故称设官分职，君之体也；委任责成，君之体也；好谋无倦，君之体也；宽以得众，君之体也；含垢藏疾，君之体也。君有君人之体，其臣畏而爱之，此帝王所以成业也。

任长第二

臣闻料才核能，治世之要。自非圣人，谁能兼兹百行，备贯众理乎？故舜合群司，随才授位；汉述功臣，三杰异称。况非此俦，而可备责耶？

昔伊尹之兴土工也；强脊者使之负土，眇者使之推，伛者使之涂，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。管仲曰：升降揖让，进退闲习，臣不如隰朋，请立以为大行；辟土聚粟，尽地之利，臣不如甯戚，请立以为司田；平原广牧，车不结辙，士不旋踵，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，臣不如王子城父，请立以为大司马；决狱折中，不杀不辜，不诬不罪，臣不如宾胥无，请立以为大理；犯君颜色，进谏必忠，不避死亡，不挠富贵，臣不如东郭牙；请立以为太谏。君若欲治国强兵，则五子者存焉。若欲霸王，则夷吾在此。黄石公曰：使智使勇，使贪使愚。智者乐立其功，勇者好行其志，贪者决取其利，愚者不爱其死。因其至

情而用之，此军之微权也。《淮南子》曰：天下之物，莫凶於毒。然而良医橐而藏之，有所用也。麋之上山也，大章不能；及其下也，牧豎能追之，才有短也。胡人便於马，越人便於舟，异形殊类，易事则悖矣。魏武诏曰：进取之士，未必能有行；有行之士，未必能进取。陈平岂笃行，苏秦岂守信耶？而陈平定汉业、苏秦济弱燕者，任其长也。

由此观之，使韩信下帙，仲舒当戎，于公驰说，陆贾听讼，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。故任长之道，不可不察。

品目第三

夫天下重器、王者大统，莫不劳聪明於品材，获安逸於任使。

故孔子曰：人有五仪：有庸人，有士人，有君子，有圣，有贤。审此五者，则治道毕矣。所谓庸人者，心不存慎终之规，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身，不力行以自定，见小ウ大而不知所务，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，此则庸人也。所谓士人者，心有所定，计有所守，虽不能尽道术之本，必有率也，虽不能遍百善之美，必有处也。是故智不务多，务审其所知；言不务多，务审其所谓；行不务多，务审其所由。智既知之，言既得之，行既由之，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。富贵不足以益，贫贱不足以损，此则士人也。所谓君子者，言必忠信而心不忌，仁义在身而色不伐，思虑明而辞不专。笃行信道，自强不息，油然若将可而终不可及者，此君子也。所谓贤者，德不逾闲，行中规绳；言足法於天下而不伤其身，道足化於百姓而不伤於本；富则天下无苑财，施则天下不病贫，此则贤者也。所谓圣者，德合天地，变通无方；刚万事之终始，协庶品之自然；敷其大道，而遂成情性；明并日月，化行若神；下民不知其德，睹者不识其邻，此圣者也。

《铃经》曰：德足以怀远，信足以一异，识足以鉴古，才足以冠世，此则人之英也；法足以成教，行足以修义，仁足以得众，明足以照下，此则人之俊也；身足以为仪表，智足以决嫌疑，操足以厉贪鄙，信足以怀殊俗，此则人之豪也；守节而无挠，处义而不怒，见嫌不苟免，见利不苟得，此则人之杰也。

《家语》曰：昔者明王，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。既知其名，又知其实，然後用天下之爵以尊之，则天下理也。此之谓矣。

量才第四

夫人才能参差、大小不同，犹升不可以盛斛，满则弃矣。非其人而使之，安得不殆乎？

故伊尹曰：智通於大道，应变而不穷，辩於万物之情，其言足以调阴阳、正四时、节风雨，如是者举以为三公；故三公之事，常在於道。不失四时，通於地理，能通不通，能利不利，如是者举以为九卿；故九卿之事，常在於德。

通於人事，行犹举绳，通於关梁，实於府库，如是者举以为大夫；故大夫之事，常在於仁。忠正强谏，而无有奸诈，去私立公，而言有法度，如是者举以为列士；故列士事，常在於义也。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。

太公曰：多言多语，恶口恶舌，终日言恶，寝卧不绝，为众所憎，为人所疾，此可使要遮闻巷察奸词祸；权数好事，夜卧早起，虽剧不悔，此妻子之将也；先语察事，劝而与食，实长希言，财物平均，此十人之将也；切勿截截，垂意肃肃；不用谏言，数行刑戮；刑必见血，不避亲戚，此百人之将也。讼辩好胜，嫉贼侵袭，斥人以刑，欲整一众，此千人之将也。外儿怍怍，言语时出；知人饥饱，习人剧易，此万人之将也，战战栗栗，日慎一日，近贤进谋，使人知节，言语不慢，忠心诚毕，此十万人之将也。温良实长，用心无两，见贤进之，行法不枉，此百万人之将也，勋勋纷纷，邻国皆闻；出入豪居，百姓所亲；诚信缓大，明於领世；能效成事，又能救败；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；四海之内，皆如妻子，此英雄之率，乃天下之主也。

经曰：智如源泉，行可以为表仪者，人师也；智可以砥砺，行可以为辅警者，人友也；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，人吏也；当前快意，一呼再诺者，人隶也。故上主以师为佐，中主以友为佐，下主以吏为佐，危亡之主以隶为佐。欲观其亡，必由其下。故同明者相见，同听者相闻，同志者相从，非贤者莫能用贤。故辅佐左右所欲任使者，存亡之机、得失之要。

孙武曰：主孰有道。将孰有能？吾以此知胜之谓矣。

知人第五

臣闻主将之法，务览英雄之心。然人未易知，知人未易。汉光武聪听之主也，谬於庞萌；曹孟德知人之哲也，弊於张邈。何则？夫物类者，世之所惑乱也。

故曰：宜者类智而非智也，愚者类君而非君子也，戇者类勇而非勇也。亡国之主似智，亡国之臣似忠，幽秀之幼似禾，骊牛之黄似虎，白骨疑象，类玉。此皆似是而非也。

孔子曰：凡人心险於山川，难知於天。天犹有春秋、冬夏、旦暮之期，人者貌深情。故有貌愿而益，有长若不肖，有顺卜而达，有坚而缦，有缓而焊。太公曰：士有严而不肖者，有温良而为盗者，有外貌恭敬、中心欺慢者，有精精而无情者，有威威而无成者，有如敢断而不能者，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，有倭倭仆仆而有效者，有貌勇食而内怯者，有梦梦而反易人者，无使不至，无使不遂。天下所贱，圣人所贵，凡人莫知。惟有大明，乃见其际。此士之外貌而不与中情相应者也。

知此士者而有术焉：微察问之，以观其辞；穷之以辞，以观其变；与之谋

，以观其诚；明白显问，以观其德；远使以财，以观其廉；试之以色，以观其贞；告之以难，以观其勇；醉之以酒，以观其态。《庄子》曰：远使之而观其忠，近使之而观其敬，烦使之而观其能，卒然问焉而观其智，急与之期而观其信，杂之以处而观其色。

《吕氏春秋》曰：通则观其所礼，贵则观其所进，富则观其所养；听则观其所行，近则观其所好，习则观其所言，穷则观其所不爱，贱则观其所不为；喜之以验其守，乐之以验其僻，怒之以验其节，哀之以验其仁，苦之以验其志。

经曰：任宠之人，观其不骄奢；疏废之人，观其不背越；荣显之人，观其不矜夸；隐约之人，观其不畏惧。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悌；壮者观其廉务行而胜其私；老者观其思慎，强其所不足而不逾；父子之，观其慈孝；兄弟之，观其和友；乡党之，观其信义；君臣之，观其忠惠，此之谓观诚。

《人物志》曰：骨植而柔立者，谓之宏毅；宏毅也者，仁之质也。气清而朗者，谓之文理；文理也者，礼之本也。体端而实者，谓之贞固；贞固也者，信之基也。筋劲而精者，谓之勇敢；勇敢也者，义之决也。色平而畅者，谓之通微；通微也者，智之原也。五质恒性，故谓之五常。故曰：直而不刚则木，劲而不精则力，固而不端则愚，气而不清则越，畅而不平则荡。然则平陂之质在於神，明暗之实在於精，勇怯之势在於筋，强弱之植在於骨，躁静之决在於气，惨怛之情在於色，衰正之形在於仪，态度之动在於言，缓急之状在於言，若质素平淡，中睿外朗，筋劲植固，声清色悖，仪容容直，则纯粹之德也。

夫人有气，气也者，谓诚在其中，必见诸外。故心气粗讼者，其声沈散；心气详慎者，其声和节；心气戾者，其声粗犷；心气宽柔者，其声温润。信气中易，义气时舒，和气简略，勇气壮立，此之谓听气。

又有察色：察也谓心气内蓄，皆可以色取之。夫诚智必有难尽之色，诚仁必有可尊之色，诚勇必有难慑之色，诚忠必有可观之色，诚必有难之色，诚贞必有可信之色，质色浩然固以安，伪色曼然乱以烦，此之谓察色。

又有考志：考志者，谓方与之言以察其志。其气宽以柔，其色检而不谄，其礼先人，其言後人，每自见其所不足者，是益人也；若好临以色，高人以气，胜人以言，防其所不足，而废其所不能者，是损人也；其貌直而不侮，其言正而不私，不饰其美，不隐其恶，不防其过者，是质人也；若其貌曲媚，其言谀巧，饰其见物，务其小证，以故自说者，是无质人也；喜怒以物而色不作，烦乱以事而志不惑，深导以利而心不移，临慑以而气不卑者，是平心固守人也；若喜怒以物而心变易，乱之以事而志不治，示之以利而心迁动，慑之以威而气忤匡惧者，是鄙心而假气人也；设之以物而数决，惊之以卒而屡应，不文

而慧者，是有智思之人；若难设以物，难说以言，守一而不知变，固执而不知改，是愚很人也。若屏言而勿顾，自私而不护，非是而强之，是诬嫉人也。此之谓考志。

又有测隐：测隐者，若小施而好得，小让而大争，言愿以为质，伪爱以为忠，尊其行以收其名，此隐於仁贤；若问则不对，详而不穷，貌示有馀，假道自从，困之以物，穷则深，此隐於艺文也；若高言以为廉，矫厉以为勇，内恐外夸，亟而称说，以诈气临人，此隐於廉勇也；若自事君亲而好以告人，饰其见物而不诚於内，发名以君亲，因名以私身，此隐於忠孝也，此谓测隐矣。

夫人言行不类，终始相悖，外内不合，而立假节以感视听者，曰毁志者也；若饮食以亲，货赂以交，损利以合，得其权誉而隐於物者，曰贪鄙者也；若小知而不大解，小能而不大成，规小物而不知大伦，曰华诞者也。

又有揆德：揆德者，其言忠行夷，秉志无私，施不求反，情忠而察，貌拙而安者，曰仁心者也；有事变而能治效，穷而能达，措身立功而能遂，曰有知者也；有富贵恭俭，而能威严，有礼而不骄，曰有德者也；有隐约而不惧，安乐而不奢，勋劳而不变，喜怒而有度，曰有守者也；有恭敬以事君，恩爱以事亲，情乖而不叛，力竭而无违，曰忠孝者也，此之谓揆德。

夫圣贤之所美，莫美乎聪明；聪明之所贵，莫贵乎知人。知人识智，则众得其序，而庶绩之业兴矣。是故仲尼训六蔽，以戒偏材之失；思狂狷，以通拘抗之材；疾_卜空_卜空而无信，以明为似之难保；察其所安，观其所由，以知居止之行。率此道也，人焉瘦哉？人焉瘦哉？

察相第六

《左传》曰：周内史叔服如鲁，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，见其二子焉。叔服曰：也食子，难也收子。也丰下，必有後於鲁国。《汉书》曰：高祖立溲为吴王。已拜，上相之曰：汝面状有反相，汉後五十年，东南有乱，岂非汝耶？天下一家，慎无反。由此观之，以相察士，其来尚矣。

故曰：富贵在於骨法，忧喜在於容色，成败在於决断，以此参之，万不失一。经曰：言贵贱者，存乎骨骼；言短者，存乎虚实；言性灵者，存乎容止，斯其大体。

夫相人先视其面，面有五岳四渎、五官六府、九州八极、七门二仪。若夫权骨才起、肤色润泽者，九品之候也；辅骨小见、鼻准微端者，八品之候也；辅角成棱仓库皆平者，七品之候也；天中丰隆、印堂端正者，六品之候也；伏犀明峻、辅角丰者，五品之候也；边地高深、福堂广厚者，四品之候也；犀及司空、龙角纤直者，三品之候也；头顶高深、龙犀成就者，二品之候也；四仓尽满、骨角俱明者，一品之候也。似龙者为文吏，似虎者为将军，似牛

者为宰辅，似马者为武吏，似者为清官、为方伯。天中主贵、气平满者，宜官禄也。天庭主上公大丞相之气；司空主天宫，亦三公之气；中正主群寮之气，平品人物之司也；印堂主天下印授，掌符印之官也。山根平美、及有奇骨伏起，为婚连帝室，公主婿也。高广主方伯之坐，阳尺主州佐之官，武库主兵甲典库之吏，辅角主远州刺史之官，边地主边州之任，日角主公侯之坐，房心主京辇之任，驿马主急疾之吏，额角主卿寺之位，上卿主帝卿之位，虎眉主大将军，牛角主王之统师小将，元角主将军之相。

夫人有六贱：头小身大，为一贱；目无光泽，为二贱；举动不便，为三贱；鼻不成就，准向前低，为四贱；脚长腰短，为五贱；文策不成、唇细横长，为六贱，此贵贱乎骨骼者也。

夫木主春，生长之行也；火主夏，丰盛之时也；金主秋，收藏之节也；水主冬，万物伏匿之日也；土主季夏，万物结实之月也。故曰：凡人美眉目、好指爪者，庶几好施人也；毛光泽、唇口如朱者，才能学艺人也；鼻孔小缩、准头低曲者，慳吝人也；耳孔小、齿瓣细者，邪谄奸佞人也；耳轮厚大、鼻准圆实、乳头端净、颧颐深广厚大者，忠信谨厚人也，此性灵存乎容止者也。

夫命之与相，犹声之与飨也。声动乎几，响穷乎应，必然理矣。虽云以言信行、失之宰予，以貌度性，失之子羽，然传称无忧而戚、忧必及之，无庆而欢、乐必还之，此心有先动，而神有先知，则色有先见。故扁鹊见桓公，知其将亡；申叔见巫臣，知其窃妻。或跃马膳珍，或飞而食肉，或早隶晚侯，或初刑末王，铜岩无以饱生，玉饌终乎饿死，则彼度表捕骨，指色摘理，不可诬也，故列云尔。

论士第七

臣闻黄石公曰：昔太平之时，诸侯二师，方伯三师，天子六师。世乱则叛逆生，王泽竭则盟誓相罚，德同无以相加，乃揽英雄之心。故曰：得人则兴，失士则崩，何以明之？昔齐桓公见小臣稷，一士三往而不得见，从者止之。桓公曰：士之傲爵禄者，固轻其主；其主傲霸王者，亦轻其士。纵夫子傲爵禄，吾庸敢傲霸王者乎？五往而後得见。《书》曰：能自师者王。何以明之？齐宣王见颜触，曰：触前。触亦曰：王前。议曰：夫触前慕势，王前为趋士。与使触为慕势，不若使王为趋士。宣王作色曰：王者贵乎？士者贵乎？对曰：昔秦攻齐，令曰：有有敢去柳下季粪五百步而樵采者，罪，死不赦；令曰：有能得齐王头者，封万户侯，赐金千镒。由是言之，生王之头，曾不如死士之粪。宣王竟师之。

谚曰：浴不必江海，要之去垢，马不必骐骥，要之善走；士不必贤也，要之知道；女不必贵种，要之贞好。何以明之？淳于髡谓齐宣王曰：古者好马

，王亦好马；古者好味，王亦好味；古者好色，王亦好色。古者好士，王独不好。王曰：国无士耳，有则寡人亦悦之。髡曰：古有骅骝骐驎，今之无有，王选於众，王好马矣；古有豹象之胎，今之无有，王选於众，王朔味矣；古有毛嫱西施，今之无有，王选於众，王好色矣。王必待尧舜禹汤之士，而後好之，则尧舜禹汤之士，亦不好王矣。

语曰：琼艘瑶楫，无涉川之用；金弧玉弦，无激矢之能。是以介而无政事者，非拨乱之器；儒雅而乏治理者，非翼亮之士。何偶明之？魏无知见陈平於汉王，汉王用之。绛、灌等谗平曰：平盗嫂受金。汉王让魏无知，无知曰：臣之所言者，能也；陛下所闻者，行也。今有尾生、孝己之行，而无益于胜负之数，陛下假用之乎？今楚、汉相距，臣进奇谋之士，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耳。盗嫂受金，又安足疑哉？汉王曰：善。

黄石公曰：有清白之士者，不可以爵禄得；守节之士，不可以威刑胁。致清白之士，修其礼；致守节之士，修其道。何以明之？郭隗说燕昭王曰：帝者与师处，王者与友处，霸者与臣处，亡国者与厮役处。拙指而事之，北面受学，则百己者至；先趋而後息，先问而後默，则什己者至；人趋己趋，则若己者至；凭几据杖，眄视指使，则厮役之人至；恣睢奋击，藉叱咄，则徒隶之人至矣。此乃古之服道致士者也。

黄石公曰：礼者，士之所归；赏者，士之所死。招其所归，示其所死，则所求者至矣。何以明之？魏文侯太子击礼田子方，而子方不为礼。太子不悦，谓子方曰：不识贫贱者骄人乎？富贵者骄人乎？子方曰：贫贱者骄人耳，富贵者安敢骄人？人主骄人而亡其国，大夫骄人而亡其家。贫贱者若不得意，纳履而去，安往而不得贫贱乎？宋燕相齐，见逐罢归，谓诸大夫曰：有能与我赴诸侯乎？皆执仗排班，默而不对。燕曰：悲乎！何士大夫易得而难用也？陈饶曰：举士大夫易得而难用，尹不能用也。君不能用，则有不平之心，是失之於己而责诸人也。燕曰：其说云何？对曰：三升之稷，不足於士，而君雁鹜有馀粟，是君之过一也；果园梨栗，後宫妇女以相提才至，而士曾不得一尝，是君之过二也；绫纨绮，美丽於堂，从风而弊，士曾不得以为缘，是君之过三也。夫财者，君之所轻；死者，士之所重。君不能行君之所轻，而欲使士致其所重，譬犹铅刀畜之，干将用之，不亦难乎？宋燕曰：是燕之过也。

语曰：夫人同明者相见，同听者相闻，德合则未见而相亲，声同则处异而相应。《韩子》曰：趣舍同则相是，趣舍异则相非。何以明之？楚威王问宋玉曰：先生其有遗行欤？何士人众庶不誉之甚？宋玉曰：夫鸟有凤而鱼有鲸，凤凰上击九万里，翱翔乎窈冥之上。夫蕃篱之，岂能与料天地之高哉？鲸鱼朝发於昆仑之墟，暮宿於孟津，夫尺泽之鲋，岂能与量江海之大哉？故年独鸟有凤

而鱼有鲸，士亦有之。夫圣人瑰琦意行，超然独处，夫世俗之民，又安知臣之所为哉？

语曰：知人未易，人未易知。何以明之？汗明说春申君，春申君悦之。汗明欲谈，春申君曰：仆已知先生意矣。汗明曰：未审君之圣与尧？春申君曰：臣何足以当尧？汗明曰：然则君料臣孰与舜？春申君曰：先生即舜也。汗明曰：不然。臣请为君终言之：君之贤不如尧，臣之能不及舜。夫以贤舜事圣尧，三年而後乃相知也。今君一时而知臣，是君圣於尧而臣贤於舜也。

记曰：夫骥唯伯乐独知之，若时无伯乐之知，即不容其为良马也。士亦然矣。何以明之？孔子厄於陈蔡，颜回曰：夫子之德至大，天下莫能容。然夫子推而行之，世不我用，有国者之丑也。夫子何病焉？《梁传》曰：子既生，不免乎水火，母之罪也；羈冠成童，不就师傅，父之罪也；就师学问无方，心志不通，身之罪也；心志既通，而名誉不闻，友之罪也；名誉既闻，有司不举，有司之罪也；有司举之，王者不用，王者之过也。

论曰：行远道者，假於车马；济江海者，因於舟楫。故贤士之立功成名，因於资而假物者。何以明之？公输子能因人主之材木，以构宫室台榭，而不能自为专屋狭庐，材不足也；欧冶能因国君之铜铁，以为金炉大锤，而不能为壶鼎盘盂，无其用也；君子能因人主之政朝，以和百姓润众庶，而不能自饶其家，势不便也。故舜於历山，恩不及州里；太公屠牛於朝歌，利不及于妻子。及其用也，恩流八荒，德溢四海。故舜假之尧，太公因之周文。君子能修身以假道，不能枉道而假财。

语曰：夫有国之主，不可谓举国无深谋之臣，阖朝无智策之士，在听察所考精与不精，审与不审耳。何以明之？在昔汉祖，听聪之主也，纳陈恢之谋，则下南阳；不用蒯敬之计，则困平城。广武君者，策谋之士也，韩信纳其计，则燕、齐举；陈馀不用其谋，则洹水败。由此观之，不可谓事济者有计策之士，覆败者无深谋之臣。虞公不用宫之奇之谋，灭於晋；仇由不听赤章之言，仁於智氏；蹇叔之哭，不能济崤崄之覆；赵括之母，不能救长平之败，此皆人主之听，不精屎审耳。天下之国，莫不有忠臣谋士也。

黄石公曰：罗其英雄，则敌国穷。夫英雄者，国家之；士民者，国家之半。後其，收其半，则政行而无怨。知人则哲，唯帝难之，慎哉！

政体第八

古之立帝王者，非以奉养其欲也。为天下之人强掩弱、诈欺愚，故立天子齐一之。谓一人之明，不能遍照海内，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。为绝国殊俗，不得被泽，故立诸侯以教诲之。

夫教诲之政，有自来矣。何以言之？《管子》曰：措国於不倾之地，有德

也；积於不涸之仓，务五也；藏於不竭之府，养桑麻、育六畜也；下令於流水之原，以顺人心也；使士於不诤之官，使人各为其所长也；明必死之路，严刑罚也；开必得之门，信庆赏也。不为不可成，量人力也；不求不可得，不强人以其所恶也；不处不可久，不偷取取一世宜也。知时者，可立以为长；审於时、察於用，而能备官者，可奉以为君。

故曰：明版籍，审什伍，限夫田，定刑名，立君长，急农桑，去末作，敦学学文，核才艺，简精悍，修武备，严禁令，信赏罚，纠游戏，察苛克，此十五者，虽圣人复起，必此言也。夫欲论长短之变，故立政道以为经焉。

卷二文中君德第九

夫三皇无言，化流四海，故天下无所归功。帝者体天则地，有言有令，而天下太平。君臣让功，四海化行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。故使臣不用礼赏功，美而无害。王者制人以道，降心服志，设矩备衰，有察察之政、兵甲之备，而无争战血刃之用，天下太平。君无疑於臣，臣无疑於主，国定主安，臣以义退，亦能美而无害。霸主制士以权，结士以信，使士以赏。信衰士疏，赏毁士不为用。

故曰：理国之本，刑与德也。二者相须而行，相待而成也。天以阴阳成岁，人以刑德成治，故虽圣人为政，不能偏用也。故任德多，用刑少者，五帝也；刑德相半者，三王也；仗刑多，任德少者，五霸也。纯用刑，强而亡者，秦也。

或曰：王霸之道，既闻命矣。敢问高、光二帝，皆拔起垆亩，芟夷祸难，遂开王业，高祖豁达以大度，光武谨细於条目，名擅其羔，龙飞凤翔，故能拨乱庇人，拯斯涂炭。然比大德，方天威，孰为优劣乎？曹植曰：昔汉之初兴，高祖因暴秦而起，遂诛强楚，光有天下，功齐汤武，业流後嗣，帝王之元勋，人君之盛事也。然而名不继德，行不纯道，身没之後，崩亡之际，果令凶妇肆酷虐之心，嬖妾被人彘之刑，赵王幽囚，祸殃骨肉，诸吕专权，社稷几移。凡此诸事，岂非高祖寡计浅虑，以致斯哉？然其梟将画臣，皆古今之所鲜，有历代之希睹，彼能任其才而用之，听其言而察之，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。世祖体乾灵之休德，禀贞和之纯精，蹈黄中之妙理，韬亚圣之懿才；其为德也，聪达而多识，仁智而明恕，重慎而周密，乐施而爱人，值阳九无妄之世，遭炎精厄会之运，殷尔雷发，赫然神举，奋武略以攘暴，兴义兵以扫残，军未出於南京，莽已毙於西都；尔乃庙胜而後动，众计走而後行师，故攻无不陷之垒，战无奔北之卒，宣仁以和众，迈德以来远，故窦融闻声而影附，马援一见而叹息。敦睦九族，有唐虞之称；高尚纯朴，有羲皇之素；谦虚纳下，有吐握之劳；留心庶事，有日昃之勤，是以计功则业殊，比隆则事异，旌德则靡僭，言行

则无秽，量事则势微，论辅则臣弱，卒能握乾图之休徵，立不刊之遐迹，金石铭其休烈，诗书载其懿动，故曰：光武其优也。

或曰：班固称周云成康、汉言文景，斯言当乎？虞南曰：成康承文武遗迹，以周召为相，化笃厚之氓，因积仁之德，疾风偃草，未足为喻。至江汉祖开基，日不暇给，亡嬴之弊，犹有存者。太宗体兹仁恕，式遵玄默，涤秦项之酷烈，反轩昊之淳风，几致刑厝，斯为难矣。若使不溺新垣之说，无取邓通之梦，懔懔乎庶几近於王道。景帝之拟周康，则尚有惭德。

或曰：汉武帝雄才大略，可方前代何主？虞南曰：汉武承六世之业，海内殷富，又有高人之资，故能总揽英雄，驾御豪杰，内兴礼乐，外开边境，制度宪章，焕然可述。方於始皇，则为优矣。至於骄奢暴虐，可以相亚，并功有馀而德不足。昔周成以孺子继统，而有管蔡四国之变；汉昭幼年即位，亦有燕、盖、上官逆乱之谋。成王不疑周公，汉昭委任霍光，二主孰为先後？魏文帝曰：周成王体圣考之休气，禀贤妣之胎诲，周、邵为保傅，吕望为太师，口能言则行人称辞，足能履则相者导仪，目厌威容之美，耳饱德义之声，所谓沈渍玄流，而沐浴清风矣；犹有咎悔，聆二叔之谤，使周公东迁，皇天赫怒，显明厥咎，然後乃寤。不亮周公之圣德，而信金之教言，岂不暗哉？夫汉昭父非武王，母非邑姜，养惟盖主，相则桀光，保无仁孝之质，佐无隆平之治，所谓生於深宫之中，长於妇人之手，然而德与性成，行与礼并，在年二七，早知夙达，发燕书之诈，亮霍光之诚，岂将启金、信国史，而後乃寤哉？使成、昭幼年而立，易世而化，贸臣而治，换乐而歌，则汉不独少，周不独多也。

或曰：汉宣帝政事明察，其光武之侔欤？虞南曰：汉宣帝起自闾阎，知人疾苦，是以留心听政，擢用贤良，原其循名责实，峻法严令，盖流出於申、韩也。古语云：图王不成，弊犹足霸；图霸不成，弊将如何？光武仁义，图王之君也；宣帝刑名，图霸之主也。今以相辈，恐非其侔。

或曰：汉元帝才艺温雅，其守文之良主乎？虞南曰：夫人君之才，在乎文德武功而已。文则经天纬地，词令典策；武则禁暴戢兵，安人和众，此南面之宏图也。至於鼓瑟吹箫，和江度曲，斯乃伶官之职，岂天子之所务乎。

或曰：观伪新王莽，谦恭礼让，岂非一代之名士乎？至作相居尊，骄淫暴虐，何先後相背甚乎？虞南曰：王莽天姿惨酷，诈伪人也。未达之前，徇名求誉；得志之後，矜能傲物。饰情既尽，而本质存焉！悞谏自高，卒不改寤，海内冤酷，为光武之驱除焉。

夏少康、汉光武皆中兴之君，孰者为最？虞南曰：此二帝皆兴复先绪，光启王业，其名则同，其实则异。何者？光武之世，藉思乱之民，诛残贼之莽，取乱侮亡、为功差易。至如少康，则夏氏之灭已二代矣，藐然遗体，身在胎

孕，母氏逃亡，生於他国，不及过庭之训，曾无强近之亲，遭离乱之难，庇身非所，而能崎岖於丧乱之，遂成配天之业。中兴之君，斯为称首。

後汉衰乱，由於桓、灵二主，凶德谁则为甚？虞南曰：桓帝赫然奋怒，诛灭梁冀，有刚断之节焉，然阉人擅命，党锢事起，中平乱阶，始於桓帝。古语曰：天下嗷嗷，新主之资也。灵帝承疲民之後，易为善政，黎庶倾耳，咸冀中兴，而帝袭彼覆车，毒逾前辈。倾覆宗社，职帝之由，天年厌世，为幸多矣。

自炎精不竞，宇县分崩，曹孟德挟天子而令诸侯，刘玄德凭蜀之阻，孙仲谋负江淮之固，三分天下，鼎足而立，皆肇开王业、光启霸图。三方之君，孰有优劣？虞南曰：曹公兵机智算，殆难与敌，故能肇迹开基，居中作相，实有英雄之才矣；然譎诡不常，雄猜多忌，至於杀伏后、鸩荀彧、诛孔融、戮崔琰，委生毙於一言，桓劭劳於下拜，弃德任刑，其虐已甚，坐论西伯，实非其人；许邵所谓治世之能臣、乱世之奸雄，斯言为当。刘公待刘璋以宾礼，委诸葛而不疑，人君之德，於斯为美；彼孔明者，命世之奇才，伊吕之俦匹，臣主同心，鱼水为譬，但以国小兵弱，斗绝一隅，支对二方，抗衡上国；若使与曹公易地而处，骋其长算，肆关、张之武，尽诸葛之文，则霸王之业成矣。孙主因厥兄之资，用前朝之佐，介以天险，仅得自存，比於二人，理弗能逮。

晋宣帝雄谋妙算，诸葛亮冠世奇才，谁为优劣？虞南曰：宣帝起自书生，参佐帝业，济世危难，克清王道，文武之略，实有可称；而多杖阴谋，弗由仁义，猜忍诡伏，盈诸襟抱；至如示谬言於李胜，委鞫狱於何晏，愧心负理，君子不为。以此伪情，行之万物，若使力均势敌，俱会中原，以仲达之奸谋，当孔明之节制，恐非俦也。

或曰：晋景文兄弟孰贤？虞南曰：何晏称唯深也，故能通天下之志，夏侯太初是也；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，司马子元是也。故知王佐之才，著於早日，及诛爽之际，智略已宣。钦、俭称兵，全军独克，此足见其英图也。虽道盛三分，而终身北面，威名振主而臣节不亏，侯服归全，於斯为美，太祖嗣兴，克宁祸乱，南定淮海，西平庸蜀，役不逾时，厥功为重，及高贵篡历，聪明夙智，不能竭忠协赞，拟迹伊、周，遂乃伪谤士彦，委罪成济，自貽逆节，终享恶名。斯言之玷，不可磨也。

东晋自元帝以下，何主为贤？虞南曰：晋自迁都江左，强臣擅命，垂拱南面，政非己出；王敦以盘石之宗，居上流之要，负才矜地，志怀问鼎，非肃祖之明断，王导之忠诚，则晋祚其移於王氏矣。若使降年永久，仗任群贤，因润之遗黎，乘刘、石之衰运，则克复中原，不难图也。

或曰：伪楚桓玄有奇才远略，而遂至灭亡，何也？虞南曰：夫人君之量，必虚己应物，覆载同於天地，信誓拟於暄寒，然後万姓乐推而不厌也。彼桓

玄者，盖有浮狡之小智，而无含宏之大德，值晋末衰乱，威不逮下，故玄得肆其爪牙；以侥幸之馀、而逢神武之运，至於夷灭，固其宜也。

宋祖诛灭桓玄，再兴晋室，梁代裴子野优之於宣武，其事云何？虞南曰：魏武曹腾之孙，累叶荣显，濯纓汉室，三十馀年。及董卓之乱，乃与山东俱起，诛灭元凶，曾非己力。晋宣历任卿相，位极台鼎，握天下之图，居既安之势，奉明诏而诛逆节，建瓴为譬，未足喻也。宋祖以匹夫提剑，首创大业，旬月之间，重安晋鼎，居半州之地，驱一郡之卒，斩譙纵於庸蜀，禽姚绍於崤函，克慕容超於青部，梟卢循於岭外，戎旗所指，无往不捷，观其豁达，则汉祖之风；制胜胸襟，则光武之匹，惜其祚短，志未可量，此为优矣。

宋孝武、明帝二人孰贤。虞南曰：二帝残忍之性，异体同心，诛戮贤良，割剪枝叶，内无平勃之相，外阙晋郑之亲，以斯大宝，委之昏稚，故使齐民乘衅，宰制天下，未逾岁稔，遂移龟玉，緘虽固，为大盗之资，百虑同失，可为长叹，鼎社倾沦，非不幸也。

齐建元、永明之间，号为治世，诚有之乎？虞南曰：齐高创业之主，知稼穡之艰难，且立身俭素，务存简约；武帝则留意後庭，饰过度，然能委任王俭，宪章攸出，礼乐之盛，咸称永明，宰相得人，於斯为美。

宋齐二代，废主有五，并骄淫狂暴，前後如一，或身被贼杀，或倾坠宗社，岂厥性顽凶，自贻非命，将天之所弃，用亡大业乎？虞南曰：夫上智下愚，特稟异气；中庸之才，皆由训习。自宋齐已来，东宫师傅，备员而已。贵贱礼隔，规献无由，多以位升，罕由德进。此五君者，禀凡庸之性，无周、召之师，远益友之箴规，狎宵人之近习，以斯下质，生而楚言，覆国亡身，理数然也。

梁元帝聪明才学，克平祸乱，而卒致倾覆，何也？虞南曰：梁元聪明技艺，才兼文武，杖顺伐逆，克雪家冤，成功遂事，有足称者。但国难之後，伤夷未复，信强寇之甘言，袭褊心於怀楚；蕃屏宗支，自为仇敌，孤远悬僻，莫与同忧，身亡祚灭，生人涂炭，举鄢郢而弃之，良行惜也。

後齐文宣帝，狂悖之迹，桀纣之所不为，而国富人丰，不至於乱亡，何也？虞南曰：昔齐桓奢淫亡礼，人伦所弃，假六翻於仲父，遂伯诸侯；宣武帝鄙稔忍虐，古今无比，委万机於迺彦，保全宗国，以其任用得才，所以社稷犹存者也。陈武帝起自草莱，兴创帝业，近代以来，可方何主？虞南曰：武帝以奇才远略，怀匡复之志，龙跃海，豹变岭表，扫重氛於缝阙，复帝座於紫微，西抗周师，北夷齐寇，宏谋长算，动无遗册，实开基之令主，拨乱之雄才，比宋祖则不及，方齐高则优矣。

隋文帝起自布衣，光有神器，西定庸蜀，南平江表，比於晋武，可为俦乎

？虞南曰：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，负图作宰，遂膺宝命，留心政治，务从恩泽，故能绥抚新旧，缉宁遐迹，文武制置，皆有可观。及克定江淮，咸同书轨，率士黎献，企伫太平。自金陵灭後，王心奢汰，虽威加四海，而情堕万机，荆璧填於内府，吴姬满於下室，仁寿饰，事将倾宫，万姓力殫，中民产竭，加以猜忌心起，巫蛊事兴，戮爱子之妃，离上相之母，纲维已紊，礼教斯亡，牝鸡晨响，皇枝剿绝，废黜不辜，树立所爱，功臣良佐，诛翦无遗，季年之失，多於晋武，卜世不永，岂天亡乎？

或曰：王霸之略，请事斯语矣。敢问歿而作谥，及改正朔、易服色，以变人之耳目，其事奚象？对曰：古之立谥者，将以戒夫後代。随行受名，君亲无隐。今之臣子不论名实，务在尊崇，斯风替也久矣。昔季康子问五帝之德於孔子，孔子曰：天有五行，木火金水及土，分时化育以成物，其神为五帝纬。古之王者，易代改号，取法五行；五行更王，终始相生，亦象其义。故其生为明王者，而死配五行，是以太配木，炎帝配火，少配金，颛顼配水，黄帝配土。帝王改号，於五行之德，各有所尚，从其所王之德次焉。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，殷人以水德王而尚白，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，此三代之所以不同也。及汉之初，公孙臣、贾谊以为汉土德，以五行之传，从所不胜，秦在水德，故谓汉据土而克之。刘向父子以为帝出於震，故庖牺氏始受木德，其後以母传子，终而复始，自神农、黄帝下历唐、虞、三代，而汉得火焉。故高祖始起，神母夜号，著赤帝之符，得天统矣。昔共工以水德间於木火，与秦同运，非其次，故皆不永也。以此观之，虽百代可知也。

臣行第十

夫人臣萌芽未动，形兆未见，昭然独见存亡之机、得失之要，豫禁乎未然之前，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，如此者，圣臣也。虚心尽意，日进善道，勉主以礼义，谕主以长策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如此者，大臣也。夙兴夜寐，进贤不懈，数称往古之行事，以厉主意，如此者，忠臣也。明察成败，早防而救之，塞其间，绝其源，转祸以为福，君终已无忧，如此者，智臣也。依文奉法，任官职事，不受赠遗，饮食节俭，如此者，贞忠也。国家昏乱，所为不谏，敢犯主之严颜，面言主之过失，如此者，直臣也。是谓六正。

安官贪禄，不务公事，与世沈浮，左右观望，如此者，具臣也。主所言皆曰善，主所为皆曰可，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，以快主之耳目，偷合苟容，与主为乐，不顾後害，如此者，谀臣也。中实险讪，外貌小谨，巧言令色，又心疾贤，所欲进则明其美、隐其恶，所欲退则彰其过、匿其美，使主赏罚不当，号令不行，如此者，奸臣也。智足以侷非，辩足以行说，内离骨肉之亲，外妒乱於朝廷，如此，谗臣也。专权擅势，以轻为重，私门成党，以富其家，擅

矫主命，以自显贵，如此者，贼臣也。谄主以佞邪，坠主於不义，朋党比周，以蔽主明，使白黑无别，是非无闻，使主恶布於境内、闻於四邻，如此者，亡国之臣也。是谓六邪。

子贡曰：陈灵公君臣宣淫於朝，泄冶谏而杀之，是与比干同也，可谓仁乎？子曰：比干於纣，亲则叔父，官则少师，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庙而已，故以必死争之，冀身死之後而纣悔寤，其本情在乎仁也。泄冶位为下大夫，无骨肉之亲，怀宠不去，以区区之一身，欲正一国之淫昏，死而无益，可谓怀矣。《诗》云：民之多僻，无自立辟。其泄冶之谓乎？

或曰：叔孙通阿二世意，可乎？司马迁曰：夫量主而进，前所黷。叔孙生希世度务，制礼进退，与时变化，卒为汉家儒宗。古之君子，直而不挺，曲而不挠，大直若拙，道同委蛇，盖谓是也。

或曰：然则窦武、陈蕃，与宦者同朝廷争衡，终为所诛，为非乎？范晔曰：桓灵之世，若陈蕃之徒，咸能树立风声，抗论昏俗，驱驰厄之中，而与腐夫争衡，终取灭亡者，彼非不能洁情志、违埃雾也，悯夫世士，以离俗为高，而人伦莫相恤也。以T世为非义，故屡退而不去；以仁心为己任，虽道远而弥厉。及遭值际会，协策窦武，可谓万代一时也，功虽不终，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矣。

或曰：臧洪死张超之难，可谓义乎。范晔曰：雍丘之围，臧洪之感愤，壮矣。相其徒跣且号，束甲请举，诚足怜也。夫豪雄之所趣舍，其与守义之心异乎？若乃缔谋连衡、怀诈算以相尚者，盖惟势利所在而已。况偏城既危，曹、袁方穆，洪徒指外敌之衡，以纾倒悬之会。忿怒之师，兵家所忌，可谓怀哭秦之节，存荆则未闻。

或曰：季布壮士，而反摧刚为柔，髡钳匪匿，为是乎？司马迁曰：以项羽之气，而季布以勇显於楚，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，可谓壮士。然至被刑戮，为人奴而不死，何其下？彼必自负其材，故受辱而不羞，欲有所用其未足也，故终为汉名将。贤者诚重其死。非夫婢妾贱人，感慨而自杀者，非勇也。其计尽无复之耳。

或曰：宗元之贱也，见轻庾业。及其贵也，请业为长史，何如？裴子野曰：夫贫而无戚，贱而无闷，恬夫天素，宏此大猷，曾、原之德也。降志辱身，俯眉折脊，忍屈庸曹之下，贵骋群雄之上，韩、黥之志也。卑身之事则同，居卑之情已异。若宗元无忤於草具，有韩、黥之度矣，终弃旧恶，长者哉！

世称酈寄卖交，以其给吕禄也，於理何如？班固曰：夫卖交者，谓见利忘义也。若寄父为功臣而执劫，虽摧吕禄，以安社稷，义存君亲可也。

或曰：靳允违亲守城，可谓忠乎？徐众曰：靳允於曹公，未成君臣；母

，至亲也，於义应去。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，母以高祖必得天下，因自杀以固陵志。明心无所系，然後可得事人，尽其死节。卫公子开方仕齐，十年不归。管仲以其不怀其亲，安能爱君？不可以为相。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门，允宜先救至亲。徐庶母为曹公所得，刘备乃遣庶归。欲为天下者，恕人子之情。公又宜遣允也。魏文帝问王朗等曰：昔子产治郑，人不能欺；子贱治单父，人不忍欺；西门豹治邺，人不敢欺。三子之才，於君德孰优？对曰：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，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，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。任德感义，与夫导德齐礼、有耻且格，等趋者也；任察畏非，与夫导政齐刑、免而无耻，同归者也。优劣之悬，在於权衡，非徒钩铢之觉也。

或曰：季文子、公孙宏，此二人皆折节俭素，而毁誉不同，何也？范晔称：夫人利仁者，或借仁以从利；体义者，不期体以合义。季文子妾不衣帛，鲁人以为美谈；公孙宏身服布被，汲黯讥其多诈。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，何也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！故前志云：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仁，畏罪者强仁。校其仁者，功无以殊，核其为仁，不得不异。安仁者，性善者也；利仁者，力行者也；强仁者，不得已者也。三仁相比，则安者优矣。

或曰：长平之事，白起坑赵卒四十万，可为奇将乎？何晏曰：白起之降赵卒，诈而坑其四十万，岂徒酷暴之谓乎？後亦难以重得志矣。向使众人豫知降之必死，则张虚拳，犹可畏也，况於四十万被坚执锐哉？天下见降秦之将，头庐依山；归秦之众，骸积成丘，则後日之战，死当死耳，何众肯服？何城肯下乎？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，而足以强天下之战；欲以要一朝之功，而乃更坚诸侯之守，故兵进而自伐其势，军胜而还丧其计。何者？设使赵众复合，马服更生，则後日之战，起非前日之对也。况今皆使天下为後日乎？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於邯郸者，非但忧平原之补缝、患诸侯之救至也，徒讳之而不言耳。且长平之事，秦人十五以上，皆荷戟而向赵矣。夫以秦之强，而十五已上，死伤过半，此为破赵之功小、伤秦之败大也。又何称奇哉？

或曰：乐毅不屠二城，遂丧洪业，为非乎？夏侯元曰：观乐生与燕惠王书，其殆乎知机合道、以礼终始者欤？夫欲极道德之量，务以天下为心者，岂其局迹当时、止於兼并而已哉？夫兼并者，非乐生之所屑；强燕而废道，又非乐生之所求。不屑苟利，不求小成，斯意兼天下者也。举齐之事，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。围城而害不加於百姓，此仁心著於遐迩矣；迈令德以率列国，则几於汤武之事矣。乐生方恢大纲，以纵二城，收人明信，以待其弊，将使即墨、莒人，顾仇其上。开宏广之路，以待田单之徒；长容善之风，以申齐士之志；招之东海，属之华裔，我泽如春，人应如草，思戴燕主、仰风声，二城必从，则王业隆矣。虽淹留於两邑，乃致速於天下也。不幸之变，势所不图；败於

垂成，时变所然。若乃逼之以兵，劫之以威，杀伤之残，以示四海之人，虽二城几於可拔，则霸王之事，逝其远矣。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？顾城拔而业乖也。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？顾业速与变同也。由是观之，乐生之不屠二城，未可量也。

或曰：商鞅起徒步，干孝公，挟三术之略，吞六国之纵，使秦业帝，可为霸者之佐乎？刘向曰：夫商君，内急耕战之业，外重战伐之赏，不阿贵宠，不偏疏远。虽《书》云无偏无党，《诗》云周道如砥、其直如矢，司马法之厉戎士，周后稷之劝农业，无以易此。此所以并诸侯也。故孙卿曰：四世有胜，非幸也，数也。夫霸君若齐桓、晋文者，桓不倍柯之盟，文不负原之期，而诸侯信之，此管仲、咎犯之谋也。今商君倍公子之旧恩，弃交魏之明信，诈取三军之众，故诸侯畏其强而莫亲信也。藉使孝公遇齐桓、晋文得诸侯之统，将合诸侯之君，驱天下之兵以伐秦，秦则亡矣。天下无桓、文之君，故秦得以兼诸侯也。卫鞅始自以为知王霸之德，原其事，不伦也。昔周邵公施美政，其死也，後世思之。蔽芾甘棠之诗，是尝舍於树下，不忍伐其树，况害於身乎？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户，无怨言。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，外深钺之诛，身死车裂，其去霸者之佐，亦远矣。然孝公杀之，亦非也，可辅而用。使卫鞅施宽平之法，加之以恩，申之以信，庶几霸者之佐乎。

诸葛亮以马谡败於街亭，杀之。後蒋琬谓亮曰：昔楚杀得臣，然後文公喜，可知也。天下未定，而戮智计之士，岂不惜哉？亮流涕曰：孙武所以能制胜者，用法明也。是以杨於乱法，魏绛戮之。四海分裂，兵交方始，若复废法，何用讨贼耶？刁凿齿曰：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，岂不宜哉！夫晋人视林父之後济，故废法而收功；楚成王得臣之益己，故杀之以重败。今蜀僻陋一方，才少上国，而杀其骏桀，退收弩下之用，明法胜才，不师三败之道，将以成业，不亦难乎！代以周勃功大霍光，何如？对曰：勃本高帝大臣，众所归向，居太尉位，拥兵百万，既有陈平王陵之力，又有朱虚诸王之援，郟寄游说，以谄诸吕，因众之心，易以济事。若霍光者，以仓卒之际，受寄之任，辅弼幼主，天下晏然，遇燕王绾之乱，诛除凶逆，以靖王室，废昌邑，立孝宣，任汉家之重，隆中兴之祚，参声伊周，为汉贤相，推验事效，优劣明矣。

後汉陈蕃上疏荐徐稚、袁闳、韦著三人，帝问蕃曰：三人谁为先後？蕃曰：闳生公族，闻道渐训；著长於三辅礼义之俗，所谓不扶自直，不镂自；至於稚者，爰自江南卑薄之域，而角立杰出，宜当为先。

或曰：谢安石为相，可与何人为比？虞南曰：昔顾雍封侯之日，而家人不知，前代称其质重，莫以为偶。夫以东晋衰微，疆场日骇。况永固六夷主，亲率百万；苻融俊才名相，执锐先驱，厉虎狼之爪牙，骋长蛇之锋镞，先筑宾馆

，以待晋君。强弱而论，鸿毛太山，不足为喻。文静深拒桓沛之援，不喜谢元之书，则胜败之数，固已存於胸中矣。夫斯人也，岂以区区万户之封，动其方寸者欤？若论其度量，近古已来，未见其匹。

隋炀帝在东宫，尝谓贺若弼曰：杨素、韩擒虎、史万岁三人，俱称良将，其间优劣何如？对曰：杨素是猛将，非谋将；韩擒虎是斗将，非领将；史万岁是骑将，非大将。太子曰：善。

故自六正至於问将，皆人臣得失之效也。古语曰：禹以夏王，桀以夏亡；汤以殷王，纣以殷亡。阖庐以吴战胜无敌於天下，而夫差以见擒於越；穆公以秦显名尊号，而二世以劫於望夷。其所以君王者同，而功迹不等者，所任异也。是以成王处襁褓而朝诸侯，周公用事也；赵武灵王年五十而饿死於沙丘，任李兑也。故魏有公子无忌，削地复得；赵任藺相如，秦兵不敢出；楚有申包胥，而昭王反位；齐有田单，而襄王得国。因斯而谈，夫有国者，不能陶冶世俗、甄综人物、论邪正之得失、撮霸王之馀议，有能立功成名者，未之前闻。

德表十一

孔子曰：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言嗜欲之本同，而迁染之涂异也。夫刻意则行不肆，牵物则志流。是以圣人导人理性，裁抑流宕，慎其所与，节其所偏。故传曰：审好恶，理情性，而王道毕矣。治性之道，必审己之所有馀，而强其所不足。盖聪明疏通者，戒於太察；寡闻少见者，戒於拥蔽；勇猛刚强者，戒於太暴；任爱温良者，戒於无断；湛静安舒者，戒於後时；广心浩大者，戒於遗忘。

《人物志》曰：厉直刚毅，材在矫正，失在激讦；柔顺安恕，美在宽容，失在少决；雄悍桀健，任在胆烈，失在多忌；精良畏慎，善在恭谨，失在多疑；强楷坚劲，用在桢，失在专固；论辩理绎，能在释结，失在流宕；普搏周洽，崇在覆裕，失在溷浊；清介廉洁，节在俭固，失在拘局；休动磊砢，业在攀跻，失在疏越；沈静 A 1 密，精在元微，失在迟懦；朴露径尽，质在中诚，失在不微。多智韬情，权在谲略，失在依违。此拘亢之材，非中庸之德也。

文子曰：凡人之道，心欲小，志欲大；智欲圆，行欲方；能欲多，事欲少。所谓心小者，虑患未生，戒祸慎微，不敢纵其欲也；志大者，兼包万国，一齐殊俗，是非辐凑，中为之毂也；智圆者；终始无端，方流四远，深泉而不竭也；行方者，直立而不挠，素白而不污，穷不易操，达不肆志也；能多者，文武兼具，动静中仪也；事少者，执约以治广，处静以待躁也。

夫天道极即反，盈则损。故聪明广智，守以愚；多闻搏辩，守以俭；武力毅勇，守以畏；富贵广大，守以狭；德施天下，守以让。此五者，先王所以守

天下也。传曰：无始乱，无怙富，无恃宠，无违同，无傲礼，无骄能，无复怒，无谋非德，无犯非义。此九言，古人所以立身也。《玉铃经》曰：夫以明示者浅，有过不自知者弊，迷而不反者流，以言取怨者祸，令与心乖者废，後令缪前者毁，怒而无威者犯，好众辱人者殃，戮辱所任者危，慢其所敬者凶，貌合心离者孤，亲佞远忠者亡，信谗弃贤者悖昏，私人以官者浮，女谒公行者乱，群下外恩者沦，凌下取胜者侵，名不胜实者耗，自厚薄人者弃，薄施厚望者不报，赏而忘贱者不久，用人不得其正者殆，为人择官者失，决於不仁者险，阴谋外泄者败，厚敛薄施者。此理之大体也。

故《傅子》曰：立德之本，莫尚乎正心。心正而後身正，身正而後左右正，左右正而後朝廷正，朝廷正而後国家正，国家正而後天下正。故天下不正，修之家；家不正，修之朝廷；朝廷不正，修之左右；左右不正，修之身；身不正，修之心。所修弥近，所济弥远。禹、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，正心之谓也。

理乱第十二

夫明察六主，以观君德，审惟九风，以定国常。探其四乱，其四危，则理乱可知矣。

何谓六主？荀悦曰：体正性仁，心明志同，动以为人，不以为己，是谓王主；克己恕躬，好问力行，动以从义，不以从情，是谓治主；勤事守业，不敢怠荒，动以先公，不以先私，是谓存主；悖逆交争，公私并行，一得一失，不纯道度，是谓衰主；情过於义，私多於公，制度逾限，政教失常，是谓危主；亲用谗邪，放逐忠贤，纵情逞欲，不顾礼度，出人游放，不拘仪禁，赏赐行私，以越公用，忿怒施罚，以逾法理，遂非文过，而不知改，忠言拥塞，直谏诛戮，是谓亡主。

何谓九风？君臣亲而有礼，百寮和而不同，让而不争，勤而不怨，唯职是司，此礼国之风也；礼俗不一，职位不重，小臣谗疾，庶人作议，此衰国之风也；君臣争明，朝廷争功，大夫争名，庶人争利，此乖国之风也；上多欲，下多端，法不定，政多门，此乱国之风也；以侈为博，以伉为高，以滥为通，遵礼谓之拘，守法谓之固，此荒国之风也；以苛为察，以利为公，以割下为能，以上为忠，此叛国之风也；上下相疏，内外相疑，小臣争宠，大臣争权，此危国之风也；上不访下，下不谏上，妇言用，私政行，此亡国之风也。

何谓四乱？《管子》曰：内有疑妻之妾，此家乱也；庶有疑嫡之子，此宗乱也；朝有疑相之臣，此国乱也；任官无能，此众乱也。

何谓四危？又曰：卿相不得众，国之危也；大臣不和同，国之危也；兵主不足畏，国之危也；民不怀其产，国之危也。此治乱之形也。

凡为人上者，法术明而赏罚必者，虽无言语，而势自治；法术不明而赏罚不必者，虽曰号令，然势是乱。是故势理者，虽委之不乱；势乱者，虽勤之不治。尧、舜拱己无为而有馀，势理也；胡亥、王莽驰骛而不足，势乱也。故曰：善者求之於势，不责於人。是故明主审法度而布教令，则天下治矣。

论曰：夫能匡世辅政之臣，必先明於盛衰之道、通於成败之数、审於治乱之势、达於用舍之宜，然後临机而不惑、见疑而能断。为王者之佐，未有不由斯者矣。

卷三文下

反经第十三

臣闻三代之亡，非法亡也，御法者非其人矣。故知法也者，先王之陈迹。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

故《尹文子》曰：仁义礼乐、名法刑赏，此八者，五帝三王治世之术。故仁者，所以博施於物，亦所以生偏私；义者，所以立节行，亦所以成华伪；礼者，所以行敬谨，亦所以生惰慢；乐者，所以和情志，亦所以生淫放；名者，所以正尊卑，亦所以生矜篡；法者，所以齐众异，亦所以生乖分；刑者，所以威不服，亦所以生凌暴；赏者，所以劝忠能，亦所以生鄙争。

《文子》曰：圣人其作书也，以领理百事，愚者以不忘，智者以记事，及其衰也，为奸伪，以解有罪而杀不辜；其作囿也，以奉宗庙之具，简士卒，戒不虞，及其衰也，驰骋弋猎，以夺人时其上贤也，以平教化，正狱讼，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，泽施於下，万人怀德，至於衰也，朋党比周，各推其与，废公趋私，外内钳举，奸人在位，贤者稳处。《韩诗外传》曰：夫士有五反。有势尊贵，不以爱人行义理，而反以暴傲；家富厚，不以振穷救不足，而反以侈靡无度；资勇悍，不以卫上攻战，而反以侵袭私斗；心智惠，不以端计教，而反以事奸饰诈；貌美好，不以统朝莅人，而反以蛊女从欲。

太公曰：明罚则人畏慑，人畏慑则变故出；明察则人扰，人扰则人徙，人徙则不安其处，易以成变。

晏子曰：臣专其君，谓之不忠；子专其父，谓之不孝；妻专其夫，谓之嫉妒。《韩子》曰：儒者以文乱法，侠者以武犯禁。

子路拯溺而受牛谢。孔子曰：鲁国必好救人於患也。子贡赎人而不受金於府。孔子曰：鲁国不复赎人矣。子路受而劝德，子贡让而止善。由此观之，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。

慎子曰：忠未足以救乱代，而足以重非。何以识其然耶？曰：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，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，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，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。故明主之使其臣也，忠不得过职，而职不得过官。

《鬼谷子》曰：将为去篋、探囊、发匮之盗，为之守备，则必掇緘、固扃，此代俗之所谓智也。然而巨盗至，则负匮揭篋，担囊而趋，唯恐緘扃之不固也。然则向之所谓智者，有不为盗积者乎？其所谓圣者，有不为大盗守者乎？何以知其然耶？昔者齐国，邻邑相望，鸡狗之音相，罔罟之所布，耒耨之所刺，方二千馀里。阖四境之内，所以立宗庙社稷、治邑屋州闾乡里者，曷常不法圣人哉？然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。所盗者岂独其国耶？并与圣智之法而盗之。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，而身处尧、舜之安，小国不敢非，大国不敢诛，十二代而有齐国，则是不乃窃齐国、并与其圣智之法，以守其盗贼之身乎？跖之徒问於跖曰：盗亦有道乎？跖曰：何而无有道耶？夫妄意室中之藏，圣也；入先，勇也；出後，义也；知可否，智也；分均，仁也。五者不备，而能成大盗者，天下未之有也。由是观之，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，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。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，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，而害天下也多矣。

由是言之，夫仁义礼乐、名法刑赏、忠孝贤智之道、文武明察之端，无隐於人，而常存於代，非自昭於尧汤之时，非故逃於桀纣之朝，用其道则天下理，用失其道而天下乱，故知制度者，代非无也，在用之而已。

是非第十四

夫损益殊涂，质文异政，或尚权以经纬，或敦道以镇俗。是故前志垂教，今皆可以理违。何以明之？

《大雅》云：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《易》曰：天地之大德曰生。《语》曰：士见危致命。又曰：君子有杀身以成仁，无求生以害仁。

管子曰：疑今者察之古，不知来者视之往。古语曰：与死人同病者，不可生也；与亡国同行者，不可存也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：夫人以食死者，欲禁天下之食，悖矣；有以乘舟死者，欲禁天下之船，悖矣；有以用兵丧其国者，欲偃天下之兵，悖矣。杜恕曰：夫奸臣贼子，自古及今，未尝不有。百岁一人，是为继踵。千里一人，是为比肩。而举以为戒，是犹一噎而禁人食也。噎者虽少，饿者必多。

孔子曰：恶讦恶以为直。《管子》曰：恶隐恶以为仁者。魏曹义《至公论》曰：夫代人所谓恶扬善者，君子之大义；保明同好者，朋友之至交。斯言之作，盖闾阎之白谈，所以救爱憎之相谤，非笃正之至理、折中之公议也。世士不料其数，而系其言，故善恶不分，以覆过为宏也；朋友忽义，以雷同为美也。善恶不分，乱实由之；朋友雷同，败必从焉。谈论以当实为情，不以过难为贵；相以等分为交，不以雷同为固。是以达者存其义，不察於文；识其心，不求於言。《越绝书》曰：女不贞，士不信。《汉书》曰：大行不细谨，大礼不

让辞。

黄石公曰：务广地者荒，务广德者强，有其有者安，贪人有者残。残灭之政，虽成必败。司马错曰：欲富国者，务广其地；欲强兵者，务富其人；欲王者，务博其德。三资者备，而後王业随之。

《传》曰：心苟无瑕，何恤乎无家？语曰：礼义之不愆，何恤於人言？语曰：积毁销金，积谗磨骨，默羽溺舟，群轻折轴。

孔子曰：君子不器，圣人智周万物。《列子》曰：天地无全功，圣人无全能，万物无全用。故天职生覆，地职载井，圣职教化。

孔子曰：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孔子曰：晋重耳之有霸心也，生於曹、卫；越勾践之有霸心也，生於会稽。故居下而无忧者，则思不远；覆身而常逸者，则志不广。

《韩子》曰：古之人，目短於自见，故以镜观面；智疑於自知，故以道正己。《老子》曰：反听之谓聪，内视之谓明，自胜之谓强。

唐且曰：专诸怀锥刀而天下皆谓之勇，西施被短褐而天下称美。《慎子》曰：毛嫱、西施，天下之至姣也，衣之以皮衣其，则见者皆走；易之以元纁易，则行者皆止。由是观之，则元纁易色之助也，姣者辞之，则色厌矣。

项梁曰：先起者制服於人，後起者受制於人。《军志》曰：先人有夺人之心。史佚有言曰：无始祸。又曰：始祸者死。语曰：不为祸始，不为福先。

《慎子》曰：夫贤而屈於不肖者，权轻也；不肖而服於贤者，位尊也。尧为匹夫，不能使其邻家；及至南面而王，则令行禁止。由是观之，贤不足以服物，而势位足以屈贤矣。贾子曰：自古至今，与民为仇者，有迟有速耳，而民必胜之矣。故纣自谓天王也，而桀自谓天父也，已灭之後，民以骂之也。以此观之，则位不足以为尊，而号不足以为荣矣。

汉景帝时，辕固与黄生争论於上前。黄生曰：汤武非受命，乃杀也。固曰：不然。夫桀纣荒乱，天下之心皆归汤武。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，桀纣之人弗为使而归汤武，汤武不得已而立，非受命而何？黄生曰：冠虽敝，必加於首；履虽新，必贯於足。何者？上下之分也。今桀纣虽失道，然君上也；汤武虽圣，臣下也。夫君有失行，臣不上号言匡过以尊天子，反因过而诛之，代立南面，非杀而何？

太公曰：明罚则人畏慑，人畏慑则变故出；明赏则不足，不足则怨长。故明王之理人，不知所好，不知所恶。《文子》曰：罚无度则戮而无威，赏无度则费而无恩。故诸葛亮曰：威之以法，法行则知恩；限之以爵，爵加则知荣。

《文子》曰：人之化上，不从其言，从其行也。故人君好勇，而国家多难；人君好色，而国家昏。秦王曰：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。夫铁剑利则士勇

，倡优拙则思虑远。以思虑御勇士，吾恐楚之图秦也。

墨子曰：虽有贤君，不爱无功之臣；虽有慈父，不爱无益之子。曹子建曰：舍罪责功者，明君之举也；矜愚爱能者，慈父之恩也。《三略》曰：含气之类，皆愿得其申志。是以明君贤臣，屈己申人。

《传》曰：人心不同，其犹面也。曹子建曰：人各有好尚。兰_之孙蕙之芳，众人所好，而海畔有逐臭之夫；咸池六英之发，众人所乐，而墨子有非之之论。岂可同哉？语曰：以心度心，不容针。孔子曰：其恕乎？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《管子》曰：廩实知礼节，衣食足知荣辱。古语曰：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，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。

语曰：忠无不报。《左传》曰：乱代则谗胜直。

《韩子》曰：凡人之大体，取舍同则相是，取舍异则相非。《易》曰：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水流湿，火就燥。€从龙，风从虎。《易》曰：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。语曰：一栖两雄，一泉无二蛟。又曰：凡人情以同妒。故曰：同美相妒，同贵相害，同利相忌。

《韩子》曰：释法术而以心理，尧舜不能正一国；去规矩而以意度，奚仲不能成一轮。使中主守法术、拙匠执规矩，则万不失矣。《淮南子》曰：夫矢之所以射远贯坚者，弓弩力也；其所以中的剖微者，人心也。赏善罚暴者，政令也；其所以行者，精诚也。故弩虽强，不能独中；令虽明，不能独行。杜恕曰：世有乱人，而无乱法。若使法可专任，则唐、虞不须稷、契之佐，殷、周无贵伊、吕之辅矣。

虑不先定，不可以应卒；兵不先办，不可以应敌。《左传》曰：豫备不虞，故之善政。《左传》曰：士谓晋侯曰：臣闻之，无丧而戚，忧必仇之；无戎而城，仇必保焉。《春秋外传》曰：周景王将铸大钱，单穆公曰：不可。古者天灾降戾，於是乎量资币、权轻重，以振救人。夫备预，有未至而设之，有至而後救之，是不相入也。可先而不备，谓之怠；可後而先之，谓之召灾。周固瀛国也，天未厌祸焉，而又离人以佐灾，无乃不可乎？

《左传》曰：古人有言：一日纵敌，数代之患也。晋楚遇於鄢，范文子不欲战，曰：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。秦、狄、齐、楚皆强，不尽力，子孙将弱。今三强服矣。敌，楚而已。唯圣人能内外无患。自非圣人，外宁必有内忧。盍释楚以为外惧乎？

《三略》曰：无使仁者主财，为其多恩施而附於下。陶朱公中男杀人，囚於楚。朱公欲使其少子，装黄金千镒，往视之。其长男固请，乃使行。楚杀其弟。朱公曰：吾固必杀其弟。是长与我俱，见苦为生之难，故重其财。如少弟先见我富，乘坚驱良，逐狡兔，岂知财所从来？固轻弃之。今长者果杀其弟

，事理然也，无足悲。

语曰：禄薄者不可与入乱，赏轻者不可与人难。《慎子》曰：先王见不受禄者，不臣；禄不厚者，不与入难。田单将攻狄，见鲁仲子。仲子曰：将军攻狄，弗能下也。何者？昔将军之在即墨，坐而织蒺，立而杖插，为士卒佳，此所以破燕。今将军东有液邑之奉，西有蒺上之娱，黄金横带，而驰乎淄澠之间，有生之乐，无死之心，所以鸟也。後果然。

语曰：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语曰：交接广而信衰於友，爵禄厚而忠衰於君。

《春秋後语》曰：楚春申君使孙子为宰，客有说春申君曰：汤以亳，武王以高卽，皆不过百里，以有天下。今孙子贤人也，而君藉之百里之势，臣窃为君危之。春申君曰：善。於是使人谢孙子。孙子去之赵，赵以为上卿。客又说春申君曰：昔伊尹去夏入殷，殷王而夏亡；管仲去鲁入齐，鲁弱而齐强。夫贤者之所在，其君未尝不尊，其国未尝不荣也。今孙子贤人也，君何为辞之？春申君又曰：善。复使人请孙子。

韩宣王谓扔留曰：吾两欲用公仲、公叔，其可乎？对曰：不可。晋用六卿而国分，简公用田成、闾止而简公弑，魏两用犀首、张仪而西河之外亡。今王两用之，其多力者，内树其党；其寡力者，又籍於外权。群臣或内树其党，以擅王命；或外为势交，以裂其地，则王之国危矣。又曰：公孙衍为魏将，与其相田需不善。季文子为衍说魏王曰：王独不见夫服牛驂驥乎？不可百步。今王以衍为可使将，固用之也。而听相之计，是服牛驂驥之道。牛马俱死而不成其功，则王之国伤矣。愿王察之。《傅子》曰：天地至神，不能同道而生万物；圣人至明，不能一检而治百姓。故以异致同者，天地之道也；因物制宜者，圣人之治也。既得其道，虽有相害之物，不伤乎治体矣。水火之性，相灭也。善用之者，陈鼎釜乎其，爨之煮之，而能两尽其用，不相害也。天下之物，为水火者多矣，何忧乎相害？何患乎不尽其用也？《易》曰：天地睽而其事同也，男女睽而其志通也，万物睽而其事类也。

陈登为吕布说曹公曰：养吕布，譬如养虎，常须饱其肉，不饱则噬人。曹公曰：不似卿言。譬如养鹰，饥则为人用，饱则去。

刘备来奔曹公，曹公以之豫州牧。或谓曹公曰：备有雄志，今不早图，後必为患。曹公以问郭嘉。嘉曰：有是。然公提剑起义兵，为百姓除暴，推诚仗信，以召隳桀，犹惧其未来也。今备有英雄之名，以穷归己而害之，以害贤为名，则智士将自疑，回心择主，公谁与定天下者？夫除一人之患，以沮四海之望，安危之机，不可不察。曹公曰：善。《傅子》称郭嘉言於太祖曰：备有雄志而甚得众心。关羽、张飞，皆万人之敌也，为之死用。以嘉观之，其谋未可

测也。古人有言曰：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。宜早为之所。曹公方招怀英雄，以明大信，未得从嘉谋。

《家语》曰：子路问孔子曰：请释古之道，而行由之意，可乎？子曰：不可也。昔东夷慕诸夏之礼，有女而寡，为内私婚，终身不嫁。不嫁则不嫁矣，然非贞节之义矣。仓吾媯取妻而美，让与其兄，让则让矣，然非礼酿之让也。今子欲舍古之道而行子之意，庸知子意以非为是乎？语曰：变古乱常，不死则亡。《书》云：事弗师古，以克永代，匪说攸。赵武灵王欲胡服，公子成不悦。灵王曰：夫者所以便用，礼者所以便事。圣人观乡而顺宜，因事而制礼，所以利其人而厚其国。夫剪文身，错臂左衽，瓠越之人也；黑齿雕题，是冠秫缝，犬戎之国也。故礼服莫同，而其便一也。乡异而用变，事异而礼易。是以圣人谋可以利其国，不一其用；谋可以便其礼，不法其故。儒者一师而俗异，中国同礼而离教，况於山谷之便乎？故去就之变，智者不能一；远迩之服，贤圣莫能同。穷乡多异俗，曲学多殊辩。今叔父之言，俗也；吾之所言，以制俗也。叔父恶变服之名，以忘效事之实，非寡人之所望也。公子成遂胡服。

移风易俗，莫善於乐。《孟子》曰：天道因则大，化则细。因也者，因人之情也。

李寻曰：夫以喜怒赏诛，而不顾时禁，虽有尧舜之心，犹不能致和平。善言古者，必有效於今；善言天者，必有徵於人。设上农夫欲令冬田，虽肉袒深耕，汗出种之，犹不生者，非人心不至，天时不得也。《易》曰：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动静不失于时，其道光明。《书》曰：敬授人时。故古之王者，尊天地、重阴阳、敬四时月令、顺之以善政，则和气可立致，犹抱鼓之相应也。太公谓武王曰：天无益於兵，胜而将所居者九。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诛，无德厚而日月之数，不顺敌之强弱而幸於天，无智虑而候氛气，少勇力而望天福，不知地形而归过於时，敌人怯弱、不敢整而信龟策，士卒不勇而法鬼神，设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。凡天地鬼神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不可以决胜败，故明将不法。司马迁曰：阴阳之家，使人拘而多忌。范晔曰：阴阳之道，其弊也巫。翼奉曰：治道之要，在知下之邪正。人诚向正，虽愚为用；若其怀邪，智益为害。夫人主莫不爱己也。莫知爱己者，不足爱也。故桓子曰：捕猛兽者，不令美人举手；钓旦鱼者，不使稚子轻预。非不亲也，力不堪也。奈何万乘之主，而不择人哉？故曰：夫犬之为猛，有非则鸣吠，而不遑於夙夜。此自效之至也。昔宋人有沽酒者，酒酸而不售。何也？以有猛犬之故。夫犬知爱其主，而不能为其主虑酒酸之患者，智不足也。语曰：巧诈不如拙诚。晋惠帝为太子，和峤谏武曰：季世多伪，而太子尚信，非四海之主，忧不了陛下家事。武帝不从。後惠帝果败。

《左传》曰：孔子叹子产曰：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。不言，谁知其志？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。晋为伯，郑人陈，非文辞不为功。慎辞也哉！《论语》曰：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於四方，不能专对。虽多，亦奚以为？汉文帝登虎圈，美啬夫口辩，拜为上林令。张释之前曰：陛下以绛侯周勃，何如人也？上曰：长者。又问曰：东杨侯张相如，何如人也？上复曰：长者。释之曰：此两人言事，曾不能出口。岂效此啬夫喋喋、利口捷给哉？且秦以任刀笔之吏，争以亟疾苛察相高，然其弊，徒文具耳。亡恻隐之实，以故不闻其过，陵迟至於二世，天下土崩。今陛下以啬夫口辞而超迁之，臣恐天下随风而靡，争口辩，无其实。且下之化上，疾於影响，举错之，不可不审。帝乃止。

太史公曰：《春秋》推见至隐，《易》本隐以之显。《大雅》言王公大人，而德逮黎庶。《小雅》讥己之得失，其流及上。所言虽殊，其合德一也。相如虚辞滥说，然其要归，引之节俭，此与《诗》之讽谏何异？扬雄以为赋者，将以讽也，必推类而言，极丽靡之辞，闳侈钜衍，竞於使人不能加也，既乃归之於正，然觉者已过矣。往时武帝好神仙，相如上《大人赋》，欲以讽帝。帝反缥缥有凌€之志。由是言之，赋劝而不止，明矣！又颇类俳优，非法度所存。贤人君子，诗赋之正也。

《淮南子》曰：东海之鱼名，比目而行；北方有兽，名曰娄更，食更候；南方有鸟，名曰鹇，比翼而飞。夫鸟兽鱼，犹知假力，况万乘之主乎？独不知假天下之英雄俊士，与之伍，岂不痛哉？狐卷子曰：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，兄贤不过周公而管蔡诛，臣贤不过汤武而纣伐。况君之欲治，亦须从身始，人何可恃乎？

孔子曰：不患无位，患己不立。孔子厄於陈蔡，子路愠见曰：昔闻诸夫子：积善者，天报以福。今夫子积义怀仁久矣，奚居之穷也？子曰：由！未之识也。吾语汝：以仁者为必信耶？则伯夷叔齐为不饿首阳；汝以智者为必用耶？则王子比干不见剖心；汝以忠者为必报耶？则关龙逢不见刑；汝以谏者为必听耶？耶伍子胥不见杀。夫遇不遇者，时也；贤不肖者，才也。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，何独仁哉？

神农形悴，唐尧瘦瞿，舜黎黑，禹胼胝，伊尹负鼎而干汤，吕望鼓刀而入周，墨翟无黔突，孔子无暖席，非以贪禄位，将欲下之利，除万人之害。李斯以书对秦二世云：中子曰：有天下而不恣睢，命之曰以天下桎，若尧禹然，故谓之桎也。夫以人徇己，则己贵而人贱；以己徇人，则己贱而人贵。故徇人者贱，而所徇者贵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然。夫尧禹以身徇天下，谓之桎者，不亦宜乎？

《论语》曰：举逸人，天下人归心焉！魏文侯受艺於子夏，敬段干木，过其庐，未尝不式。於是秦欲伐魏，或曰：魏君贤，国人称仁，上下和洽，未可图也。秦王乃止。由此得誉於诸侯。《韩子》曰：夫马似鹿，此马直千金。今有千金之马，而无一金之鹿者，何也？马为人用，而鹿不为人用。今处士不为人用，鹿类也。所以太公至齐而斩华士，孔子为司寇而诛少正卯。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否，还报曰：可攻也。其君好见岩穴之士、布衣之人。主父曰：如子之言，是贤君也，安可攻？李疵曰：不然。上显岩穴之士，则战士殆；上尊学者，则农夫惰。农夫惰则国贫，战士殆则兵弱。兵弱於外，国贫於内，不亡何待？主父曰：善。遂灭中山。

《汉书》曰：陈平云：吾多阴谋，道家所禁。吾世即废亡已矣，终能复起，以吾多阴祸也。其後元孙坐酎金失侯。後汉范晔论耿曰：三代为将，道家所忌。而耿氏累叶以功名终，将用其兵，欲以杀止杀乎？何其独能崇也？

《易》曰：崇高莫大於富贵。又曰：圣人之大宝曰位。孙子为书谢春申君曰：鄙谚曰：厉人怜王。此不恭之言也。虽然，古无虚谚，不可不审察也。此为杀死亡之主言也。夫人主年少而矜材，无法术以知奸，则大臣主断图私，以禁诛於己也。故杀贤长而立幼弱，废正嫡而立不义，《春秋》戒之。曰：楚王子围聘於郑，未出境，闻王病，反问病，遂以冠纓绞王杀之，因自立也。齐崔杼之妻美，庄公通之。崔杼率其党而攻庄公，庄公走出，逾於外墙，射中其股，遂杀之，而立其弟。近代李兑用赵，饿主父於沙丘，百日而杀之。淖齿用齐，擢闵王之筋，悬於庙梁，宿昔而死。夫厉虽肿胞之疾，上比前代，未至绞纓射股也；下比近代，未至擢筋饿死也。夫杀死亡之主，心之忧劳、形之困苦，必甚於厉矣。由此观之，厉虽怜王，可也。

《易》曰：备物致用。立成器之以为天下利者，莫大於圣人。《庄子》曰：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。虽重圣人而治天下，则是重利盗跖也。为之斗斛以量之，则并与斗斛窃之；为之权衡以称之，则并与权衡而窃之；为之符玺以信之，则并符玺而窃之；为之仁义以教之，则并仁义而窃之。何以知其然耶？彼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。诸侯之门，而仁义存焉。则非窃仁义圣智耶？故逐於大道。揭诸侯，窃仁义，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，虽有轩晚之赏弗能劝，斧钺之威弗能禁。此重利盗跖，而使不可禁者，是乃圣人之过也。故曰：国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彼圣人者，天下之利器也，非所以明天下也。

《论语》曰：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滥矣。《易》曰：穷则变，通则久。是以自天之，吉无不利。太史公曰：鄙人有言：何知仁义？已飡其利者为有德。故伯夷丑周，饿死首阳山，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；跖乔暴戾，其徒诵义无穷。由此观之，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。诸侯之门，仁义存焉。非虚言也！今拘学

成抱咫尺之义，久孤於代，岂若卑论侪俗，与代沈浮而取荣名哉？

东平王苍曰：为善最乐。语曰：时不与善，己独由之。故曰：非妖则妄。

庞统好人伦，勤於长养，每所称述，多过於才。时人怪而问之，统曰：当今天下大乱，正道凌迟，善人少而恶人多。方欲兴风俗，长道业，不美其谈，则声名不足慕也。不足慕，企而为善者少矣。今拔十失五，犹得其半，而可以崇迈代教，使有志者自励，不亦可乎？《人物志》曰：君子知损之为益，故功一而美二；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，故伐一而并失。由此观之，则不伐者，伐之也；不争者，争之也；让敌者，胜之也。是故至上人，而柳下滋甚；王叔好争，而终於出奔。蔺相如以回车取胜於廉颇，寇恂以不斗取贤於贾复。物势之反，乃君子所谓道也。《孝经》曰：居家理，治可移於官。邴生落魄，无以为衣食业。陈蕃云：大丈夫当扫天下，谁能扫一室？

公孙宏曰：力于近乎仁，好问近乎智，知耻近乎勇。知此三者，知所自理。知所以自理，然後知所以理人。天下未有不能自理，而能理人者也。此百代不移之道。《淮南子》曰：夫审於毫之计者，必遗天下之数；不失小物之选者，惑於大事之举。今人才有欲平九州、存危国，而乃责之以闺卜之礼，修乡曲之俗，是犹以斧毛、以刀伐木，皆失其宜矣。

商鞅谓赵良曰：子之观我理秦，孰与五大夫贤乎？赵良曰：夫五大夫，荆之鄙人也。闻繆公之贤，而愿望见，行而无资，自鬻於秦客，披裼饭牛。繆公知之，举之牛口之下，而加之百姓之上，秦国莫敢望焉！今君之见秦王也，因嬖人景监以为主，非所以为名也。《史记》曰：蔺相如因宦者繆贤见赵王。又曰：邹衍作《谈天论》，其语闳大不经，然王公大人尊礼之。梁，梁惠王郊迎，执宾主之礼。如燕，昭王拥先驱。岂与仲尼色陈蔡、孟轲困於齐梁同乎哉？卫灵公问阵於孔子，孔子不答。梁惠王谋攻赵，孟轲称大王去。持方柄欲纳圜凿，其能入乎？或曰：伊尹负鼎而辅汤以王。百里奚饭牛，繆公用霸。作先合，然後引之大道。邹衍其言虽不轨，亦将有牛鼎之意乎？

陈仲举体气高烈，有王臣之节；李元礼忠平正直，有社之能。陈留蔡伯喈以仲举强於犯上，元礼长於接下，犯上为难，接下为易，宜先仲举而後元礼。姚信云：夫皋陶戒舜，犯上之徵也；舜理百揆，接下之效也。故陈平谓王陵，言面折庭静，我不如公；至安刘氏，公不如我。若犯上为优，是王陵当高於良平、朱€当胜於吴邓乎？

《史记》曰：韩子称儒者以文乱法，而侠士以武犯禁。二者皆讥，而学士多称於世。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，辅翼其世主，固无可言者。及若季次、原宪，读书怀独行，议不苟合当世，当世亦笑之。今游侠，其行虽不轨於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士之厄困，羞伐其德，盖

亦有足多者。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，虞舜於井廩，伊尹负鼎俎，傅说匿於傅险，吕尚困於棘津，夷吾桎梏，百里奚饭牛，仲尼厄匡、蔡色陈蔡。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，犹遭此，况以中材而涉近代之末流乎？其遇害何可胜哉？而布衣之徒，设取予然诺，千里诵义，故士穷窘而得委命。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者耶？诚使乡曲之侠，与季次、原宪七权量力，效功於当代，不同日而论矣。曷足小哉？《汉书》曰：天子建国，诸侯立家。自卿大夫以至庶人，各有等差。是以人服事其上，而下无凯觎。孔子曰：天子有道，政不在大夫。百官有司，奉法承令，以所职。越职有诛，侵官有罚，故上下相顺，而庶事理焉。周室既微，礼乐征伐出自诸侯。桓、文之後，大夫世权，陪臣执命。陵夷至於战国，合纵连横，力政争强。由是列国公子，魏有信陵，赵有平原，齐有孟尝，楚有春申，皆籍王公之势，为游侠；鸡鸣狗盗，无不宾礼。而赵木相虞卿，弃国捐君，以固穷交魏齐之厄；信陵无忌，窃符矫命，杀将专师，以赴平原之急，皆以取重诸侯，彰名天下，扼腕而游，谈者以四豪称首。於是背公死党之议成，守职奉上之义废矣。及至汉兴，禁网疏阔，未之匡改也。魏其、武安之属，竞逐於京师；郭解、剧孟之徒，驰鹜於闾阎，权行州域，力折公侯，众庶荣其名迹，觊而慕之。虽陷刑辟，自与杀身成名，若季路、仇牧，死而不悔也。曾子曰：上失其道，人散久矣。非明王在上，示之好恶，齐之以礼法，人曷由知禁而反正乎？古之正法：五伯，三王之罪人也；而六国，五伯之罪人也。夫四豪者，六国之罪人也。况於郭解之伦，以匹夫之细微，窃杀生之权？其罪也，不容於诛矣。

《尸子》曰：人臣者，以进贤为功；人主者，以用贤为功也。《史记》曰：鲍叔举管仲，天下不多管仲之贤，而多鲍叔能知人也。苏建常责大将军青，至重而天下之贤士人夫毋称焉，愿观古今名称所招择贤者。大将军谢曰：自魏其、武安之厚宾客，天子尝切齿。彼亲附士大夫，招贤黜扒肖者，人主之柄也。人臣奉法遵职而已，何与招士？其为将如此。

班固云：昔王道既微，诸侯力政，时君世主，好恶殊方。是以诸家之术，蜂起并作，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，以此驰说，取合诸侯。其言虽殊，譬犹水火相灭，亦能相生也。仁之与义，敬之与和，事虽相反，而皆相成也。《易》曰：天下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。此之谓也。

变第十五

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，务而制事，法宜其时则理，事其务故有功。今时移而法不变，务易而事以古，是则法与时诡，而时与务易。是以法立而时益乱，为而事益废。故圣人之理国也，不法古，不今，当时而立功，在难而能免。由是言之，故知若人者，各因其时而建功立德焉！何以知其然耶？

桓子曰：三皇以道治，五帝用德化，三皇由仁义，五霸用权智。五帝以上久远，经传无事，唯王霸二盛之美，以定古今之理焉。夫王道之治，先除人害，而足其衣食，然後教以礼仪，而威以刑诛，使失好恶去就。是故大化四溟，天下安乐。此王者之术。霸功之大者，尊君卑臣，权统由一，政不二门，赏罚必信，法令著明，百官理，威令必行。此霸者之术。《道德经》曰：我无为而人自化。《文子》曰：所谓无为者，非谓引之不来、推之不往，谓其循理而举事、因资而立功、推自然之势也。故曰：汤武圣主也，而不能与越人乘舟泛江湖；伊尹贤相也，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、服馱余；孔墨博通也，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、出险阻。由是观之，人智之於物浅矣，而欲以海内、存万方，不因道里之数，而专己之能，则其穷不远。故智不足以为理，勇不足以为强，明矣！然而君人者在庙堂之上、而知四海之外者，因物以识物，因人以知人也。夫冬日之阳、夏日之阴，万物归之，而莫之使。至精之感，弗召自来。待目而昭见，待言而使令，其於理难矣。皋陶喑而为大理，天下无虐刑；师旷瞽而为太宰，晋国无乱政。不言之令、不视之见，圣人以为师，此黄老之术也。

孔子居，谓曾参曰：昔者明王内七教，外行三至，七教修而可以守，三至行而可以征。明王之守也，则必折冲千里之外；其征也，还师衽席之上。曾子曰：敢问七教。孔子曰：上敬老则下益孝，上敬齿则下益悌，上乐施则下益亮，上亲贤则下择交，上好德则下无隐，上恶贪则下耻争，上廉让则下知节，此之谓七教也。昔明王之治人也，必裂而封之，分属而理之，使之有司月省而时考之。进贤良，退不肖，哀鳏寡，养孤独，恤贫穷，诱孝悌，选才能，此七者修，则四海之内，无刑人矣。上之亲下也如腹心，则下之亲上也，如幼子之於慈母矣；其於信也如四时，而人信之也，如寒暑之必验。故视远若迩，非道迩也，见明德也。是以兵革不动而威，用利不施而亲，此之谓明王之守、折冲千里之外者也。曾子曰：何谓三至？孔子曰：至礼不让，而天下理；至赏不费，而天下之士悦；至乐无声，而天下之人和。何则？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。既知其名，又知其实。既知其实，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，此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。因天下之禄，以富天下之士，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。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，此谓之至乐无而天下之人和。故仁莫大於爱人，智者莫大於知贤，政者莫大於能官。有德之君，修此三者，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。此之谓折冲千里之外。故曰：明王之征，犹时雨之降，至则悦矣。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。故扬雄曰：六经之理，贵於未乱；兵家之胜，贵次未战。此孔氏之术也。

《墨子》曰：古之人未知宫室，就陵阜而居，穴而处。故圣王作，为宫室

。为宫室之法：高足以避润湿，边足以圉风寒，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，谨此则止，不以为观乐也。故天下之人，财用可得而足也。当今之王为宫室，则与此异矣。必厚敛於百姓，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、青黄刻镂之饰。为宫室若此，故左右皆法而象之，是以财不足以待凶饥、振孤寡，故国贫而难理也。为宫室不可不节。古之人未知为衣服时，衣皮带茭，冬则不轻而暖，夏则不轻而清。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，故圣人作，诲妇人，以为人衣。为衣服之法：冬则练帛，足以为轻暖；夏则，足以为轻清，谨此则止，非以荣耳目、观愚人也。是以其人用俭约而易治，其君用财节而易贍也。当今之王，其为衣服，则与此异矣。必厚敛於百姓，以为文彩靡曼之衣，铸金以为钩，珠玉以为佩。由此观之，其为衣服，非为身体，此为观好也。是以其人淫僻而难治，其君奢侈而难谏。夫以奢侈之君，御淫僻之人，欲国无乱，不可得也。为衣服不可不节。此墨翟之术也。

商子曰：法令者，人之命也，为治之本。一兔走，百人逐之，非以兔可分为百，由名分之未定也。卖兔满市，盗不敢取者，由名分之定也。故名分未定，虽尧、舜、禹、汤，且皆加务而逐之；名分已定，则贫不敢取。故圣人之为法令也、置官也、置吏也，所以定分也。名分定，则大诈贞信、巨盗愿悛，而各自治也。《申子》曰：君如身，臣如手。君设其本，臣操其末。为人君者，操契以责其名。名者，天地之网，圣人之符。张天地之网，用圣人之符，则万物无所逃矣。动者摇，静者安，名自名也，事自定也。是以有道者，因名而正之，随事而定之。昔者尧之治天下也，以名，其名正则天下治。桀之治天下也，亦以名，其名倚而天下乱。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。李斯书曰：韩子称慈母有败子、而严家无格虏者，何也？则罚之加焉必也。故商君之法，刑弃灰於道者。夫弃灰薄罪也，而被刑重罚也。夫轻罪具督，而况有重罪乎？故人弗敢犯矣。今不务所以不犯，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，则亦不察於圣人之论矣。此商鞅、申、韩之术也。

由是观之，故知治天下者，有王霸焉，有黄老焉，有孔墨焉，有申商焉，此其所以异也。虽经纬殊致，救弊不同，然康济群生，皆有以矣。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，语救弊之言；或引帝王之风，讥霸者之政，不论时变，而以饰说。故是非论，纷然作矣。言伪而辩，顺非而泽，此罪人也。故君子禁之。

正论第十六

孔子曰：六艺於理一也，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导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道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故曰：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；洁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

，《春秋》教也。故《诗》之失愚，《书》之失诬，《乐》之失奢，《易》之失贼，《礼》之失烦，《春秋》之失乱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而不愚，则深於《诗》也；疏通知远而不诬，则深於《书》也；广博易良而不奢，则深於《乐》也；洁净精微而不贼，则深於《易》也；恭俭庄敬而不烦，则深於《礼》也；属辞比事而不乱，则深於春秋也。

自仲尼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，战国纵横，真伪分争，诸子之言，纷然散乱矣。

儒家者，盖出於司徒之官，人君顺阴阳、明教化者也。游文於六经之中，留意於仁义之际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，此其最高也。然惑者既失精微，而僻者又随时抑扬，违离道本，苟以哗众取宠，此僻儒之患也。道家者，盖出於史官，历纪成败，秉要执本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。合於尧之克让、《易》之谦谦，此其所长也。及放者为之，则欲绝去礼乐、兼弃仁义，独任清虚，何以为治？此道家之弊也。

阴阳家者，盖出於羲和之官，敬顺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时，此其所长也。及拘者为之，则牵於禁忌，泥於小数，舍人事而任鬼神，此阴阳之弊也。法家者，盖出于理官，信赏必罚，以辅礼制，此其所长也。及刻者为之，则亡教化，去仁爱，专任刑法，而欲以致治，至于残贼至亲，伤恩薄厚，此法家之弊也。

名家者，盖出于礼官。古者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。孔子曰：必也正名乎！此其所长也。及缴者为之，则钩车瓜析乱而已，此名家之弊也。

墨家者，盖出于清庙之官，茅屋采椽，是以贵俭；养三老五更，是以兼爱；选士大射，是以上贤；宗祀严父，是以右鬼；顺四时而行，是以非命；以孝示天下，是以上同，此其所长也。及蔽者为之，见俭之利，因以非礼，推乐爱之意，而不知别亲疏，此墨家之弊也。

纵横家者，盖出于行人之官。孔子曰：使乎使乎！言当权事制宜，受命不受辞，此其所长也。及邪人为之，则上诈谖而弃其信，此纵横之弊也。

杂家者，盖出於议官，兼儒墨，合名法，知国体之有此，见王理之无贯，此其所长也。及荡者为之，则漫羨而无所归心，此杂家之弊也。

农家者，盖出於农稷之官，播百，劝耕桑，以足衣食。孔子曰：所重人食。此其所长也。及鄙者为之，则欲君臣之并耕，悖上下之序，此农家之弊也。

《文子》曰：圣人之从事也，所由异路而同归。秦楚燕魏之歌，异转而皆乐；九夷八狄之哭，异声而皆哀。夫歌者，乐之微也；哭者，哀之效也。於中，而应於外，故在所以感之矣。

论曰：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，大略归乎宁固根柢、革易时弊也，而遭

运无恒，意见偏杂，故是非之论，纷然相乖。尝试论之：夫世非胥庭，人乖穀饮，理迹万肇，情故萌生。虽周物之智，不能研其权变；山川之奥，未足况其纡险。则应俗事，难以常条。何以言之？若夫元圣御代，则大同极轨。施舍之道，宜无殊典，而损益异运，文朴递行。用明居晦，回穴於曩时；兴戈陈俎，参考於上世。及至戴黄屋、服衣，丰薄不齐，而致治则一。亦有宥公族、黜国仇，宽躁已隔，而防非必同。此其分波而共源，百虑而一致者也。若笃偏情，矫用，则枉直必过。故葛屨履霜，弊由崇俭；楚楚衣服，戒在穷奢。疏禁厚下，以尾大陵弱；敛威峻法，以苛薄分崩。斯曹、魏之刺，所以明乎《国风》；周、秦末轨，所以彰於微灭。故用舍之端，兴败资焉。是以繁简唯时，宽猛相济。刑书镌鼎，事有可详；三章在令，取贵能约。太叔致猛政之衰，国子流遗爱之涕，宣孟改冬日之和，平阳循画一之法。斯实弛张之宏致，庶可以徵其统乎？数子之言，当世失得，皆悉究矣。然多谬通方之训，好中一隅之说。贵清静者，以席上为腐议；束名实者，以枉下为诞辞。或推前王之风，可行於当年；有引救弊之规，宜流於长世。稽之笃论，将为蔽矣。由此言之，故知有法无法，因时为业。时止则止，时行则行，动不失其时，其道光明。非至精者，孰能通於变哉？

卷四霸纪上

霸图第十七

臣闻周有天下，其理三百馀年。成之隆也，刑错四十馀年而不用。及其衰也，亦三百馀年。故五伯更起。伯者常佐天子，兴利除害，诛暴禁邪，匡正海内，以尊天子。五伯既没，贤圣莫续。天子孤弱，号令不行。诸侯恣行，强凌弱，众暴寡。田常篡齐，六卿分晋，并为战国，此人之始苦也。於是强国务攻，弱国务守，合纵连衡，驰车毂击，介胄生虬虱，人无所告诉。及至秦蚕食天下，并吞战国，一海内之政，坏诸侯之城，法严政峻，谄谀者众，使蒙恬将兵北攻胡、尉他，将卒以戍越，宿兵无用之地，人不聊生。始皇崩，天下大叛。陈胜、吴广举於陈，武臣、张耳举於赵，项梁举吴，田儋举齐，景驹举郢，周市举魏，韩广举燕。穷山通谷，豪杰并起，而亡秦族矣。

汉高祖名邦，字季，姓刘氏，沛国丰邑人，为泗上之亭长。秦二世元年，陈胜等起，胜自立为楚王。沛人杀其令，立高祖为沛公。时项梁止薛，沛公往从之，共立义帝。约曰：先入咸阳者王之。秦将章邯，大败项梁於定陶。梁死，章邯以为楚不足忧，乃北伐赵。楚使项羽等救赵，遣市别将西入关。沛公遂攻宛，降之。攻武关，大破秦军。入咸阳，与秦人约法三章，遣兵拒关，欲王关中。是时项羽破秦军於河北，率诸侯兵四十万至鸿门，欲击沛公。沛公因项羽自解于羽。羽蒙遂杀子婴而东都彭城，立沛公为汉王、王巴汉。於是用韩

信策，乃东伐，还定三秦。田荣怨项王之不已立，杀田市，自立为齐王。羽北击灭齐，而使九江王杀义帝於郴。汉王为之缟素发丧，临三日，以告诸侯。汉王因项羽之击齐，率诸侯衣师五十六万，东袭楚，破彭城。羽闻之，留其将击齐，自以精兵三万归击汉。汉王与羽大战彭城下，汉王不利，出梁地。至虞，谓左右曰：孰能为使淮南王黥布，令发兵背楚，复项王於齐数月。我之取天下，可以万全。随何乃使淮南，说布背楚。汉王如荥阳，使韩信击魏王豹，虜之。汉遂与楚相距於荥阳。楚围汉王，用陈平计，得出。入关收兵，欲复东，辕生说汉王出军宛叶间，引项王南渡，使韩信等得集河北。羽兵果引兵南渡，如其策。韩信与张耳以兵数万，东下井陘，击赵，破之。乃报汉，因请立张耳为赵王，以镇抚其国。汉王从之。十二月，汉王拒楚於成皋，享师欲复战。郎中郑忠说曰：王高垒深壁，勿与战。使刘贾佐彭越入楚地，焚其积聚，破楚师必矣。项羽乃东击彭越，留曹咎守成皋。时汉数困荥阳成皋，计捐成皋以东，屯巩洛以距楚。用酈生计，复守成皋。羽初东，嘱曹咎曰：汉即挑战，慎勿与战，勺令汉得东而已。咎乃出战死。汉王遂进兵取成皋。羽闻咎破，乃还军广武，为高坛，置太於其上。汉王遣侯公说羽，求太公。羽乃与汉约，中分天下，割鸿沟以西为汉、以东为楚，归汉王父母及吕后。项王解而东。汉王欲西，张良曰：今汉有天下大半，而诸侯皆附，楚兵疲食尽，此天亡楚之时，不如因其东而取之。汉王乃追羽，与齐王韩信、魏相彭越期会击楚，皆不会。用张良计，信等皆引兵羽垓下，遂灭项氏。都洛阳，用娄敬策，徙都长安有告楚王韩信反，用陈平计擒之，废为准阴侯。陈为代相。与朝信、王黄等反，自立为代王。上自往破之。尉他王南越，反。高祖使陆贾赐尉他印绶，为南越王，令称臣奉汉约。高祖在位十二年，崩，年六十二。惠帝立，吕后临政。景帝时，吴楚反，征平之。崩，太子彻立。崩，子勿陵立。崩，立武帝孙昌邑王贺。废，立武帝曾孙询。崩，立太子。崩，立太子骞。崩，立宣帝孙定陶恭王子欣。崩，立帝弟中山孝王。伪新室王莽者，成帝舅王曼之子，元帝王皇后之侄也。元帝崩，成帝即位，以元舅凤为大司马，兄弟五人皆为侯。曼早卒。凤将薨，以莽太后，封为新都侯。五侯竞为潜，起各第舍。莽幼孤贫，独折节恭谨，当世名士，多为莽言。上由是贤之，拜为侍中。时帝废许后，立赵飞燕。飞燕女弟为昭仪。昭仪害後宫皇子，帝无嗣，乃立定陶王忻为皇太子。莽以发定陵侯淳于长奸，拜为大司马，时年三十八。成崩，哀帝即位，立皇后傅后，封后父傅晏为孔乡侯、帝母丁后曰恭皇太后、舅丁明为安阳侯。莽乞骸骨，避丁傅也。哀帝崩，时莽以侯在第。太皇太后令莽备佐丧事，复为大司马，徵立中山王为帝。太皇太后临朝，莽秉政，百官总己以听於莽。平帝崩，莽徵宣帝玄孙广成侯子婴立之，年三岁。遂谋居摄，如周公故事。东都太守翟义

反，败死。莽自谓威德日盛，获天人之助，用铜匱符命，遂即真。其九年，赤眉贼起。十四年，世祖起兵，与王匡等共立刘圣公为更始皇帝。莽遣王寻、王邑击更始，二公败於昆阳。汉兵遂入城中，人皆降。莽走渐台，藏於室中北隅。校尉公孙宾就斩莽，遂传首诣更始於宛。

世祖光武皇帝讳秀，字文叔，南阳蔡阳人，高皇帝之九代孙也。王莽末，天下连岁灾蝗，寇盗蜂起。时世祖避吏新野，因卖宛，宛人李通以图讖说世祖。世祖於是与通弟李轶起於宛，兄伯升起於舂陵，邓晨起新野，会众兵击长聚。新市人王匡等立刘圣公为天子，而害伯升，号更始元年，更始使世祖为偏将军，徇昆阳。王莽闻汉帝立，大惧，号大司徒王寻、大司空王邑，将兵百万，击世祖於昆阳。世祖破之。三辅豪杰，共诛王莽，传首诣宛。更始以世祖行大司事，持节北渡河，镇慰州郡。王郎诈为成帝子子舆，立为天子，都邯鄲，遣使降下郡国。世祖灭之。世祖威声日盛，更始疑虑，乃遣使立世祖为萧王，令罢兵，与诸将有功者还长安。遣苗曾为幽州牧，顺为上谷守，并北之部。世祖辞不就徵，斩苗曾等，自是始贰於更始。是时长安政乱，四方背叛，皆平之。赤眉贼入函关，攻更始。世祖乃遣邓禹引兵而西，以乘更始赤眉之乱。於是诸将上尊号，笃命有司设坛於高阳南千秋亭五城陌，即皇帝位。十月，驾东幸洛阳，赤眉降。平隗嚣，灭公孙述，天下大定，崩於南宫，时年六十三。末孙灵帝用奄人曹节等，矫制诛太傅陈蕃、李膺，其党人皆楚鞬。中平九年，黄巾贼起。灵帝崩，太子辩即位。董卓入朝，因废帝为宏农王，而立献帝。李傕逼帝东迁，曹操迁市都许。操薨，帝逊位于曹丕。

魏太祖武皇帝，沛国谯人也，姓曹，讳操，字孟德，灵帝时为典农校尉。汉末，奄竖擅权。何进谋诛奄竖，太后不听。进乃召四方猛将，使引兵向京师，欲以恐劫太后。董卓至，废帝为宏农王，而立献帝。京师大乱。太祖亡出关，至陈留，散家财，合义兵於己吾。与後将军袁术、冀州牧韩馥、豫州刺史孔、兖州刺史刘岱、渤海太守袁绍，同时俱起，众各数万，推绍为盟主，曹公行称奋武将军。卓闻兵起，乃徙天子都长安。卓留兵屯洛阳。司徒王允与吕布杀卓。杨奉、韩暹以天子还洛阳。太祖至洛阳卫京邑，暹遁走。太祖以洛阳烧焚残破，奉天子都许下。诏责袁绍以地广兵强，专自树党，不闻勤王之师。绍遂攻许。太祖破之官渡，绍呕血死。太祖讨绍子谭尚於黎阳。尚与熙奔辽东。太守公孙康斩尚、熙，送其首，遂平河北。太祖征刘表，会表卒，子琮降。关中诸将马超、韩遂、成宜等反，曹公破之。天子策命公为魏王。二十五年，薨於洛阳。子丕嗣，受汉禅。崩，子睿嗣，崩，子齐王芳立。废，高贵乡公髦立。废，常道乡公璜立。璜禅晋。

晋祖宣皇帝名懿，字仲达，姓司马，河内温人也。仕於魏武之世，历文、

明二帝，居将相之位，平孟达，灭公孙度，擒王陵。魏明帝崩，遗诏使帝为太尉，与大将军曹爽辅少主。帝诛曹爽。宣帝崩，子师代为相。镇东将军毋丘俭、扬州刺史文钦反，征平之。景帝崩，弟昭代为相，辅政为司空。诸葛诞据寿春反，奉诏平之。伐蜀，擒刘禅。于时政出於权臣，人君主祭而已。魏帝不能容，自勒兵攻相府。太祖用长史贾充计，逆战，舍人成济执杀魏帝。太祖崩，子炎受魏禅。既受魏禅。用羊祜、杜预计，征吴平之。立二十五年崩，太子衷立。惠帝不惠，妃贾充女为皇后。后秉权，杀杨骏，废太后，诛太宰汝南王亮、太保卫，戮楚王玮，殒太子，用赵王伦为相国。伦恶司空张华、仆射裴正直，矫诏诛之。伦遂篡帝位。於是齐王攸之子あ，与帝弟成都王颖等，起义兵诛伦。颖於是镇邺。并州刺史东瀛公腾、安北将军王凌，又起兵讨颖。颖败，挟天子南奔洛阳。後惠帝复位，帝弟长沙王又あ，诛之。由是戎狄并兴，四方阻乱，遂分为三十六国。惠帝立十四年崩，弟豫章王炽立，都长安，为胡贼所杀。怀帝崩，立吴王晏子业。中宗元皇帝睿笃兴於江东。帝在位十六年崩，太子绍立。王敦威哲内外，将谋为逆，肃宗征破之。三年，肃宗崩。至简文帝为第三子孝武帝昌明立，羝贼苻坚寇淮南。晋冠军将军谢玄等大破坚於淝水。坚还长安。二十一年，帝崩。後遂干弋相继。至安帝为桓玄所篡，宋祖裕平玄。至恭帝，遂于宋。

高祖武皇帝姓刘，名裕，字德輿，彭城人。桓玄篡晋，高祖与刘毅、何无忌等，潜谋匡复，起兵平玄，奉天子反正，因居将相之任，封豫章郡公。蜀贼譙纵称王，高祖遣将征平之。姚泓僭号於西京，高祖征平之，擒泓。苏卑慕容超据守青州，称燕王，高祖征，擒超。贼卢循据南海，因高祖北伐燕，乘虚下袭建业。高祖还，乃平之。刘毅据荆州，贰於高祖。高祖遣将征，诛毅。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反，征之。晋帝加祖位相国，总百揆，扬州牧，封十郡，为宋公。晋安帝崩，大司马琅琊王即位，徵帝入辅，禅位於宋。永初元年六月丁卯，即帝位於南郊。设坛，柴燎告天。礼毕，备法驾幸建康宫，临太极前殿，太赦改元。在位三年，崩。立太子义符。废，立宜都王义隆。弑，立武陵王骏。崩，立太子子业。崩，立湘东王。崩，立太子昱。崩，立顺帝淮，逊位於齐萧道成。凡八代，六十年。

齐太祖高皇帝讳道成，姓萧氏，东海兰陵人也，为辅国将军。宋明帝初，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反，在东诸郡起兵。徐州刺史薛安都据彭城，归魏，遣从子索儿攻淮阴。晋安王勋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道入三吴。帝并讨平之。使镇淮阴，七年徵还都。至，拜常侍。明帝崩，遗诏使与袁粲其掌机事。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反，帝讨平之。迁中领军。苍梧王深相猜忌，常语左右阳玉夫伺织女渡报我。是夜七夕，玉夫惧，取千牛刀杀之。帝乃迎立顺帝。州刺史沈

攸之反，帝讨之。进位相国，封齐公，备九锡。四月，宋帝禅位于齐。甲午，即皇帝位于南郊，柴燎告天。礼毕，备法驾幸建康宫，临太极前殿，大赦改元。建元四年崩，立太子贇。崩，之矣昭业。崩，立弟昭文。废，立西昌侯鸾。崩，立太子宝卷。崩，立和帝宝融，以位禅梁。

梁高祖武皇帝名衍，姓萧氏，为巴陵王法曹，後为竟陵王子良八友。魏将王肃攻司州，帝破之，以功封建康邵男。齐明帝崩，东昏即位，遗诏以帝为都督雍州刺史。长兄懿被害，帝起义。戊申，帝发自襄阳。郢、鲁诸诚及诸将并降。壬午，帝镇石头，命众军围六门。卫尉张稷暂东昏，以黄油裹首送军。平京邑，齐和帝以位禅梁。帝即位。太清元年，齐司徒侯景以十三州内属。侯景反，至京师，幽帝而崩。侯景立武帝太子纲为帝，又为景所杀。湘东王绎於荆州，使王僧辩等平侯景，传首江陵。景平，湘东王即位于江陵。魏使万纽于谨来攻，梁王萧察率众会之。帝见执，魏人戕帝。江陵既陷，王僧辩、陈霸先等议立帝子方智於江州，奉迎至建邺即位。太平二年，禅位于陈。

高祖武皇帝姓陈氏，名霸先，吴兴长城人也。梁武帝时，为直卜将军。侯景反，高祖率所领与侯景大战，侯景败死。湘东王即位，授南徐州刺史，还镇京口。驭圣三年，西魏攻陷西台，高祖与王僧辩立晋安王，进帝位。司空僧辩又与齐氏和亲，纳贞侯。高祖以为不义，潜师袭王僧辩于石头，克之。是夜缢僧辩，贞阳侯逊位。晋安王复位。徐嗣徽北引齐师，遣萧轨等四十六将，济江至幕府山。高祖并破之，进位丞相，进爵为陈王。永定三年，梁帝禅位於陈。三年，上崩，立弟子茜。崩，立太子伯宗。废，立项。崩，立太子叔宝，是为长城公也。叔宝在东宫，好学有文艺。及即位，耽酒色。随文帝初受周禅，甚敦邻好。宣帝崩，遣使赴吊，敌国之礼，书称名顿首。而後主骄奢，书末云：想彼统内如宜此，宇宙清泰。随文帝不悦，以示朝臣。贺若弼、杨素等以为主辱，再拜请罪，并求致讨。文帝曰：我为人父母，岂阿限一衣带水而不拯不乎？命作战船。以晋王广为元帅，督八十总管以致讨。韩擒虎入自南掖门，文武各官皆遁出，擒後主。晋王广入据台城，送後主于东宫。三月癸巳，後主与三公百司发自建邺，之长安。及至京师，列陈舆服，引後主及王公，使宣诏让後主。後主屏息不能对，封长城公。至仁寿四年，终於洛阳。随高祖姓杨氏，名坚。周武帝初，为随州刺史。女为太子妃。周宣帝立，拜为大司马。宣帝崩，立靖帝，进爵为随王，遂禅位焉。改号开皇元年。九年，平陈，废太子勇为庶人，立晋王广为皇太子。高祖崩，太子即位。炀帝无道，盗贼蜂起。十三年幸江都，李密设坛於巩，自署为魏公。梁归都据夏州。刘武周杀太原留守王恭，举兵反。窦建德自号夏王。朱粲自号楚王。刘元进据吴都。炀帝闻群贼起，大惧，使冯慈明徵兵东都，诏唐国公讳镇太原。五月甲子，唐公举义兵，遥

尊炀帝为太上皇，立代王侑为天子，行伊霍故事，传檄天下，闻之乡应。秋七月，唐公将西图长安，仗白旗，誓众於太原之野，被甲三万。留公子元吉守太原，义师次霍邑。随武牙郎将宋老生拒义师。时连雨不霁，粮运不给，又讹言突厥将袭太原，唐公惧，命旋师。用秦王谏，乃止。老生背城而阵，一战斩之，平霍邑。冬十月，义师次长乐宫。卫文挟代王乘城拒守。十一月平京师，尊代王为天子，改元义宁。时炀帝将之丹阳，而大臣将卒皆北人，不愿南迁，咸思归。宇文文化及因百姓之不堪命，杀炀帝於江都。随室王侯，无少长皆斩之。立嗣王浩为天子，文化及为丞相。五月戊午，天子侑逊位于别宫，禅位于唐，都长安。己巳，王世充、段达等立越王侗为皇帝於洛阳。六月，宇文文化及自江都至彭城，据黎阳，称许。李密率大军，壁清淇。敦煌张守一闻密一拒文化及也，说越王以讨。越王不用其策，用孟琮计，与密连和。李密无东都之虑，尽锐攻文化及，破之。密自败文化及，益以骄傲。越王命王充击密，密不用祖君彦计，密师败绩。遂西奔京师，寻谋叛，杀之。大唐武德二年，王充杀越王侗於洛阳，僭称尊号，随氏灭矣。

论曰：干宝称帝王之兴，必俟天命。苟有代谢，非人事也。尧舜内禅，体文德也；汉魏外禅，顺大名也；汤武革命，应天人也；高光争伐，定功业也。各因其运而得天下，随时之义大矣哉。范晔曰：竹自古丧大业，绝宗，其所以致削弱祸败者，盖渐有由矣。三代以嬖色取祸，嬴氏以奢虐致灾，西京自外戚失祚，东都绿阉尹倾国。成败之来，先史商之久矣。自秦汉迄于周随，观其兴亡，虽亦有数，然大抵得之者，皆因得贤豪，为人兴利除害；其失之也，莫不因任用群小，奢汰无度。孔子曰：以约失之者鲜矣。又曰：远佞人，去僻恶。有旨哉！

卷五霸纪中

七雄略第十八

臣闻天下大器也，群生重蓄也。器大不可以独理，蓄重不可以自守。故划野分疆，所以利建侯也；亲疏相镇，所以关盛衰也。昔周监二代，立爵五等，封国八百，同姓五十五，深根固本，为不可拔者也。故盛则周邵相其治，衰则五霸扶其弱，所以夹辅王室，左右厥世。此三圣制法之意。然厚下之典，弊於尾大。自幽平之後，日以陵夷，爵禄多出於陪臣，征伐不由於天子。吴并於越，晋分为三，郑兼於韩，鲁灭於楚。海内无主，四十馀年而为战国矣。秦据势胜之地，骋狙诈之兵，蚕食山东，山东患之。苏秦，洛阳人也，合诸侯之纵以宾秦；张仪，魏人也，破诸侯之纵以连横。此纵横之所起也。

苏秦初合纵至燕，说燕文侯曰：燕东有朝鲜、辽东，北有林胡、楼烦，西有云中、九原，南有呼迤、易水，地方二千馀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六百乘，骑

六千匹，粟支数年，南有碣石雁门之饶，北有枣栗之利，民虽不田作，而足於枣栗矣。此所谓天府者也。夫安乐无事，不见覆军杀将，无过燕者。大王知其以然乎？夫燕所以不犯寇被甲者，以赵之为蔽其南也。秦赵相毙，而王以全燕制其後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。且夫秦之攻燕也，逾中、九原，过代上谷，弥地数千里，虽得燕城，秦计固不能守也。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。今赵之攻燕也，发号出令，不至十日，而数十万之军，军於东垣矣；渡呼迤，涉易水，不至四五日，而距国都矣。故曰：秦之攻燕也，战於千里之外；赵之攻燕也，战於百里之内。夫不忧百里之患，而重於千里之外，计无过於此者。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，天下为一，则燕国必无事矣。燕文侯许之。苏秦如赵，说赵肃侯曰：臣窃为君计，莫若安民无事，且无庸有事民为也。安民之本，在於择交。择交而得则民安；择交而不得，则民终身不安。请言外患：齐秦为两敌，而民不得安。倚秦攻齐，而民不得安；倚齐攻秦，而民不得安。君诚能听臣，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，齐必致鱼盐之海，楚必致橘柚之园，韩、魏、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，而贵戚父兄皆可受封侯。夫割地包利，五伯之所以覆军擒将而求也；封侯贵戚，汤武所以放弑而争也。今君高拱而两有之，此臣之所为君愿也。夫秦下轶道，则南阳危；劫韩包周，则赵自操兵；据卫取淇，卷则齐必入朝秦。秦欲已得乎山东，则必举兵而向赵矣。秦甲渡河逾漳，据番吾，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。此臣之所为君危也。当今之时，山东之建国，莫强於赵。赵地方二千馀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数年，西有常山，南有河漳，东有清河，北有燕。燕固弱国，不足畏也。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赵，然而秦不敢举兵而伐赵者，何也？畏韩、魏之议其後也。然则韩、魏，赵之南蔽也。秦之攻韩魏也，无名山大川之险，稍稍蚕食之，傅国都而止。韩魏不能支秦，必入臣於秦。奉无韩、魏之规，则祸必中於赵矣。此臣之为君患也。臣闻尧无三夫之分，舜无咫尺之地，以有天下；禹无百人之聚，以王诸侯；汤武之士不过三千，车不过三百乘，卒不过三万，立为天子，诚得其道也。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强弱，内度其士卒贤不肖，不待两军相当，而胜败存亡之机固已形於胸中矣。岂掩於众人之言，而以冥冥决事哉？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按之：诸侯之地，五倍於秦，度诸侯之卒，十倍於秦。六国并力，西乡而攻秦，秦必破矣。今西面而事之，见臣於秦。夫破人之与见破於人、臣人之与见臣於人也，岂可同日而论哉？夫衡人者，皆欲割诸侯之地，以与秦。秦成则台榭、美宫室、听笙竽之音，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。是故冲人日夜务以秦权恐偪诸侯，以求割地。愿大王孰计之。臣闻明主绝疑去谗，屏流言之迹，塞朋党之门，故尊主强兵之臣，得陈忠於前矣。故窃为大王计，莫若一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、赵，从亲以叛秦。合天下之将相，会於洹水之上，通质，刑白马而盟，约曰：秦攻楚

，齐魏各出锐师以之佐之，韩绝其粮道，赵涉河漳，燕守常山之北；秦攻韩魏，则楚绝其後，齐出锐师以佐之，赵河涉漳，燕守€中；秦攻齐，则楚绝其後，韩守成皋，魏塞其粮道，赵涉河博关，燕出锐师以佐之；秦攻燕，则赵守常山，楚军武关，齐涉渤海，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；秦攻赵，则韩军宜阳，楚军武关，魏军河外，齐涉清河，燕出锐师以佐之。诸侯有不如约者，以五国之兵共伐之。六国从亲以宾秦，则秦甲必不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东矣。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。赵王曰、善。苏秦如韩，说韩宣王曰：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，西有宜阳商版之塞，东有宛穰洧水，南有陁山，地方九百馀里，带甲数十万；天下之强弓劲弩，皆从韩出；韩卒超足而射，百发不暇止，远者括洞胸，近者镞掩心；韩之剑戟，则龙泉太阿，皆陆断牛马、水截鹄雁。夫以韩卒之劲，与大王之贤，乃西面而事秦，交臂而服焉。羞社稷而为天下笑，无大於此者也。是故愿大王孰计之。大王无事秦，事秦必求宜阳成皋。今兹效之，明年又复求地。与之则无地以给之，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後祸。且夫大王之地有尽，而秦之求无己。以有尽之地，而逆无己之求，此所谓市怨结祸者，不战而地已削矣。臣闻鄙谚曰：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後。今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，何异於牛後乎？夫以大王之贤，挟强韩之兵，而有牛後之名，窃为大王羞之。韩王勃然作色，按剑太息曰：寡人虽不肖，不能事秦。从之。苏秦如魏，说魏襄王曰：大王之地，南有鸿沟陈汝，南东有淮颖煮枣，西有长城之界，北有河水卷衍，地方千里。地名虽小，然而田舍庐庑，曾无刍牧之地。人民之众，车马之多，日夜行不绝，訇鞞殷殷，若有三军之众。魏，天下之强国也。王，天下之贤也。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，称东藩，筑帝宫，受冠带，祠春秋。臣窃为大王耻之。臣闻越王句践战弊卒三千，擒夫差於干遂；武王卒三千，革车三百乘，制纣於牧野，岂其卒众哉？诚能奋其威也。今窃闻大王之卒，武士二十万，仓头、奋击各二十万，厮徒十万，车六百乘，骑六千匹，此过越王句践、武王远矣。今乃听於群臣之说，而欲臣事秦。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实，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。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，偷取一旦之功，而不顾其後，破公家而成私门，外挟强秦之势，以内劫其主，以求割地，愿大王孰察之。《周书》曰：绵绵不绝，蔓蔓奈何？毫不伐，将用斧柯。前虑未定，後有大患。将奈之何？大王诚能听臣，六国从亲，专心并力，则必无强秦之患。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，奉明约，在大王诏之。魏王曰：谨奉教。苏秦如齐，说齐宣王曰：齐南有泰山，东有琅邪，西有清河，北有渤海，此四塞之国也。临甚富而实，其民无不吹竽鼓瑟、弹琴击筑、斗鸡走狗、六博蹴り者也。临之途车毂击，人摩肩，连衽成帷，举袂成幕，挥汗成雨，未殷人足，志气高扬。夫以大王之贤，与齐之强，天下莫能当也。今乃西面事秦，窃为大王羞之。且夫韩、魏之所以畏秦者，为与

秦接境壤界也。兵出相当，不出十日，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。韩魏战而胜秦，则兵半折，四境不守；战而不胜，则国已危亡随其後也。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，而轻为之臣也。今秦之攻齐则不然，倍韩、魏之地，过卫晋阳之道，经乎亢父之险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比行，百人守险，千人不敢过也。秦虽欲深入，则狼顾，恐韩、魏之议其後。是故恫疑虚喝，骄矜而不敢进。夫不深料秦之无奈齐何也，而欲西面事之，是群臣之计过也。今无事秦之名，而有强国之实，故愿大王少留意计之。齐王曰：善。苏秦如楚，说威王曰：楚，天下之强国也。王，天下之贤主也。西有黔中、巫郡，东有夏州、海阳，南有洞庭、苍梧，北有陜塞、句郢阳，地方五千馀里，带甲百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十年，此霸王之资也。夫以楚之强，大王之贤，天下莫能当也。今乃西面而事秦，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章台之下矣。秦之所害，莫如楚。楚强则秦弱，秦强则楚弱，其势不两立。故为大王计，莫如从亲以孤秦。大王不从亲，秦必起两军，一军出武关，一军下黔中，则鄢郢动矣。臣闻治之其未乱也，为之其未有也。患至而後忧之，则无及也。故愿大王早熟计之。大王诚能听臣，臣请令山东之国，奉四时之献，以承大王之明诏；委社稷，奉宗庙，练士励兵，在大王所用之。故从合则楚王，衡成则秦帝。今释霸王之业，而有事人之名，窃为大王不取也。夫秦，虎狼之国也，有吞天下之心。秦，天下之仇讎也。衡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，此所谓养仇而奉讎。大逆不忠，无过此者。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，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。此两策者，相去远矣。二者大王何居焉？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，奉明约，在大王诏之。楚王曰：善。谨奉社稷以从。六国既合纵，苏秦为纵约长，北报赵。赵肃侯封秦为武安君。乃投纵约书於秦，秦不敢兵函谷十五馀年。

张仪为秦连衡，说魏王曰：魏地方不至千里，卒不过三十万，地四平，诸侯四通，条达辐凑，无名山大川之限。从郑至梁，二百馀里，车驰人走，不待倦而至梁。南与楚境，西与韩境，北与赵境，东与齐境，卒戍西方，守亭障者不下十万。梁之地势，固战场也。梁南与楚，不与齐，齐攻其东；东与齐，不与赵，赵攻其北；不合於韩，则韩攻其西；不亲於楚，则楚攻其南。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。且诸侯之为纵者，将以安社稷、尊主、强兵、显名也。今为纵者，一天下约为昆弟，刑白马以盟洹水之上，以相坚也。而亲昆弟、同父母，尚有争钱财，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谋，其不可成亦已明矣。大王不事秦，秦下兵攻河外，据卷衍、酸枣，劫卫取晋阳，则赵不南。赵不南则梁不北，梁不北则纵道绝，纵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无危，不可得也。秦折韩而攻梁，韩恃於秦，秦韩为一，梁之亡立可须也。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。为大王计，莫如事秦。事秦则楚、韩必不敢动。无楚韩之患，则大王高枕而卧，国必无忧矣。

大王不听臣，秦下甲士而东伐，虽欲事秦，不可得也。且夫从人多奋辞而少可信，说一诸侯而成封侯之业。是故天下之游谈士，莫不日夜扼腕目切齿以言纵之便，以说人主。人主贤其辩而牵其说，岂得无眩哉？臣闻之，积羽沈舟，群轻折轴，众口铄金。故愿大王审计定议。魏王於是倍纵约，而请成於秦。张仪说楚怀王曰：秦地半天下，兵敌四国，被山带河，四塞以为固，虎贲之士百有馀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如丘山，法令既明，士卒安乐，主明以严，将智以武，虽无出甲，席卷常山之险，必折天下之脊。天下後服者先亡矣。且夫为纵者，无以异驱群羊而攻猛虎。虎之与羊，不格明矣。今王不与虎而与群羊，臣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。凡天下强国，非秦而楚，非楚而秦，两国交争，其势不两立。大王不与秦，下甲据宜阳，韩之上地不通，下兵河东成皋，韩必入臣，则梁亦从风而动。秦攻楚之西，韩攻其北，社稷安得无危。臣闻兵不如者，勿与挑战；粟不如者，勿与持久。秦西有巴蜀，大船积粟，起於汶山，浮江而下，至楚三千馀里，舫舟载卒，一载五千人，日行三百里，里数虽多，然不费牛马之力，不至十日，而拒关矣。关惊，则从境以东，尽城守矣。黔中巫郡，非王之有也。秦举甲出武关，南面而伐，则北地绝。秦兵之攻楚也，危难在三月之内；而楚待诸侯之救，在半岁之外，此其势不相乃也。夫待弱国之救，忘强秦之祸，此臣为大王患也。大王尝与吴人战，五战而三胜，陈卒尽矣。编守新城，存民苦矣。臣闻功大者易危，而人弊者怨上。夫守易危之功，而逆强秦之心，臣窃为大王危之。凡天下而以信约纵亲相坚者，苏秦封为武安君也。苏秦相燕，即阴与燕王谋伐齐，破齐而分其地。乃佯为有罪，出走入齐。齐王因受而相之。居二年而觉，齐王大怒，车裂苏秦於市。夫以一诈伪之苏秦，而欲经营天下、混一诸侯，其不可成亦明矣。今秦与楚接壤界，固形亲之国也。大王诚能听臣，臣请使秦太子入质於楚，楚太子入质於秦；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；效万室之都，以为汤沐之邑；长为昆弟之国，终身无相攻。臣以为计无便於此者。楚王乃与秦亲。张仪如韩，说说韩宣王曰：韩地险恶山居，五所生，非菽而麦，地方不过九百里，无二年之食料；大王之卒，悉举不过三十万，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。今秦带甲百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；虎贲之士、走询科头、贯颐奋戟者，不可胜数。山东被甲蒙胄会战，秦人捐甲徒褐以趋敌，左挈人头，右挟生虏；秦逐山东之卒，犹孟贲之与怯夫；以轻重相压，犹乌获之与婴儿。诸侯不料地之弱、食之寡，而听纵人之甘言好辞，比周以相饰。诳误其主，无过此者。大王不事秦，下甲据宜阳，断韩之地，东取成皋、荥阳，则鸿台之宫、桑林之苑，非王有也。夫塞成皋、绝上地，则国之国分矣。故为大王计，莫如为秦。秦之所欲，莫如弱楚。而能弱楚者，莫如韩。非以韩能强於楚也，其势然也。今西面而事秦，以攻楚，秦王必喜。夫攻楚而不私其地

，转祸而悦秦，计无便於此者。宣王听之。张仪说济王曰：天下强国，无过齐者。大臣父兄殷众富乐，欲为大王计者，皆为一时之说，不顾百代之利。纵人说大王者，必曰：齐西有强赵，南有韩梁，齐负海之国也，地广民众，兵强士勇，虽有百秦将，无奈齐何也。大王贤其说，而不计其实。臣闻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，国以危亡随其後。虽有战胜之名，而有破亡之实。是何也？齐大而鲁小也。今秦之与齐也，犹齐之与鲁也。今齐、楚嫁女娶妇，为昆弟之国。韩献宜阳，魏效河外，赵入朝歌、澠池，割河间以事秦。大王不事秦，秦驱韩、梁攻齐之南地，悉赵兵渡清河，指博关，临、即墨非王有也。国一旦见攻，虽欲事秦，不可得也。是故愿大王孰计之。齐王许之。张仪说赵王曰：敝邑秦王，使效愚於大王。大王收天下以宾秦，秦兵不敢出函谷关，是大王之威，行於山东。敝邑恐惧慑伏，缮甲励兵，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。今以大王之力，举巴蜀，并汉中，包两周，迁九鼎，守白马之津。秦虽僻远，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。今有敝甲凋兵，军於澠池，愿渡河，据番吾，会战邯战之下，愿以甲子合战，以征殷纣之事。故使臣先以闻於左右。凡大王之所信为从者，恃苏秦。苏秦荧惑诸侯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欲反覆齐国，而自令车裂於市。夫天下之不可混一亦明矣。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，而韩、梁称为东藩之臣，齐献鱼盐之地，此断之右臂也。夫断右臂而与人斗，失其党而孤居，求欲无危，岂可得乎？今秦发三军，其一军基午道，告齐使兴师渡河，军於邯郸之东；一军军於成皋，驱韩、梁军於河外；一军军於澠池，约四国而击赵。赵服，必四分其地。是故不匿意隐情，先以闻於左右。臣窃为大王计，莫如与秦王遇於澠池，面相见而口相约，请按兵无攻。愿大王之定计。赵肃侯许之。张仪说燕昭王曰：大王之所亲信，莫如赵。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妻，欲并代，约与代王遇於句注之塞，乃令工人作为金斗，长其尾，令可以击人。与代王饮，阴告厨人曰：即酒酣乐，进热啜，反斗以击之。於是酒酣乐，取热啜，厨人进斟，因反斗击代王，杀之，肝胁涂地。其姊闻之，因磨笄以自杀。故至今有磨笄之山，天下莫不闻。夫赵王之狼戾无亲，大王之所明见。且以赵为可亲乎？赵兴兵攻燕，再围燕都，而劫大王。大王割十城以谢。今赵王已入朝澠池，效河间，事以秦。今大王不事秦，秦下甲於中九原，驱赵而攻燕，则易水长城，非王有也。今王事秦，秦王必喜，赵不敢妄动。是西有强秦之援，南无齐赵之患。是故愿大王孰计之。燕王听张仪。仪归报秦。

於是楚人李斯、梁人尉繚说於秦王曰：秦自孝公已来，周室卑微，诸侯相兼，关东为六国。秦之乘胜侵诸侯，盖六代矣。今诸侯服秦，譬若郡县。其君臣俱恐，若或合纵而出不意，此乃智伯、夫差、王所以亡也。愿王无爱财，赂其豪臣，以乱其谋。秦不过亡三十万金，则诸侯可尽。秦王从其计，阴遣谋士

賚金玉以游诸侯。诸侯名士，可与财者，厚遗给之；不肯者，利剑刺之，离其君臣之计。乃使良将随其後，遂并诸侯。

秦既吞天下，患周之败，以为弱见夺。於是笑三代，荡灭古法，削去五等，改为郡县，自号为皇帝；而子弟为匹夫，内无骨肉本根之辅，外无尺土蕃翼之卫。吴、陈奋其白挺，刘、项随而毙之。故曰：周过其历，秦不及其数，国势然也。

汉兴之初，海内新定，同姓寡少，惩亡秦孤立之败，於是割裂疆土，立爵二等。功臣侯者，百有馀邑。尊王子弟，大启九国。国大者，跨州兼郡，连城数十，可谓矫枉过正矣。然高祖创业，日不暇给，孝惠享国之日浅，高后女主摄位，而海内晏然，无狂狡之忧、卒折诸吕之难、成太宗之基者，亦赖之於诸侯也。夫原本以末大，流滥以致嗑。小者淫荒越法，大者睽孤横逆，以害身丧国。故文帝采贾生之议，分齐赵。景帝用晁错之计，削吴楚。武帝施主父之策，推恩之令。景遭七国之乱，抑诸侯，减黜其官。武有淮南、衡山之谋，作左官之律，设附益之法。诸侯唯得衣食租税，不与政事。至於哀平之际，皆继体苗裔，亲属疏远，生於帷墙之中，不为士民所尊。故王莽知汉中外殫微，本末俱弱，无所忌惮，生其奸心；因母后之权，假伊、周之称，专作威福，庙堂之上，不降阶序而运天下。诈谋既成，遂据南面之尊，分遣五威之吏，驰传天下，班行符命。汉诸侯王蹶角稽首，奉上玺绂，唯恐居後。岂不哀哉！乃莽败，天下€扰。光武中兴，篡隆皇统，而犹遵覆车之遗辙，养丧家之宿疾，仅及数世，奸宄充斥。率有强臣专朝，则天下风靡；一夫纵横，则城池自夷。岂不危哉！在周之难兴王室也，放命者七臣，干位者三子，嗣王委其九鼎，凶族据其天邑，钲鼙震於阍宇，锋镝流於绛阙；然祸止畿甸，害不覃及，天下晏然，以治待乱。是以宣王兴於共和，襄、惠振於晋郑。岂若二汉阶阨暂扰，而四海已沸；孽臣朝入，而九服夕乱哉？远惟王莽篡逆之事，近览董卓擅权之际，亿兆悼心，愚智同痛。岂世乏曩时之臣，士无匡合之志欤？盖远绩屈於时异，雄心挫於卑势耳。魏太祖武皇帝躬圣明之姿，兼神武之略，龙飞谯沛，凤翔兗豫；观五代之存亡，而不用其长策，睹前车之倾覆，而不改其辙迹；子弟王空虚之地，君不使之入，权均匹夫，势齐凡庶；内无深根不拔之固，外无磐石宗盟之助，非所以安社稷，为万世之业也。且今之州牧郡守，古之方伯诸侯，皆跨有千里之土，兼军武之任，或比国数人，或兄弟并据，而宗室子弟，曾无一人间厕其间，与相维持，非所以强弱枝，备万一之虑也。时不用其计，後遂凌夷，此周、秦、汉、魏立国之势。是以究其始终强弱之势，明鉴戒焉。

论曰：周有天下八百馀年，後代衰微，而诸侯纵横矣。至末孙王<赤>降为庶人，犹能枝叶相持，名为天下共主。当是时也，楚人问鼎，晋侯请隧，虽欲

阡周室，而见厄诸姬。夫岂无奸雄，赖诸侯以维持之也。故语曰：百足之虫，至死不僵，扶之者众，此之谓乎？及嬴氏擅场，惩周之失，废五等，立郡县；君有海内，而子弟为匹夫，功臣效勤，而干城无茅土；孤制天下，独擅其利，身死之日，海内分崩。陈胜偏袒唱於前，刘季提剑兴於後，虎啸龙睇，遂亡秦族。夫刘、陈诸杰，布衣也，无吴、楚之势、立锥之地，然而驱白徒之众，得与天子争衡者，百姓思乱、无诸侯勤王之可惮也。故请曰：夫乱政虐刑，所以资英雄而自速祸也。此之谓矣。夫伐深根者难为功，摧枯朽者易为力。今五等，深恨者也；郡县，枯朽者也。故自秦以下，迄於周、随，失神器者非侵弱，得天下者非持久，国势然也。呜呼！郡县而理，则生布衣之心；五等御代，则有纵横之祸。故知法也者，皆有弊焉。非谓侯伯无可乱之符、郡县非致理之具，但经始图其多福，虑终取其少祸，故贵於五等耳。圣人知其如此，是以兢兢业业，日慎一日，修德以镇之，择贤而使之。德修贤择、黎元乐业，虽有汤武之圣，不能兴矣。况於布衣之细，而敢偏袒大呼哉？不可不察。

卷六霸纪下

三国权第十九

论曰：臣闻昔汉氏不纲，网漏凶狡。袁本初虎视河朔；刘景升鹊起荆州；马超、韩遂，雄据於关西；吕布、陈宫，窃命於东夏；辽河海岱，王公十数，皆阻兵百万、铁骑千群，合纵缔交，为一时之杰也。然曹操挟天子令诸侯，六七年间，夷灭者十八九。唯吴、蜀蕞尔国也，以地图按之，才四州之土，不如中原之大都；人怯於公战，勇於私斗，轻走易北，不敌诸华之士；角长量大，比才称力，不若二袁、刘、吕之盛。此二雄以新造未集之国，资逆上不侔之势，然能抚剑顾眄，与曹氏争衡；跃马指麾，而利尽南海。何哉？则地利不同，势使之然耳。故《易》曰：王侯设险以守其国。古语曰：一里之厚，而动千里之权者，地利也。故曹丕临江，见波涛汹涌，叹曰：此天所以限南北也。刘资称南郑为天狱、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。稽诸前志，皆畏其深阻矣。虽云天道顺，地利不如人和，若使中材守之，而延斯挺命可也。岂区区艾、浚，得奋其长策乎？由是观之，在此不在彼。於戏！智者之虑，必杂於利害。故不尽知用兵之害，则不能知用兵之利，有自来矣！是以采摭其要，而为此权耶！夫囊括五湖、席卷全蜀，庶知害中之利，以明魏家之略焉。蜀

天帝布政房心，致理参伐。参伐则益州分野，按《职方》则雍州之境，据《禹贡》钊梁州之域，地方五千里，提封四十郡，实一都会也。故古称天府之国，沃野千里，其有以矣！

王莽末，公孙述据蜀。益部功曹李熊说述曰：方今四海波荡，匹夫横议，将军割据千里，地什汤武，若奋发威德，以投天隙，霸王之业成矣。今山东

饥馑，人民相食，兵所屠灭，城邑丘墟。蜀地沃野千里，土壤膏腴，果实所生，无而饱，女工之业，覆衣天下，名材竹，器械之饶，不可胜用，人有鱼盐铜铁之利、浮水转漕之便，北据汉中，杜α斜之隘，东守巴郡，拒捍关之口，地方数千里，战士不下百万，见利则出兵而略地，无利则坚守而力农，东下汉水，以秦地，南顺江流，以震荆扬，所谓用天因地、成功之资。今君王之声闻於天下，而位号未定，志士狐疑，宜即大位，使远人有所归依。建武元年四月，遂自立为天子，号成家，色尚白。

自更始败後，光武方事山东，未遑西伐。关中豪杰，多拥众归述。其後平陵人荆邯见东方将平，兵且西向，说述曰：兵者，帝王之大器，古今所不能废也。隗嚣遭遇运会，割有雍州，兵强士附，威加山东，不及此时摧危乘胜，以争大命，而退欲为西伯之事，偃武息戈，卑辞事汉，喟然自以武王复出也。今汉帝释关陇之忧，专精东伐，四分天下而有其三。使西州豪杰，咸居心於山东，发间使，招携贰，则五分而有其四。若举兵天水，必至沮溃。天水既定，则九分而有其八。陛下以梁州之地，内奉万乘，外给三军，百姓愁困，不堪上命，将有王氏自溃之变。臣之愚计，以为宜及天人之望未绝，豪杰尚可招诱，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，令田戎据江陵，临江南之会，倚巫山之固，筑垒坚守，传檄吴楚。长沙以南，必随风而靡。令延岑出中，定三辅天水，陇西拱手自服。如此，海内震摇，冀有大利。述不听邯计。光武乃使岑彭、吴汉伐蜀，破荆门，长驱入江关。军至成都，述出战，兵败被刺，洞胸死。夷述妻子，焚其宫室。

至灵帝时，政理衰缺，王室多故，雄豪角逐，分裂疆宇，以刘焉为益州牧。焉死，子璋立，为刘备所围，遂降。

初刘备为豫州牧也，为曹公所破，走屯新野。闻诸葛亮躬耕南阳，乃三诣亮於草庐之中，屏人言曰：汉室倾颓，奸臣窃命，主上蒙尘；孤不度量力，欲信大义，行於天下；而智术浅短，遂用猖蹶，至於今日，然意犹未已。君谓计将安出？亮答曰：自董卓已来，豪杰并起。跨州连郡者，不可胜数。曹操比於袁绍，名微而众寡；然遂能克绍，以弱为强者，非唯天时，抑亦人谋也。今操已拥百万之众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孙权据有江东，已历三代，国险而民附，贤能为用，此可与为援，而不可图也。荆州北据江汉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蜀，此用武之国，而其主不能守，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。益州塞，沃野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。刘璋之弱，张鲁在北，民殷国富，而不知恤，智能之士，思得明後。将军既帝室之胄，信义著於四海，总览英雄，思贤如渴；若跨有荆益，保其岩，西和诸戎，南抚夷越，结好孙权，内修政理，天下有变，则命上将将荆州之军，以向宛洛，将军身率益州之众，出

於秦川；百姓孰不簞食壶浆，以迎将军者乎？诚如是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时曹公破荆州，先主奔吴。

备用亮计，结好孙权，共拒曹公於赤壁，破之。曹公北还，权乃以荆州业备。

庞统说备曰：荆州荒残，人物单尽，东有吴孙，北有曹氏，鼎足之计，难以得志。今益州国富人强，户口百万，郡中兵马，所出毕具，宝货无求於外，今可权借以定大事。备曰：今指与吾为水火者，曹操也。操以急，吾以宽；操以暴，吾以仁；操以谄，吾以忠，每与操反，事乃可成耳。今以小故而失信义於天下者，吾所不取也。统曰：权变之时，固非一道所能定也。兼弱吞昧，五伯之事，逆取顺守，报之以义，各事定後，封以大国，何负於信？今日不取，终为人利耳。备乃使关关羽守荆州，欲自取蜀。会刘璋闻曹公向汉中讨张鲁，内怀恐惧。别驾张松说璋曰：曹公兵强，无敌於天下；若因张鲁之资，以取蜀土，谁能御之？刘豫州，使君之宗室，而曹公之深仇也。若使之讨鲁，鲁必破。鲁破则益州强，曹公虽来，无能为也。璋然之，遣法正迎先主。先主与璋会涪。璋既还成都，先主当为璋北征汉中。统复说备曰：阴选精兵，昼夜兼道，径袭成都；璋既不武，又素无豫备，大军卒至，一举便定，此上计也。杨怀、高沛，璋之名将，各杖强兵，据守关头，闻数有笺来谏璋，使发遣将军还荆州；将军未至遣，与相闻，说荆州有急，欲还救之，并使装束，外作归形，此一子俱服将军英名，又喜将军之去，必乘轻骑来见将军，因此执之，进取其兵，乃向成都，此中计也。返还白帝，连引荆州，徐还图之，此下计也。若沈吟不去，将致大困，不可久矣。先主然其中计。即斩怀等，自葭萌南还取璋。时郑度说璋曰：左将军袭我，兵不满万，士众未附，野是资。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人，内涪水以西；其仓廩野，一皆烧除，高垒深沟，静以待之。彼请战不许，久无所资，不过百日，必将自走，走而击之，则必禽矣。璋不用度计。先主遂长驱，所过必克，而有巴蜀。

群臣劝先主称尊号，先主未许。诸葛亮曰：昔吴汉、耿纯等劝世祖即帝位，世祖辞让，前後数四。耿纯进言曰：天下英雄，喁喁冀有所望，如不从议者，士大夫各归求主，无为从公也。世祖感纯言深至，遂然诺之。今曹氏篡汉，天下无主。大王刘氏苗族，绍世而起，即帝位，乃其宜也。士大夫久勤苦者，亦望尺寸之功名，如纯言耳。先主於是即帝位。时曹公拔汉中，法正说先主曰：曹操一举降张鲁，定汉中，不因此势以图巴蜀，而留夏侯渊、张屯守，身遽北还，此非其智不逮，力不足也，将内有忧逼故耳。今算渊、才略，不胜算之将率，举众往讨，则必克之。克之日，广农积，观衅伺隙，上可以倾覆寇敌、尊奖王室，中可以蚕食雍凉、广境拓土，下可以固守要害、为持久之计。此

盖天以与我，时不可失也。先主善其策。乃率诸将进兵汉中，正亦从行。先主由阳平南渡水，缘山稍前，於定军山作营。渊将兵来争其地，正曰：可击矣。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，大破渊军，渊等授首，遂奄有梁汉。时魏使夏侯镇长安，蜀将魏延就诸葛亮请兵从α中出，循秦岭而东，当子午而北，以袭长安。亮不许。其後吴孙权袭关羽，取荆州。先主怒吴，伐之，败绩。还蜀，至永安而崩。後主禅即位。

先是，吴主孙权请和。丞相诸葛亮虑权闻先主殂，有异计，乃遣邓芝修好於权。权果狐疑，不时见芝。芝自表请见，权语芝曰：孤诚愿与蜀和亲。然恐蜀主幼弱，国小势逼，为魏所乘，不自保全，以此犹豫耳。芝对曰：吴蜀二国，四州之土。大王命世之英，诸葛亮一时之杰也；蜀有重险之固，吴有三江之阻，合此二长，共为唇齿，进可兼并天下，返可鼎足而立，此理势之自然也。大王今若委质於魏，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，下求太子之内侍。若其不从，则奉辞伐叛，蜀必顺流见可而进。如此，江南之地，非复大王之有也。权默然良久曰：君言是也。遂自绝魏，与蜀连和。

时司徒华歆、司空王朗等，与诸葛亮书，陈天命，欲使举国称蕃。亮不答书，作正议曰：昔在项羽，起不由德，虽处华夏，秉帝者之势，卒就汤镬，为後来戒。魏不审鉴，今次之矣。免身为幸，灭在子孙。而二三子多逞苏、张诡靡之说，奉进兜滔天之辞，欲以诬毁唐帝，讽解禹稷，所以徒怀文藻、烦劳翰墨。大雅君子，所不为也。又军志曰：万人必死，横行天下。昔轩辕氏挈卒数万，制四帝，定海内。况以数十万之众，据正道而临有罪，可得干拟者哉？亮死後，魏令邓艾伐蜀。蜀兵败，後主用谯周策降魏。

晋时，李特复据蜀，晋桓温灭之。至宋义熙中，谯纵又杀益州刺史毛璩於成都，称成都王。宋使朱龄石灭之。此蜀国形也。

◎吴

丑为星纪，吴越之分，上应斗牛之宿，下当少阳之位。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、五湖之间，其人轻心，杨州保强，三代要服不及以正；国有道则後服，无道则先叛。故传曰：吴为封豕长蛇，荐食上国。为上国之患，非一日之积也。

汉高帝时，淮南王英布反。反书闻，上召诸将，问布反为之奈何？汝阴侯滕公曰：臣客故楚令尹薛公有筹策，可问。上乃召见问薛公。薛公对曰：布反，不足怪也。使布出於上计，山东非汉之有也；出於中计，胜败之数，未可知也；出於下计，陛下安枕而卧矣。上曰：何谓上中下计？令尹曰：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齐取楚，传檄燕、赵，固守其所，山东汉之有也。何谓中计？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韩取魏，据廩仓之粟，塞成皋之口，胜败之数，未可知也。何谓下计？东取吴，钜取下蔡，归重於越，身归刁沙，陛下安枕而卧，汉无事矣。

上曰：是计将安出？令尹对曰：出下计。上曰：何为废上中计而出下计？令尹曰：布故郢山之徒也，自致万乘之国，此皆为身不顾其後、为万世虑者，故曰出下计。上曰：善。果如策。

是後，吴王刘濞以子故而反。初发也，其大将禄田伯曰：兵屯聚而西，无他奇道，难以就功。臣愿得奇兵五万人，别循江淮而上，收淮南、长沙，入武关，与大王会，此亦一奇也。吴王太谏曰：王以反为名，此兵难以藉人，藉人亦且反王。吴王不许。其少将桓将军复说吴王曰：吴多步兵，步兵利险阻；汉多车骑，车骑利平地。愿大王所过城邑，不下，宜弃去；疾西据雒阳武库，食敖仓之粟，阻山河之险，以令诸侯。虽无人关，天下固已定矣。即大王徐行，留下城邑，汉车骑至，驰入梁楚之效，事败矣。王问诸老，诸老曰：此年少摧锋之计耳，安知大虑？吴王不从桓将军之计，乃自并将其兵。汉以太尉周亚夫击吴、楚，亚夫用其父客计，遂败吴。

淮南王刘安怨望其父厉王长死，谋为叛逆，问伍被曰：吾举兵西向，诸侯必有应者。即无奈何？被曰：南收衡山，以击庐江，有浔阳之船，守下雒之城，结九江之浦，绝豫章之口，强弩临江而守，以禁东郡之下；东收江都、会稽，南通劲越，屈强江淮间，犹可一举得延岁月之寿。王曰：善。未得发，会事泄，诛。

至後汉灵献时，阉人擅命，天下提契，政在家门。时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，袁术得据其郡。坚与术合纵，欲夺刘表荆州，坚为流矢所中死。孙坚死，子策领其部曲，击扬州刺史刘繇，破之，因据江都。策闻魏太祖与袁绍相扶於官渡，将渡江袭许。未济，为许贡客所杀。策死，弟权领其众。属曹公破袁绍，兵威日盛，乃下书责孙权，求质。张昭等会议不决，权乃独将周瑜，诣其母前定议。瑜曰：昔楚国初封於荆山之侧，不满百里之地，继嗣贤能，广土开境，立基於郢，遂据荆扬，至於南海，传业延祚，九日馀年。今将军承父兄馀资，兼六郡之众，兵精精多，将士用命，铸山为铜，煮海为盐，境内富饶，人不思乱，沈舟举帆，朝发夕到，士风劲勇，所向无前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？质子一入，不得不与曹氏；曹氏命召，不得不往，便见制於人也。岂与南面称孤同哉？不如勿与，徐观其变。若曹氏率义以正天下，将军事之未晚；若图为暴乱，兵犹火也，不戢，必将自焚。韬勇枕威，以待天命，何送质之有？权母曰：公瑜议是也。遂不送质。後曹公荆州，刘琮举众降。曹操得其水军船，步卒数十万。吴将士闻之皆恐，孙权延见群下，问以计策。议者咸曰：曹公豺虎也，名汉相，挟天子以征四方，动以朝廷为辞。今日拒之，事更不顺。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，长江也。今操得荆州，奄有其地。刘表治水军，蒙冲斗舰，及以千数。操悉以沿江，兼有步兵，水陆俱下，此为长江之险

，已与我共之矣。而势力众寡，又不可论。愚谓大计，不如迎之。周瑜曰：不然。操虽名汉相，其实汉贼。将军以神武之雄才，兼仗父兄之烈，割据江东，地方数千里，精兵足用，英豪乐业，尚当横行天下，为汉家除残去秽，况操自送死，而可迎之耶？请为将军筹之，今使北土已安，操无内忧，能旷日持久，来争疆场，又能与我决胜负於舟楫可也。今北上既未安，马超、韩遂尚在关西，为操後患。且舍鞍马、杖舟楫，与吴、越争衡，本非中国所长。又今盛寒，马无藁草，驱中国士众，远涉江湖之间，不习水土，必生疾病。此数四者，用兵之患也，而操皆冒行之。将军擒操，宜在今日。瑜请得精兵三万人，进住夏口，保为将军破之。权曰：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，徒忌二袁、吕布、刘表、与孤耳。今数雄已灭，唯孙孤尚存。孤与老贼，势不两立。君言当击，甚与孤合，此天以君授孤也。周瑜等水军三万，与刘备并力距曹公。用黄盖火攻策，遂破曹公於赤壁。曹公败，径北还。权遂虎视江表。

初，周瑜荐鲁肃才宜佐时，权即引肃对饮，曰：今汉室倾危，四方€扰，孤承父兄遗业，思有桓文之功。君既惠顾，何以佐之？肃对曰：昔高帝区区，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，以项羽为害也。今之曹操，犹昔项羽。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？肃窃料之，汉室不可复兴，犹曹操不可卒除。将军为计，惟有鼎足江东，以观天下之衅。规模如此，亦自无嫌。然後建号帝王，以图天下。此高帝之业也。及是平一江浒，称尊号，临坛顾谓公卿曰：昔鲁子敬尝道此，可谓明於事势矣。

黄武元年，魏使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，濡须督朱桓破之。七年，又使大司马曹休骑十万至皖城，迎周鲂。鲂欺之，无功而返。

至权薨，皓即位，穷极淫侈，割剥蒸人，崇信奸回，贼虐谏辅。晋世祖令壮预等伐吴，灭之。

至晋永嘉中，中原丧乱，晋元帝复渡江王江南。宋、齐、梁、陈，皆都焉。此吴国形也。

◎魏

古者，天子守在四夷。天子卑弱，守在诸侯。当汉之季，奸臣擅朝，九有不澄，四郊多垒，虽复诸侯释位以间王政，然皆包藏祸心，各图非冀。魏太祖略不世出，灵武冠时，值炎精幽昧之期，逢风尘无妄之世，嗔目张胆，首建义旗。时韩暹杨奉挟献帝自河东还洛阳，太祖议迎都许。或以为山东未定，不可。荀劝太祖曰：昔晋文纳周襄王，而诸侯景从。高祖东伐，为义帝缟素，天下归心。自天子播越，将军首唱义兵；以山东扰乱，未能远离关右，然犹分遣将帅，蒙险通使；虽御外难，乃心无不在王室，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。今车驾旋轸，义士有存本之思，百姓感旧而增哀诚。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，大顺也

；秉至公以服雄杰，大略也；挟宏义以致英俊，大德也。天下虽有逆节，不能为累明矣。韩暹、杨奉，其敢为害？若不是定，四方生心，後虽虑之无及。太祖至洛阳，奉天子都许，维其弛紊，勿其赘旒，俾我家不失旧物矣。於是运筹演谋，鞭挞宇内，北破袁绍，南虏刘琮，东举公孙康，西夷张鲁，九州百郡，十并其八，志绩未究，中世而殒。

夫能扶天下之危者，则据天下之安；能除天下之忧者，则享天下之乐；能救天下之祸，则得天下之福。曹氏率义拨乱，代载其功。至文帝时，天人与能矣，遂受汉禅。

王室虽靖，而二方未宾，乃门贾诩曰：吾欲伐不从命，以一天下，吴、蜀何先？对曰：攻取者先兵权，建本者尚德化。陛下应期受禅，抚临率土，若绥之以文德，而俟其变，则平之不难矣。吴、蜀虽蕞尔小国，依阻山水，刘备有雄才，诸葛亮善治国，孙权识虚实，陆逊见兵势，据险守要，舟江湖，皆难卒平也。用兵之道，先胜後战，量敌论将，故举无遗策。臣窃料群臣无权、备对，虽以天威临之，未见万全之势。昔舜舞干戚而苗服，臣以为当今宜先文後武。文帝不纳，後果无功。

至甘露元年，始以邓艾为镇西将军，距蜀将姜维。维军败，退守剑阁。锺会攻维不能克。艾上言曰：今贼摧折，宜遂乘之。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，趣涪出剑阁西四百里，去成都三百馀里，奇兵冲其腹心，剑阁之守必还赴涪，则会方轨而进；剑阁之军不还，则应涪之兵寡矣。军志有之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今掩其立虚，破之必矣。冬十月，艾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馀里，凿山通道，山高谷深，艾以毡自裹，推转而下，将士皆攀木缘崖，鱼贯而进。先登至江由，蜀将诸葛瞻自涪还绵竹，列阵待艾。艾遣子忠等出战，大破之，斩瞻。进军到雒县，刘禅遂降。至晋末，谯纵复窃蜀。宋刘裕使朱龄石伐蜀，声言从内水取成都，败衣羸老进水口。谯纵果疑其内水上也，悉军新城以待之。乃配朱龄石等精锐，迳从外水，直至成都，不战而禽纵。此灭蜀形也。

魏嘉平中，孙权死。征南大将军王昶、征东大将军胡遵、镇南将军母丘俭等，表征吴。朝廷以三征计异，诏诈尚书傅嘏。嘏对曰：昔夫差胜齐陵晋，威行中国，不能以免姑苏之祸；齐闵辟士兼国，开地千里，不足以救颠覆之败。有始者不必善终，古事之明效也。孙权自破蜀兼荆州之後，志盈欲汉，凶亢已极。相国宣文王先识取乱侮亡之义，深远宏图大举之策。今权已死，孤於诸葛恪，若矫权苛暴，蠲其虐政，民免酷烈，偷安新惠，外内齐虑，有同舟之惧，虽不能终自保完，犹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。今议者或欲舟径济，横行江表；或欲倍道并进，攻其城垒；或欲大佃疆场，观衅而动。此三者皆取贼之常计，然施之当机则功成，若苟不应节，必貽後患。自治兵已来，出入三载

，非掩袭之军也。贼丧元帅，利存退守，若罗船津要，坚城清野，横行之计，其殆难捷也。贼之为寇几六十年，君臣伪立，吉凶同患，若恪蠲其弊，天夺之疾，崩溃之应，不可卒待也。今贼设罗落，又持重密，间谍不行，耳目无闻。夫军无耳目，投察未详，而举大众以临臣，此为希幸徼功、先战而後求胜，非全军之长策也。唯有大佃最差完牢，兵出民表，寇钞不犯；坐食积，不烦运士；乘衅讨袭，无远劳费，此军之急务也。夫屯垒相逼，巧拙得用，策之而知得失之计，角之而知有馀不足之处，情伪将焉所逃？夫以小敌大，则役烦力竭；以贫敌富，则敛重财匱。故敌逸劳之、饱能饥之，此之谓也。然後盛众厉兵以振之，参惠倍赏以招之，多方广似以疑之，由不虞之道，以间其不戒，比及三年，左提右挈，虏必冰散瓦解，安受其弊，可坐算而得也。昔汉氏历世常患匈奴，朝臣谋士，早朝晏罢。介胄之将，则陈征伐；绅之徒，咸言和亲；勇奋之士，思展搏噬。故樊哙愿以十万横行匈奴，季布面折其短；李信求以二十万独举楚人，而果辱秦军。今诸将有陈越江陵之、独步虏庭，即亦向时之类也。以陛下圣德，辅相贤智，法明士练，错计於全胜之地，振长策以御之，虏之崩灭，必然之数。故兵法曰：屈人之兵而非战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。若释庙胜必然之理，而行百一不全之略，诚愚臣之所虑也。故谓大佃而逼之计最长。时不从嘏言，诏昶等征吴。吴将诸葛恪拒之，大败魏军於东关。魏後陵夷禅晋，太祖即位。

至世祖时，羊祜上平吴表曰：先帝顺天应时，西平巴蜀，南和吴会，海内得以休息，兆庶有桀安之心。而吴复背信，使边事更兴。夫期虽天所授，而功业必由人而成。不一大举扫灭，则众役无时得安，非所以隆先帝之勋、成无为之化也。故尧有丹水之伐，舜有有曲之征，咸以宁静宇宙、戢兵和众者也。蜀平之後，天下皆谓吴当并亡。自此来十三年，是谓一周，平定之期，复在今日。议者常言吴、楚有道後服，无礼先强，此诸侯之时耳。当今一统，不得与古同论。夫道之论，皆未应权，是故谋之虽多，而决之欲独。凡以险阻得存者，谓敌者同力足以自固。苟其轻重不齐、强弱异势，则智士不能谋，而险阻不可保也。蜀之地，非不险也，高山寻€霓，深谷肆无景，束马悬车，然後能济，皆言一夫荷戟、千人莫当。及进兵之日，曾无藩篱之限，斩将搴旗，伏尸数万，乘胜席卷，径至成都。汉中诸城，皆鸟栖而不敢出。非皆无战心，诚力不足相抗。至刘禅降服，诸营堡者，索然俱散。今江淮之难，不过剑阁；山川之险，不过岷汉；孙皓之暴，侈於刘禅；吴越之困，甚於巴蜀。而大晋兵众，多於前世；资储器械，盛於往时。今不於此平吴，而更阻兵相守，征夫苦役，日寻干戈，经历盛衰，不可长久。宜当时定，以一四海。今若引梁、益之兵，水陆俱下；荆、楚之众，进临江陵；平南、豫州，直指夏口；徐、扬、青、兖

，并向秣陵，鼓以疑之，多方以误之。以一隅之吴，当天下之众，势分形散，所备皆急。巴汉奇兵，出其空虚，一处倾坏，则上下震荡。吴缘江为国，无有内地，东西数千里，以藩篱自持，所敌者大，无有宁息。孙皓恣情任意，与下多忌，名臣重将，不复自信。是以孙秀之徒，皆畏逼而至。臣疑於朝，士困於野，无有保势之计、一定之心。平常之日，犹怀去就；兵临之际，必有应者，终不能齐力致死，已可知也。其俗急速，不能持久；弓弩戟，不如中国；唯有水战，是其所便。一入其地，则长江非复所固；还保城池，则去长入短。而官军悬进，人有致节之志；吴人战於其地，有凭城之心。如此，军不逾时，克可必矣。帝深纳焉。乃令王等灭吴，天下书同文、车同轨矣。

至晋惠庸弱，胡乱中原。天子蒙尘，播迁江表，当时天下复分裂矣。出入五代，三百馀年。随文帝受图，始谋伐陈矣。尝问高取陈之策？曰：江北地寒，田收差晚；江南土热，水田早熟。量彼收获之际，微徵士马，声言掩袭。贼必屯兵坚守，足使废其农时。彼既聚兵，我便解甲。再三如此，贼以为常，後更集兵，彼必不信。犹豫之顷，吾乃济师登陆而战，兵气益倍。又江南土薄，舍多竹茅，所有储积，皆非地窖。密遣行人，因风纵火，待其修立，复更烧之。不出数年，自可财力俱尽。上行其策，陈人益弊。後发兵，以薛道衡为淮南道行台尚书，兼掌文翰。及王师临江，高召道衡，夜坐幕下，因问曰：今师之举，克定江东与否？君试言之。道衡答曰：凡论大事成败，先须以至理断之。《禹贡》所载九州，本是王者封域。後汉之季，群雄竞起，孙兄弟，遂有吴楚之地。晋武受命，寻即吞并。永嘉南迁，重此分割。自尔已来，战争不息。否终斯泰，天道之恒。郭璞有云：江东偏王三百年，还与中国合。今数将满矣，以运数而言，其必克一也。有德者昌，无德者亡。自古兴灭，皆由此道。主上躬履恭俭，忧劳庶政。叔宝峻宇雕墙，酣酒荒色，上下离心，人神同愤，其必克二也。为国之体，在於任寄。彼之公卿，备员而已。拔小人施文庆，委以政事；尚书令江总，唯事诗酒，本非经略之才；萧摩诃任蛮奴，是其大将，一夫之勇耳，其必克三也。我有道而大，彼无德而小。量其甲士，不过十万，西自巫峡，东至沧海，分之则援悬而力弱，聚之则守此而失彼，其必克四也。席卷之兆，其在不疑。忻然曰：君言成败理甚分明，吾今豁然也。本以才学相期，不意筹略乃至此也。遂进兵虏叔宝。此灭吴形也。

自随开皇十年庚戌岁灭陈，至今开元四年丙辰岁，凡一百二十六年，天下一统。

论曰：《传》称都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。又曰：大都偶国，乱之本。古者诸侯不过百里，山海不以封母亲、夷狭，良有以也。何者？贾生有言：臣窃迹前事，夫诸侯大抵强者先反。淮阴王楚最强，则最先反；韩信倚胡，则又反

；贯高因赵资，则又反；陈兵精，则又反；彭越因梁，则又反；黔布用淮南，则又反；卢绾最弱，最後反。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，功小而最完，势疏而最忠，非独性异人也，亦形势然也。亦形势然也。曩令樊、郢、绛、灌据数十城而王，今虽以死亡可也。令信、越之伦，列为彻侯而居，虽至今存可也。然则天下之大计亦可知己。欲诸王之皆忠附，则莫若令如长沙王；欲臣子之勿蒞醢，则莫若令如樊、郢等；欲天下之治安，则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。以此观之，今专城者，皆提封千里，有人民为焉，非特百里之资也；官以才居，属非肺腑，非特母亲之疏也；吴据江湖，蜀阻天险，非特山海之利也；跨州连郡，形束壤制，非别偶国之害也。若遭万世之变，有七子之祸，则不可讳。有国者不可不察。

卷七权议

惧诫第二十

《易》曰：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。《书》曰：抚我则後，虐我则讎。《尸子》曰：昔周公反政，孔子非之曰：周公其不圣乎？以天下让，不为兆人也。董生曰：虽有继体守文之君，不害圣人之受命。古语曰：穷鼠咬，匹夫奔万乘。故黄石公曰：君不可以无德，无德则臣叛。孙卿曰：能除患则为福，不能则为贼。何以明之？

昔文王在酆，召太公曰：商王罪杀不辜，汝尚助余忧人。今我何如？太公曰：王其身，下贤惠人，以观天道。天道无殃，不可以先唱；人道无灾，不可以先谋。必见天殃，又见人灾，乃可以谋。与民同利，同利相救，同情相成，同恶相助，同好相趋，无甲兵而胜，无衡机攻，无渠而守。利人者，天下启之，害人者，天下闭之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。取天下若逐野兽，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；若同舟而济，皆同其利，舟败皆同其害。然则皆有启之，无有闭之者矣。无取於民者，取民者也；无取於国者，取国者也；无取於天下者，取天下者也。取民者民利之，取国者国利之，取天下者天下利之。故道在不可见，事在不可闻，胜在不可知，微哉微哉！鸷鸟将击，卑身翕翼；猛兽将搏，伏兔耳俯伏；圣人将动，必有愚色。唯文唯德，谁为之式？弗观弗视，安知其极？今被殷商，众口相惑。吾观其野，草茅胜；吾观其群，众曲胜直；吾观其吏，暴虐残贼，败法乱刑，而上不觉。此亡国之则也。文王曰：善。

楚恭王薨，子灵王即位。群公子因群丧职之族，杀灵王而立子干。立未定，弟弃疾又杀子干而自立。初，子干之入也，韩宣子问於叔向曰：子干其济乎？对曰：难。宣子曰：同恶相求，如市贾焉。何难？对曰：无与同好，谁与同恶？取国有五难，有宠而无人，一也；有人而无主，二也；有主而无谋，三也；有谋而无民，四也；有民而无德，五也。子干在晋十三年矣，晋楚之从，不

闻达者，可谓无人；族尽亲叛，可谓无主；无衅而动，可谓无谋；为羈终世，可谓无人；亡无爱微，可谓无德。王虐而不忌，楚君子干涉五难以杀旧君，谁能济之？有楚国者，其弃疾乎？君陈蔡，城外属焉；苛慝不作，盗贼伏隐，私欲不违，民无怨心，先神命之，国人信之。芊姓有乱，必季实立，楚之常也。获神，一也；有民，二也；命德，三也；宠贵，四也；取常，五也。有五利以去五难，谁能害之？子干之官，则右尹也；数其贵宠，则庶子也；以神所命，则又远之。其贵亡矣，其宠弃矣，民无怀焉，国无与焉，将何以立？宣子曰：齐桓、晋文，不亦是乎？对曰：齐桓，卫姬之子也，有宠於僖，有鲍叔牙、宾须无、隰朋以为辅佐，有莒、卫以为外主，有国、高以为内主，从善如流，下善齐肃，不藏贿，不从欲，施才舍不倦，求善不厌，以是有国，不亦宜乎？我先君文公、狐季姬之子也，有宠於献公，好学不贰，生十七年，有士五人。有先大夫子馀、子犯以为腹心，有魏、贾他以为股肱，有齐、宋、秦、楚以为外主，有栾、郤、狐、先以为内主。亡十九年，守志弥笃，惠怀弃民，从而与之，献无异亲，民无异望。天方相晋，将何以代之？此二君者，异於子干。恭有宠子，国有奥主。子干无施於民，无援於外。去晋，晋不送；归楚，楚不逆。何以冀国？子干果不终，卒立弃疾，如叔向言。

鲁昭公薨於乾侯，赵简子问於史墨曰：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，诸侯与之，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。何也？对曰：物生有两、有三、有五、有陪贰。故天有三辰，地有五行，体有左右，各有妃耦。王有公，诸侯有卿，皆其贰也。天生季氏，以贰鲁侯，为日久矣。民之服焉，不亦宜乎？鲁君世纵其失，季氏世其勤，民忘君矣。虽死於外，其谁矜之？社稷无常奉，君臣无常位，自古以然。故《诗》曰：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。三后之姓，於今为庶，主所知也。在《易》卦，雷乘乾曰《大壮》^{iii i}。天之道也。政在季氏，於此君也，四公矣。民不知君，何以得国？是以为君，慎器与名，不可以假人。

孔子在卫，闻齐田常将欲为乱，而惮鲍、晏，因移其兵以伐鲁。孔子会诸弟子曰：鲁，父母之国，不忍观其受敌。将欲屈节於田常以救鲁，二三子谁使？子贡请使，夫子许之。遂如齐，说田常曰：今子欲取功於鲁实难，若移兵於吴则可也。夫鲁难伐之国，其城薄以卑，地狭以泄，其君愚而不仁，大臣伪而无用，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，此不与战。夫吴城高以厚，地广以深，甲坚以新，士选以饱，重器精兵，尽在其中，又使明大夫守之，此易伐也。田常忿然作色曰：子之所难，人之所易；子之所易，人之所难，而以教常，何也？子贡曰：夫忧在内者攻强，忧在外者攻弱。今君忧在内矣，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，是则大臣不听也。今君破鲁以广齐，战胜以骄主，破国以尊臣，而子之功不与焉，则交日疏於主。是君上骄主心，下恣群臣，求以成大事，难矣。夫上骄则恣

，臣骄则争，是君上与主有、下与大臣交争也。如此，则子之位危矣，故曰不如伐吴。伐吴而不胜民人外死，大臣内空，是君上无强臣之敌，下无民人之过；孤主制齐者，唯君也。田常曰：善。然兵业已加鲁矣，不可更。如何？子贡曰：子缓师。吾请救於吴，令救鲁而伐齐。子以兵迎之。田常许诺。

秦始皇帝游会稽，至沙兵疾甚。始皇令赵高为书，赐公子扶苏。未授使者，始皇崩。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，而谓公子胡亥曰：上崩，无诏封王诸子，而独赐长子书。长子至，即位为皇帝，而子无尺寸之地，为之奈何？胡亥曰：固然也。吾闻明君知臣，明父知子。父既捐命，不封诸子，何可言也？赵高曰：不然。方今天下之权，存亡在子与高及丞相耳。愿子图之。且夫臣人与见臣於人，制人与见制於人，岂可同日而道哉？胡亥曰：废兄而立弟，是不义也；不奉父诏而畏死，是不孝也；能薄而材薄，强因人之功，是不能也。三者逆德，天下不服。高曰：臣闻汤武杀其主，天下称义焉，不为不忠；卫君杀其父，而卫国载其德，孔子著之，不为不孝。夫大行不细谨，大德不辞让。乡曲各有宜，而百官不同功。故顾小而忘大，後必有害；狐疑犹豫，後必有悔。断而敢行，鬼神避之，後有成功。愿子遂之也。胡亥喟然叹曰：今大行未发，岂宜有此事干丞相哉？高曰：时乎时乎？间不及谋。羸粮跃马，唯恐後时。胡亥既然高之言，高乃谓丞相斯曰：上崩，赐长子书，与丧俱会咸阳，而立为嗣。书未行，今上崩，未有知者，事将何以？斯曰：安得亡国之言耶？高曰：君自料才能，孰与蒙恬？功高孰与蒙恬？谋远不失，孰与蒙恬？无怨於天下，孰与蒙恬？长子旧而信之，孰与蒙恬？斯曰：此五者皆不及蒙恬，而君责之何深也。高曰：高故内宫之厮役也，幸得以刀笔之吏，进入秦宫管事二十馀年，未尝见秦免罢丞相、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，卒皆以诛亡。皇帝二十馀子，皆君之所知。长子刚毅而武勇，信人而旧事，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；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，归於乡里矣。高受诏习胡亥学法，仁慈笃厚，轻财重士；秦之诸子，皆莫及也，可以为嗣。君计而定之。斯曰：上蔡闾巷布衣也，上幸擢为丞相者，固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。岂可道哉？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，孝子不勤劳而见危，君其勿复言。高曰：盖闻圣人迁徙无常，龙变而从时，见末而知本，观指而睹归，物固有之，安得常法哉？方今天下之权，悬命於胡亥，高能得志焉。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，从下制上谓之贼。故秋霜降者草华落，水风摇者万物作，此必然之效也。君侯何见之晚也？斯曰：吾闻晋易太子，三世不安；齐桓兄弟争位，身死为戮；纣残亲戚，不听谏者，国为丘墟。三者逆天，宗庙不血食。斯其由人哉？安足与谋？高曰：上下合同，可以长久；中外若一，事无表里。君听臣之计，则长有封侯，世世称孤，必有松乔之寿、孔墨之智。今释此而不从，祸及子孙，足为寒心。善者因败为福，君何处焉？斯乃仰天而叹，垂涕太息

曰：既已不能死，安命哉？乃听高立胡亥，改赐玺书，杀扶苏蒙恬。

秦二世末，陈涉起蕲。兵至陈，张耳陈馥说涉曰：大王兴梁、楚，务在入关，未及收河北也。臣尝游赵，知其豪杰，愿请奇兵略赵地。於是陈王许之，与卒三千，从白马渡河。至诸郡县，说其豪杰曰：秦为乱政虐刑，残灭天下，北为长城之役，南有五岭之戍，外内骚动，百姓罢敝，头会箕敛，以供军费，财匮力尽，重以苛法，使天下父子不相聊生。今陈王奋臂为天下唱始，莫不响应，自家为怒，各报其怨，县杀其令丞，郡杀其守尉。今已张大楚，王陈，使吴广、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。於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，非人杰也。夫因天下之力，而攻无道之君，报父兄之怨，而成割地之业，此一时也。豪杰皆然其言。乃行收兵，下赵十馀城。韩信既平齐，为齐王。项王恐，使盱台人武涉往说齐王，使三分天下。信不听。武涉已去，蒯通通知天下权在韩信，欲为奇策而感动之，以相人说韩信曰：仆常受相人之术。韩信曰：先生相人何如？对曰：贵贱在於骨法，忧喜在於容色，成败在於决断。以此参之，万不失一。信曰：先生相寡人如何？对曰：愿请问。信曰：左右远。蒯通曰：相君之面，不过封侯，又危不安。相君之背，贵乃不可言。韩信曰：何谓也？蒯通曰：天下初发难，俊雄豪杰，建号一呼，天下之士，合雾集，鱼鳞杂，烟至风起。当此之时，忧在亡秦而已。今楚汉分争，使天下无罪之人，肝胆涂地，父子暴骸，骨肉流离於中野，不可胜数。楚人起於彭城，转斗逐北，至於荥阳，乘利席卷，威振天下。然兵困於京索之间，迫西山而不能进者，三年於此矣。汉王将数十万之众，距巩洛，阻山河之险，一日数战，无尺寸之功，折北不救，败荥阳，伤成皋，遂走宛叶之间，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。夫锐气挫於险塞，而粮食竭於内脏，百姓罢极，怨望容容无所依倚。以臣料之，其势非天下贤圣，固不能息天下之祸。当今两主之命，悬於足下。足下为汉则汉胜，与楚则楚胜。臣愿披腹心，输肝胆，效愚计，恐足下不用也。诚能听臣之计，莫若两利而俱存之，三分天下，鼎足而居，其势莫敢先动。夫以足下之贤圣，有甲兵之众，据强齐，从燕赵，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後，因民之欲，西乡为百姓请命，则天下风起而响应矣。孰敢不听？割大弱强，以立诸侯，诸侯已立，天下服听而归德於齐。国之故有胶泗之地，怀诸侯以德，深拱揖让，则天下之君王，相率而朝於齐矣。盖闻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；时至不行，反受其殃。愿足下熟虑之。韩信曰：汉王还我厚，载我以其车，衣我以其衣，食我以其食。吾闻之，乘人车者，载人之患；衣人衣者，怀人之忧；食人之食者，死人之事。吾岂可以乡利背义乎？蒯生曰：足下自以为善汉王，欲建万世之业，臣窃以为误矣。始常山王、成安君为布衣时，相与为刎颈之交。後争张、陈泽之事，二人相怨。常山王奉项婴头，鼠窜归於汉王。汉王借兵东下，杀成安君於氾水之南，头足异处

，卒为天下笑。此二人相与，天下至欢，然而卒相擒者，何也？患生於多欲，人心难测也。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汉王，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与也，而事多大於张、陈泽，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，亦误矣。大夫种、范蠡，存亡越，霸句践，立功成名而身死亡。谚曰：野兽尽而猎狗烹，敌国破而谋臣亡。夫以交友言之，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也；忠臣言之，则不过大夫种之於句践也。此二人者，足以观矣。愿足下深虑之。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，而功盖天下者不赏。臣请言大王功略：涉西河，虏魏王，擒夏说，引兵下井陘，诛成安君，徇赵，胁燕，定齐，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，东杀龙且，西乡以报。此所谓功无二於天下，而略不世出者也。今足下载震主之威，挟大赏之功，以归楚，楚人不信；归汉，汉人震恐。足下欲持是安归乎？夫势在人臣之位，而有震主之威，名高天下，窃为足下危之。韩信谢曰：先生且休矣。我将念之。後数日，蒯通复说曰：夫听者，事之候；计者，事之机也。听过计失，而能久安者，鲜矣。听不失一二者，不可乱以言；计不失本末者，不可纷以辞。夫随厮养之役者，失万乘之权；守儋石之禄者，阙卿相之位。故智者，决之断也；疑者，事之候也。审毫之小计，遗天下之大数，智诚知之决，不敢行者，百事之祸也。故猛虎之犹与，不如蜂蛭之致螫；骐驎之躅，不如弩马之安步；孟贲之狐疑，不如庸夫之必至也。虽有舜禹之智，沈吟而不言，不如聋之指麾也。夫功者，难成而易败；时者，难得而易失也。时不再也，愿足下详察之。韩信犹豫不忍背汉，又自以为功多，汉王终不夺我齐，遂谢蒯生。蒯生曰：夫迫於苛细者，不可与图大事；拘於臣虏者，固无君王之意。说不听，因去，佯狂为巫。

吴王濞以子故不朝，及削地书至，於是及使中大夫应高谏兆胶西王。无文书口报曰：吴王不肖，有宿夕之忧，不敢自外，使喻其欢心。王曰：何以教之？高曰：今者主上兴於奸雄，饰於邪臣，好小善，听谗贼，擅变更律令，侵夺诸侯之地，徵求滋多，诛罚良善，日以益甚。语有之曰：舐糠及米，吴与胶西。知名诸侯也。一时见察，恐不得安肆矣。吴王身有内病，不能朝请二十馀年，常患见疑，无以自白。今胁肩累足，犹惧不见释。窃闻大王以爵事有，所闻诸侯削地，罪不至此，此恐不得削地而已。王曰：然，有之。小将奈何？高曰：同恶相助，同好相留，同情相成，同欲相趋，同利相死。今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，愿因时理，弃躯以除患害於天下，抑亦可乎？王矍然骇曰：寡人何敢如是？今主虽急，固有死耳。安得勿戴？高曰：御史大夫晁错荧惑天子，侵夺诸侯，蔽忠塞贤，朝廷疾怨，诸侯皆有背叛之意，人事极矣。彗星夕出，蝗虫数起，此万世一时，而愁劳圣人之所起也。故吴王内欲以晁错为诗，外随大王後车，傍佯天下，所乡者降，所指者下，天下莫敢不服。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，则吴王帅楚王，略函谷关，守荥阳、敖仓之粟，距汉兵，治次舍，须大王。

大王有幸而临之，则天下可并，两主分割，不亦可乎？王曰：善。七国皆反，兵败伏诛。

淮南王安怨望，厉王死，欲谋叛逆，未有因也。及削地之後，其为谋益甚，与左吴等日夜按舆地图，部署兵所从入。召伍被与谋，被曰：上宽赦大王，王复安得亡国之言乎？臣闻子胥谏吴王，吴王不用。子胥曰：臣今见麋鹿游於姑苏之台。臣今亦见宫中生荆棘，雾露 r 衣也。臣闻聪者听於无声，明者见於未形，故圣人万举万全。昔文王一动，而功显於世，列为三代。此所谓因天心以动作者也，故海内不期而随此。千岁之可见者。夫百年之秦，近世之吴、楚，亦足以喻国家之存亡矣。臣不敢避子胥之诛，愿大王无为吴王之听。昔秦绝圣人之道，杀术士，燔《诗》《书》，弃礼义，尚诈力，任刑罚，转负海之粟，致之西河。当是之时，男子疾耕，不足於糟糠；女子绩纺，不足以盖形。遣蒙恬筑长城，东西数千里，暴兵露师，常数十万，死者不可胜数，僵尸千里，流血顷亩，百姓力竭，故欲为乱者，十家而五。又使徐福入海求异物，及延年益寿之药，还为伪辞曰：臣见海中大神曰：以令名振男女，与百工之事，即得之矣。秦皇大悦，遣振男女三千人，资之五种种百工而行。徐福得平原广泽，止王不来。於是百姓悲痛相思，欲为乱者，十家而六。又使尉他逾五岭，攻百越。尉他知中国劳极，止王不来，使人上书，求女无夫者三万人，以为士卒衣补。秦皇可其万五千人。於是百姓离心瓦解，欲为乱者，十家而七。客谓高皇帝曰：时可矣。高皇帝曰：待之。圣人当起东南间。不一年，陈胜、吴广发矣。高皇始於丰沛一唱，天下不期而响应者，不可胜数也。此所谓蹈瑕候间，因秦之亡而动者也。百姓愿之，若旱之望雨。故起於行阵之中，而立为天子，功高三王，德传无穷。今大王见高皇得天下之易也，独不观近世之吴楚乎？夫吴王赐为刘氏祭酒，受几杖而不朝，王四郡之众，地方数千里，内铸铜以为钱，东煮海以为盐，上取江陵木为船，国富人众，举兵而西，破於大梁，败於狐父，奔走而东，至於丹徒，越人擒之，身死绝祀，为天下笑。夫以吴楚之众，不能成功者，何也？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。方今大王之兵众，不能十分吴楚之一；天下安宁，又万倍於秦时。愿大王从臣之计。大王不从臣之计，今见大王事必不成而语先泄也。臣闻微子过故国而悲，於是作《麦秀》之歌，是纣之不用王子比干也。故孟子曰：纣贵为天子，死曾不若匹夫，是纣先自绝於天下久矣，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也。今臣亦窃悲大王弃千乘之君，必且赐绝命之书，为群臣先死於东宫也。於是王气怨结而不扬，涕满眶而横流，即起历阶而去。後复问伍被曰：汉庭治乱？被曰：窃睹朝廷之政，君臣之义、父子之亲、夫妇之别、长幼之序，皆得其理；上之举措，遵古之道；风俗纲纪，未有所缺；南越宾服，羌入献，东瓯入降，广长杨，开朔方，匈奴折翅伤翼，失援不

振。虽不及古太平之时，然犹为治也。王欲举事，臣见其将有祸而无福也。王怒，被谢死罪。王曰：陈胜、吴广无立锥之地，千人之众起於大泽，奋臂大呼，而天下响应，西至於戏，而兵百万。今吾国虽小，然而胜兵者可得十馀万，非直戍之众，与几亩棘矜也。公何以言有祸无福？被曰：秦无道，残贼天下，兴万乘之驾，作阿房之宫，太半之赋，发闾左之戍，父不宁子，兄不便弟，政苛刑峻，天下敖然若焦，民皆引领而望、倾耳而听，悲号仰天，扣心而怨上，故陈胜一呼，天下响应。当今陛下临制天下，一齐海内，爱蒸庶，布德施惠，口虽未言，声疾雷霆，令虽未出，化驰如神，心有所怀，震动万里，下之应上，犹影响也。而大将军材能，不特章邯、扬熊也。大王以陈胜、吴广喻之，被以为过。王曰：苟如公言，不可侥幸耶？被曰：被有愚计。王曰：奈何？被曰：今朔方之郡，田地广，水草美，民徙者，不足以实其地。可伪为丞相、御史请书，徙郡国豪杰任使，及有耐罪以上，赦令除家产五十万以上者，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；益发甲卒，急其会日；又伪为左右都司空、上林中都官诏狱逮诸侯太子幸臣，如此则民怨，诸侯惧。即使辩武随而说之，倘可侥幸，十得一乎？王曰：此可也。欲如伍被计。使人伪得罪而西，事大将军、丞相，一日发兵，使人即刺杀大将军青，而说丞相下之，如发蒙耳。又欲令衣求盗衣，持羽檄，从东方来，呼曰：南越兵入。欲因以发兵。未得发，会事泄诛。

後汉灵帝以皇甫嵩为将军，讨破黄巾，威震天下，而朝政日乱，海内虚困。故信都令阎忠来说嵩曰：难得而易失者，时也；时至不旋踵者，机也。故圣人顺时以动，智者因机以发。今将军遭难得之运，蹈易骇之机，而践运不抚，临机不发，将何以保大名乎？嵩曰：何谓也？忠曰：天道无亲，百姓与能。今将军受钺於暮春，收功於末冬，兵动如神，谋不再计，摧强易於折枯，消坚甚於汤雪，旬月之间，神兵电扫，封户刻石，南向以报德，威名震本朝，风声驰海外，虽汤武之举，未有高将军者也。今身建不赏之功，体兼高人之德，而北面庸主，何以求安乎？嵩曰：夙夜在公，心不忘忠。何故不安？忠曰：不然。昔韩信不忍一餐之过，而弃三分之业，利剑已揣甚喉，方发悔毒之叹者，机失而谋乖也。今主上势弱於刘、项，将军权重於淮阴，指挥足以震风，叱吒可以兴雷电，赫然奋发，因危抵颓，崇恩以绥先附，振武以临後服，徵冀方之士，动七州之众，羽檄先驰於前，大军响振於後，蹈流漳河，饮马孟津，诛阉宦之罪，除群怨之积，虽童儿可使奋拳以致力，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。况厉熊罴之卒，因迅风之势哉？功业已就，天下已顺，然後请呼上帝，示以天下，混齐六合，南面称制，移宝器於将兴，推亡汉於已坠，实神机之至会，风发之良时也。夫既朽之木不雕，衰世之朝难佐，若欲辅难佐之朝，朽败之木，是犹逆坂走丸、迎流纵棹，岂云易哉？且今宦竖群居，同恶如市，上命不行，权归近

习，昏主之下，难以久居，不赏之功，谗人侧目，如不早图，後悔无及。嵩惧曰：非常之谋，不施於有常之势。创国大功，岂庸才所致？黄巾细孽，敌非秦、项，新结易散，难以济业。且民未忘主，天下逆，若虚造不冀之功，以速朝名之祸，孰与委忠本朝，守其臣节？虽云多谗，不过放废；犹有令名，死且不朽。反常之论，所不敢闻。忠知说不用，因亡去。

王莽时，寇盗群发，莽遣将军廉丹伐山东。丹辟冯衍为掾，与俱至定陶。莽追诏丹曰：将军受国重任，不能捐身中野，无以报恩塞责。丹惶恐，夜召衍，以书示之。衍因说丹曰：衍闻之，顺而成者，道之所大也；逆而功者，权之所贵也。是故期於有成，不问所由；论於大体，不守小节。昔逢丑父伏轼而使其君取饮，称於诸侯；郑祭仲立突而出忽，终得复位，美於《春秋》。盖以死易生，以存易亡，君子之道也；诡於众意，宁国存身，贤者之虑也。故《易》曰：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是以自天之，吉无不利。若夫知其不可而必为之，破军残众，无补於主，身死之日，负义於世，智者不为，勇者不行。且衍闻之，得时无怠。张良以五代相韩，椎秦始皇於博浪之中，勇冠乎赍育，名高於太山。将军之先，为信臣；新室之兴，英隽不附。今海内溃乱，民怀汉德，甚於诗人之思召公也。爰其甘棠，而况子孙乎？民所歌舞，天必从之。方今为将军计，莫若屯据大郡，镇抚吏士，砥砺其节，百里之内，牛酒日赐，纳雄杰之士，询忠智之谋，要将来之心，待纵横之变，兴社稷之利，除万人之害，则福禄流於无穷、功烈著於不灭。何与军覆於中原，身膏於草野，功败名丧，耻及先祖哉？圣人转祸而为福，智士因败而为功。愿将军深计而无与俗同。丹不能从。进及睢阳，复说丹曰：盖闻明者见於未形，智者虑於未萌。况其昭晰者乎！凡患生於所忽，祸发於细微，败不可悔，时不可失。公孙鞅曰：有高人之行，必负非於世；有独见之虑，必见赘於民。故信庸庸之论，破金石之策；袭当世之操，失高明之德。夫决者，智之君也；疑者，事之役也。时不再来，公勿再计。丹不听，进及无盐，与赤眉战死。衍乃亡命河东。

来歙说隗嚣遣子入侍。嚣将王元以天下成败未可知，不愿专心内事，遂说嚣曰：昔更始西都，四方响应，天下喁喁，谓之太平。一旦坏败，大王几无所措。今南有子阳，北有文伯，江湖海岱，王公十数，而欲率儒生之说，弃万乘之基，羁旅危国，以求万全，此循覆车之轨，计之不可者也。今天水完富，士马最强，北取西河上郡，东收三辅之地，案秦旧迹，表里山河，元请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，此万代一时也。若计不及此，宜蓄糗粮，养士马，据隘自守，旷日持久，以待四方之变，图王不成，其弊犹足以霸。要之，鱼不可脱於泉；神龙失势，即还与蚯蚓同。嚣然元计，虽已遣子入质，犹负於险厄，欲专制方面，遂背汉。

魏太祖与吕布战於濮阳，不利。袁绍使人说太祖连和，使太祖家居邺。太祖将许之，程昱见曰：窃闻将军欲遣家居邺，与袁绍连和，诚有之乎？太祖曰：然。昱曰：意者，将军殆临事而惧。不然，何虑之不深也？夫袁绍据燕、赵之地，有并天下之心，而智不能济也。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？将军以龙虎之威，可为韩、彭之事耶？昱愚不识大旨，以为将军之志，不如田横。田横，齐一壮士耳，犹羞为高祖之臣。今将军欲遣家往邺，将北面而事袁绍。夫以将军之聪明神武，而反不羞为袁绍之下，窃为将军耻之。今兖州虽残，尚有三城；能战之士，不下万人。若与文若昱等收而用之，霸王之业可成也。愿将军更虑之。太祖乃止。

袁绍为盟主，有骄色，陈留太守张邈正义责之。绍令曹操杀邈，操不听。邈心不自安，及操东击陶谦，令其将陈宫屯东郡。宫因说邈曰：今天下分崩，雄杰并起，君拥十万之众，当四战之地，抚剑顾盼，亦足以为人豪，而反受制於人，不亦鄙乎？今州军东征，其处空虚，吕布壮士，善战无前。若迎之共据兖州，观天下之形势，俟时事之变通，此亦纵横之一时也。邈从之而反曹公。

锺会、邓艾既破蜀，蜀主降，会构艾。艾槛车徵，会阴怀异图，厚待蜀将姜维等。维见而知其心，谓可构成扰乱，徐图克复也，乃诡说之曰：闻君自淮南以来，算无遗策。晋道克昌，皆君为之。今复定蜀，威德震世，民高其功，而主畏其谋，欲以此安归乎？夫韩信不背汉於扰攘，而见疑於既平；大夫种不从范蠡於五湖，卒伏剑而妄死。岂主愚臣哉？利害使之然也。今君大功既立，大德已著，何不法陶朱舟绝迹，全功保身，登峨眉之岭，而从赤松游乎？会曰：君言远，我不能行。且为今之道，或未尽於此也。维曰：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，无烦於老夫矣。由是情好欢甚。会自称益州牧以叛，欲授维兵五万人，使为前驱。魏将士愤发，杀会及姜维。

晋怀帝时，辽东太守庞本私憾东夷校尉李臻。鲜卑索连木津等为臻兴义，实因而为乱，遂攻陷诸将。大单於慕容之长子翰言於曰：臣闻求诸侯莫如勤王，自古有为之君，靡不杖此以成事业者也。今连津跋扈，王师覆败，苍生暑，岂甚此乎？竖子外以庞本为名，内实幸而为寇，辽东倾没，乘便二周，中原兵乱，州师屡败，勤王杖义，今其时也。单於宜明九伐之威，救倒悬之命，数连津之罪，合义兵以诛之；上则兴复辽邦，下则并吞二部，忠义彰於本朝，私利归於我国，此则吾鸿渐之始也，终可以得志於诸侯。善之。遂戒器讨连津，斩之，立辽东郡。

後秦秦王苻生杀害忠良。秦人度於一时，如过百日。权翼及说东海王坚曰：今主上昏虐，天下离心。有德者昌，无德受殃，天之道也。一旦有风尘之变

，非君王而谁？神器业重，不可令他人取之。愿君王行汤武之事，以从民心。坚然之，引为谋主。遂废生立坚为秦王。

宋孔熙先者，广州刺史默之子也，有奸才，善占星气，言江州分野出天子，上当见弑於骨肉。及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幽於安城郡，熙先谓为其人也，遂说王詹事范晔曰：先君昔去广州，朝谤纷纭，藉大将军深相救解，得免艰危，曩受遗命，以死报德。今主上昏僻，殆天所弃。大将军英断聪敏，人神相属，失职南垂，天下愤怒。今人情骚动，星文舛错。时至则不可拒，此之谓乎？若顺天人之心，收慕义之士，内连宠戚，外结英豪，潜图构於表里，疾雷奋於肘腋，然後诛除异义，崇奉圣明，因人之望，以号令天下，谁敢不从？小人维以七尺之驱、三寸之舌，立功立事，而归诸君子。大人谓为何如？晔甚愕然。熙先重曰：昔毛琢竭节，不容於魏武；张温毕议，见逐於孙权。彼二人者，国之信臣，时之俊。岂疵瑕暴露，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祸哉？皆以廉直劲正，困於邪枉；高行妙节，不得久容。丈人之於本朝，不深於二主；人间雅誉，有过於两臣，谗夫侧目，为日久矣。比肩竞逐，庸可遂乎？近者殷铁一言，而刘班碎首，彭城斥逐，徐童见疑，彼岂父母之讎、为代之怨？寻戈拔棘，自幼而然。所争不过荣名势利，先後之间耳。及其末也，唯恐陷之不深，发之不早。戮及百口，犹曰不厌。是岂书籍远事？可为寒心悼栗者也。今建大动，奉贤哲，图难於易，以安易危，比之泰山，而去累卵，何苦不就？且崇树圣明，至德也；身享卿相，大业也；鸿名美号，三王五霸所以覆军杀将而争之也。一朝包括，不亦可乎？又有迹於此者，愚则未敢道。晔曰：何谓？熙先曰：丈人奕叶清华，而不得连姻帝室。国家作禽兽相处，丈人曾未耻之？晔门无内行，故熙先以此为激。晔默然。自是情好，遂密阴谋构矣。熙先专为谋主。事露，皆伏诛。

周大将军郭荣奉使询隋高祖。高祖谓荣曰：吾雅尚山水，不好纓纓；过藉时来，遂叨名位。愿以侯归第，以保馀年。何如？荣对曰：今主上无道，人怀危惧。天命不常，能者代有。明公德高西伯，望极国华，方据六合以慰黎庶，反效童儿女子投坑落阱之言耶？高祖大惊曰：无妄言。族矣！及高祖作相，笑谓荣曰：前言果中，後竟代周室。

随高祖崩，葬於太陵。初疾也，玺书徵汉王谅。谅闻高祖崩，流言杨素篡位，大惧，以为诈也。发兵自守，阴谋为乱。南袭蒲州，取之。司马参军裴文安说谅曰：兵以拙速，不闻巧迟。今梓宫尚在仁寿，比其微兵东进，动移旬朔。若骁勇万骑，卷甲宵行，直指长安，不盈十日。不逞之徒，擢授高位，付以心膂，共守京城，则以东府县，非彼之有。然後大王鼓行而西，声势一接，天下可指麾而定也。谅不从，乃亲率大军，屯於并介之间。上闻之，大惧，召贺若弼议之。弼曰：汉王先帝之子、陛下之弟，居连率之重，总方岳之任，声名

震响，为天下所服，其举事毕矣。然而进取之策有三：长驱入关，直据京师，西拒六军，东收山东，上策也，如是则天下未可量；顿大军於蒲州，使五千骑闭潼关，复齐旧境，据而都之，中策也，如是以力争；若亲居太原，徒遣其将来，下策也，如是成擒耳。上曰：公试为朕筹之，计将何出？弼曰：萧摩诃亡国之将，不可与图大事；裴文安少年虽贤，不被任用。馀皆群小，顾恋妻孥，苟求自安，不能远涉。必遣军来攻蒲州，亲居太原，为之窟穴。臣以为必出下策。果如弼所筹，乃以杨素为将，破之。

隋炀帝亲御六军伐高丽，礼部尚书楚国公杨玄感据黎阳反。李密说玄感曰：天子远征辽左，地去幽州，悬隔千里，南有臣海之限，北有胡戎之患，中间一道，理极艰危。今公权兵出其不意，长驱入蒯，直扼其喉，前有高丽，退无归路，不过旬月，赍粮必尽。举麾一召，其众自降，不战而克，计之上也。关中四塞，天府之国，有卫文，不足为意。今若率众西入长安，天子虽还，失其襟带，据险临之，故当必克，万全之策，计之中也。若随近逐便，先向东都，顿兵坚城之下，胜负都未可知，此计之下也。玄感利洛阳宝货，曰：公之下策，我之上策也。遂围之。玄感失利，宵溃。王师追斩之。李密乃亡归翟让。

隋炀帝初猜忌唐。高祖知之，常怀危惧。为太原留守，以讨击不利，恐为炀帝所谴，甚忧之。时太宗从在军中，知隋将亡，潜图义举，以安天下。及进曰：大人何忧之甚也？当今主上无道，百姓愁怨，城门之外，皆已为贼，独守小节，必旦暮死亡。若起义兵，实当人欲。且晋阳用武之地，足食足兵，大人居之，此乃天授，正可因机转祸，以就功业。既天与不取，忧之何益？高祖大惊，深拒之。太宗趋而出，明日复进说曰：此为万全之策，以救灭族之事。今王纲弛紊，盗贼遍天下，大人受命讨捕，其可尽乎？贼既不尽，自当获罪。且又世传李氏姓膺图，李金才位望隆贵，一朝族灭。大人既能平贼，即又功当不赏，以此求活，其可得乎？高祖意少解，曰：我一夜思量汝言，大有道理。今日破家灭身，亦由汝；化家为国，亦由汝。於是定计，乃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，及门下客长孙顺德、刘弘基等募兵。旬日之间，众且一万。斩留守副王威、高君雅，以诡请高祖祈雨於晋祠，将为不利故也。用裴寂计，准伊尹放太甲、霍光废昌邑故事，尊炀帝为太上皇，立代王侑以安隋室，传檄诸郡，以彰义举。秋七月，以精甲三万，西图关中。高祖杖白旗，誓众於太原之野，引师即路，遂亡隋族，造我区夏。

由此观之，是知天下者，非一人之天下也，天下之天下也。所以王者必通三统，明天命所受者博，非独一姓也。昔孔子论《诗》，至於殷士肤敏、灌将於京，喟然叹曰：富贵无常。不如是，王公其何以诫慎、民萌其何以劝勉？《易》曰：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。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故知惧而思诫，乃有

国之福者矣。

时宜第二十一

夫事有趋同而势异者，非事诡也，时之变耳。何以明其然耶？昔秦末，陈涉起蕲。兵至陈，陈豪杰说涉曰：将军被坚执锐，帅士卒以诛暴秦，复立楚社稷，功德宜为王。陈涉问陈馀张耳两人，两人对曰：将军目张胆，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，为天下除残贼，今始至陈而王之，示天下以私；愿将军无王，急引兵而西，遣人立六国後，自为树党。如此，野无交兵，诛暴秦，据咸阳以令诸侯，则帝业成矣。今独王陈，恐天下解也。及楚汉时，酈食其汉谋挠楚权曰：昔汤伐桀，封其後於杞；武王伐纣，封其後於宋。今秦失德弃义，侵伐诸侯社稷，灭六国之後，使无立锥之地。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後，此其君臣百姓，必皆戴陛下德，莫不向风慕义，愿为臣妾，德义以行。陛下南面称霸，楚必敛衽而朝。汉王曰：善。张良曰：诚用客之谋，陛下事去矣。汉王曰：何哉？良因发八难，其略曰：昔者汤伐桀，封其後於杞者，度能制桀之死命也。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？其不可一也，武王入殷，表商容之闾，释箕子之囚，封比干之墓，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、褒贤者之闾乎？其不可二也。发巨桥之粟，散鹿台之财，以赈贫民，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？其不可三也。殷事已毕，偃革为轩，倒载干戈，示天下不复用武，今陛下能偃武修文，不复用兵乎？不可四也。放马华山之阳，示无所，今陛下能放马不复用乎？其不可五也。休牛桃林之野，示天下不复输积，今陛下能乎？其不可六也。且夫天下游士，离亲戚，弃坟墓，去故旧，从陛下者，日夜望咫尺之地；今复六国，立韩、魏、燕、赵、齐、楚、之後，馀无复立者，天下游士，各归事其主，从亲戚，反故旧，陛下与谁取天下乎？其不可七也。且楚唯无强，六国者复挠而从之，陛下安得而臣之哉？其不可八也。诚用客之谋，则大事去矣。时王方食，吐哺骂酈生曰：竖儒几败我事。趣令销印，此异形者也。

七国时，秦王谓陈轸曰：韩、魏相攻，期年不解。或曰救之便，或曰勿救便。寡人不能决，请为寡人决之。轸曰：昔卞庄子方刺虎，馆竖子止之曰：虎方食牛，牛甘必争，争必斗；斗则大者伤，小者死。从伤而刺之，一举必有两虎之名。今韩、魏相攻，期年不解，必是大国伤，小国亡。从伤而伐之，一举必有两实。此卞庄刺虎之类也。惠王曰：善。果如其言。初诸侯之叛秦也，秦将章邯围赵王於钜鹿。楚怀王使项羽、宋义等北救赵，至安阳，留不进。羽谓义曰：今秦军围钜鹿，疾引兵渡河，楚击其外，赵应其内，破秦军必矣。宋义曰：不然。夫挾牛之虻，不可以破虱。今秦攻赵，战胜则兵罢，我承其弊；不胜，则我引兵鼓行而西，必举秦矣。故不如斗秦、赵。夫击轻锐，我不如公；坐运筹策，公不如我。羽曰：将军戮力而攻秦，久留不行。今岁饥民贫，士

卒食半菽，军无见粮。乃饮酒高会，不引兵渡河、因赵食、与并力击秦，乃曰承其弊。夫以秦之强，攻新造之赵，其劫必举赵。赵举而秦强何弊之承？且国兵新破，王不安席，扫境内而属将军，国家安危，在此一举。今不恤士卒而徇私，非社稷臣也。即夜入义帐中斩义，悉兵渡河，沈舟破釜，示士卒必死，无还心，大破秦军。此异势者也。

韩信伐赵，军井陘，选轻骑二千人，人持一赤帜，从间道山而望赵军。诫曰：赵见我走，必空壁逐我；若疾入赵壁，拔赵帜，立汉赤帜。信乃使万人先行，出背水阵。平旦，信建大将之旗，鼓行出井陘口，赵开壁击之，大战良久。於是信弃旗鼓，走水上军。水上军开入之，复疾战。赵空壁争汉旗鼓，逐韩信。韩信等已入水上军，军皆殊死战，不可败。信所出奇兵二千骑，共候赵空壁逐利，则驰入赵壁，皆拔赵旗，立汉赤帜二千。赵军已不能得信等，欲还归壁，皆汉赤帜而大惊，以为皆已得赵王将矣。遂乱，遁走。赵将虽斩之，不能禁也。於是汉兵乘击大破之，虏赵军。诸将效首虏，皆贺信，因问曰：兵法石背山陵，前左水泽。今者反背水阵，然竟以胜，此何术也？信曰：兵法不曰：陷之死地而後生，置之亡地而後存。且信非得素抚循士大夫也，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，其势非置之死地，使人人自为战。今与之生地皆走，宁尚可得而用之？又高祖劫五诸侯兵，入彭城。项羽闻之，乃引兵去齐，与汉大战睢水上，大破汉军，多杀士卒，睢水为之不流。此异情者也。

汉王在汉中，韩信说曰：今士卒皆山东人，而望归，及其锋，东向可以争天下。後汉光武北至蒯，闻邯战兵到，世祖欲南归，召官属计议。耿曰：今兵从南来，不可南行。渔阳太守彭宠、公之邑人；上郡太守即父也。发此两郡控弦万骑，邯战不足虑也。世祖官属不从，遂南驰。官属各分散。後汉李傕等追困天子於曹阳，沮授说袁绍曰：将军累叶台辅，世济忠义。今朝廷播越，宗庙残毁。观诸州郡，虽外义兵，内实相图，未有忧在社稷、恤人之意。且今州城粗定，兵强士附，西迎大驾，即宫邨都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畜士马以讨不庭，谁能御之？若不早定，必有先之者。夫权不失机，功不厌速，愿其图之。绍不从，魏武果迎汉帝，绍遂败。梁武帝萧衍初起义，杜思冲劝帝迎南康王都襄阳，正尊号，帝不从。张弘策曰：今以南康置人手中，彼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节下前去，为人所使。此岂岁寒之计耶？帝曰：若前途大事不捷，故自兰艾同焚。若功业克建，谁敢不从？岂是碌碌受人处分於江南，立新野郡，以集新附哉？不从，遂进兵克建邨而有江左。此情与形势之异者也。随时变通，不可执一矣。

卷八杂说

钓情第二十二

孔子曰：未见颜色而言，谓之瞽。又曰：未信，则以为谤己，孙卿曰：语而当，智也；默而当，知也。尸子曰：听言耳目不惧，视听不深，则善言不往焉。是知将语者，必先钓於人情，自古然矣。

故《韩子》曰：夫说之难也，在知所说之心，可以吾说当之。说之以厚利，则见下节而遇卑贱，必弃远矣。说之以名高，则见无心而远事情，必不收矣。事以密成，语以泄败，未必其身泄之也，而说及其所匿之事，如是者身危。贵人有过端，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，身危。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，说者与知焉，则身危。强之以甚所不为，止之以其所不能己者，身危。又曰：与之论大人，则以为间己；与之论细人，则以为粥权。论其所爱，则以为供资；论其所惜，则以为尝己。顺事陈意，则曰怯懦而不尽；虑事广肆，则曰草野而倨侮。此不可不知也。彼自知其计，则无以其失穷之；自勇其断，则无以其敌怒之。

荀悦曰：夫臣下之所以难言者，何也？言出乎身，则咎悔及之矣。故曰：举过揭非，则有干忤之咎；劝励教诲，则有挟上之讥。言而当，则耻其胜己也；言而不当，则贱其愚也。先己而同，则恶其夺己明也；後己而同，则以为从顺也。违下从下，则以为谄谀也；违上从下，则以为雷同也。与众共言，则以为顺负也；违众独言，则以为专美也。言而浅露，则简而薄之；深妙弘远，则不知而非之。特见独智，则众恶其盖之也，虽是而不见称；与众同智，则以为附随也，虽得之不以为功。谦让不争，则以为易穷；言而不尽，则以为怀隐；进说竭情，则以为不知。量言而不效，则受其怨责；言而事效，则以为固当。利於上不利於下，或便於左则不便於右，或合於前而忤於後，此下情所以常不通。仲尼发愤称予欲无言者，盖为语之难也。

何以明其难耶？昔宋有富人，天雨墙坏。其子曰：不筑，且有盗。其邻人亦云。暮而果大亡，其家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。郑武公欲伐胡，乃以其子妻之。因问群臣：吾欲用兵，谁可伐者？关其思曰：胡可。乃戮关其思，曰：胡，兄弟之国也。子言伐之，何也？胡君闻之，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。郑人袭胡取之。此二说者，其智皆当矣。然而甚者为戮，薄者见疑。非智之难也，处智则难。卫人迎新妇，妇上车，问驂马谁马也？御曰：御籍之。新妇谓仆曰：拊驂无苦服。车至门，拔，教逆毋灭櫓，将失火。入室，见白曰：徙牖下，妨往来者。主人大笑之。此三言皆要言也，然而不免为笑者，早晚之时失矣。此说之难也。

说者知其难也，故语必有钓，以取人情。何以明之？昔齐王後死，欲置後而未定，使群臣议。薛公田婴欲中王之意，因献十珥而美其一。旦日，因问美珥所在，因劝立以为王后。齐王大悦，遂重薛公。此情可物钓也。申不害始合

於韩王，然未知王之所欲也，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。王问申子曰：吾谁与而可？对曰：此安危之要，国家之大事也。臣请深惟而苦思之。乃微谓赵卓、韩晁曰：子皆国之辩士也。夫为人臣者，言何必用？尽忠而已矣。二人各进议於王以事。申子微视王之所说，以言於王。王大悦之。此情可以言钓也。吴伐越，越栖於会稽。句践喟然叹曰：吾终此乎？大夫种曰：汤系夏台，文王囚里，重耳奔翟，齐小白奔莒，其卒霸王。由是观之，何遽不为福乎？句践乃得免，务报吴。大夫种曰：臣观吴王政骄矣，请尝之。乃贷粟以卜其事，子胥谏勿与，王遂与之。子胥曰：王不听谏，後三年，吴其墟矣。太宰闻之，谗曰：伍员貌忠而实忍人。吴遂杀子胥。此情可以事钓也。客以淳髡见梁惠王。惠王屏左右，再见之，终无言。惠王怪之，让客。客谓淳於髡，髡曰：吾前见王，王志在驰逐；後复见王，王志在音声，是以默然。客具以报王。王大骇曰：淳於先生、诚圣人也。前有献善马，寡人未及试，会生来；後有献讴者，未及试，又会生来。寡人虽屏人，然私心在彼。此情可以志钓也。智伯从韩、魏之君伐赵，韩、魏用赵臣张孟谈之计，阴谋叛智伯。张孟谈因朝智伯，遇智果於辕门之外。智果入见智伯曰：二主殆将有变。臣遇张孟谈，察其志矜而行高，见二君色动而变，必背君矣。智伯不从。智果出，遂更其姓为辅氏。张孟谈入见赵襄之曰：臣遇智果於辕门之外，其视有疑臣之心，入见智伯而更其族。今暮不击，必後之矣。襄子曰：诺。因与魏、韩杀守是之吏，决水灌智伯军。此情可以视钓也。殷浩仕晋有盛名，时人观其出处，以卜江左兴亡。此情可以贤钓也。《铃经》曰：喜色鸟然以出，怒色弇然以侮，欲色区然以愉，惧色惓然以下，忧色惧然以静。此情可以色钓也。

由是观之，夫人情必见於物。能知此者，可以纳说於人主矣。

诡信第二十三

孔子曰：君子贞而不谅。又曰：信近於义，言可覆也。由是言之，唯义所在，不必信也。何以明之？

叶公问孔子曰：吾党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证之。孔子曰：吾党有直躬者，异於是。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

楚子围宋，宋求救於晋。晋侯使解杨如宋，使为降楚，曰：晋师悉起，将至矣。郑人囚而献诸楚。楚子厚赂之，使反其言，许之。登诸楼车，使呼宋人而告之，遂致其君命。楚子将杀之，使与之言曰：尔既许而不反之，何故？非我无信，汝则弃之。速即尔刑。对曰：臣闻之，君能制命为义，臣能承命为信，信载义而行之为利。谋不失利，以卫社稷，民之主也。义无二信，信无二命。君之赂臣，不知命也。受命以出，有死无，又何赂乎？臣之许君，以成命也。死而成命，臣之禄也。寡君有信臣，下臣获考，死又何求？楚子舍之以归。

颜率欲见公仲，公仲不见。颜率谓公仲之谒者曰：公仲必以率为伪也，故不见率。公仲好内，率曰好士；公仲嗇於财，率曰散施；公仲无行，率曰好义。自今以来，率且正言之而已矣。公仲之谒者以告公仲，公仲遽起而见之。

齐伐燕，得十城。燕王使苏秦说齐，齐归燕十城。苏秦还燕，人或毁之曰：苏秦左右卖国，反覆臣也，将作乱，燕王意疏之，舍而不用。苏秦恐被罪，入见王曰：臣东周之鄙人也，无尺寸之功，而王亲拜之於庙，礼之於庭。今臣为王齐之兵，而功得十城，宜以益亲。今来而王不官臣者，人必有以不信伤臣於王者。且臣之不信，王之福也。使臣信如尾生、廉如伯夷、孝如曾参，三者天下之高行，而以事王，可乎？燕王曰：可也。苏秦曰：有此臣，亦不事王矣。孝如曾参，义不离其亲、宿昔於外，王又安得使之步行十里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？廉如伯夷，义不为孤竹君之嗣，不为武王之臣，不受封侯，而饿死於首阳之下，有廉如此者，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十里，而进取於齐哉？信如尾生，与女子期於梁柱之下，女子不来，水至不去，抱梁柱而死，有信如此，何肯扬燕、秦之威，齐之强兵哉。且夫信行者，所以自为也，非所以为人也。皆自覆之术，非进取之道也。且三王代兴，五霸迭盛，皆不自覆。君以自覆可乎？则齐不益於营丘，足下不窥於边城之外。且臣之有老母於东周，离老母而事足下，去自覆之术，而行进取之道，臣之趋固不与足下合者。足下者，自覆之君也；仆者，进取之臣也。臣所谓以忠信得罪於君也。燕王曰：夫仆信又何罪之有也？对曰：足下不知也。臣邻家有远为吏者，其妻私人。其夫且归，其私者忧之。其妻曰：公勿忧也，吾已为药酒待之矣。後二日夫至，其妻使妾奉卮酒进之。妾知其药酒也，进之则杀主父，言之则逐主母，乃佯僵弃酒。主父大怒而笞之。妾之弃酒，上以活主父，下以存主母。忠至如此，然不免於笞。此以忠信得罪也。臣之事不幸而类妾之弃酒也。且臣之事足下，亢义益国，今乃得罪，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，莫敢自必也。且臣之说齐，曾不欺之也。後之说齐者，莫如臣之言，虽尧舜之智，不敢取之。燕王曰：善。复厚遇之。

由此观之，故知谄即信也，诡即忠也。夫诡谄之行，乃忠信之本焉。

忠疑第二十四

夫毁誉是非，不可定矣。以汉高之略，而陈平之谋，毁之则疏，誉之则亲；以文帝之明，而魏尚之忠，绳之以法则为罪，施之以德则为功。知世之听者，多有所尤，多有所尤即听必悖矣。何以知其然耶？

《吕氏春秋》云：人有亡者，意其邻之子，视其行步、颜色、言语、动作、态度，无为而不窃者也。窃掘其谷而得其斧，他日复见其邻之子，动作态度无似窃者也。其邻子非变也，己则变之。变之者无他，有所尤矣。邾之故，为甲裳以帛。公息忌谓邾之君曰：不若以组。邾君曰：善。下令令官为甲必以组

。公息忌因令其家皆为组。人有伤之者曰：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组者，其家为因裳多为组也。邾君不悦，於是乎止，无以组。邾君有所尤也。邪之故为甲，以组而便也，公息忌虽多为组，何伤？以组不便，公息忌虽无以为组，亦何益？为组与不为组，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说也。

凡听有不可不察。楼缓曰：公父文伯仕於鲁，病而死。女子为自杀於房中者二人，其母闻之弗哭。其相室曰：焉言子死而弗哭乎？其母曰：孔子贤人也，逐於鲁而是人弗随之。今死，妇人为自杀。若是者，必其於长者薄，而於妇人厚。故从母言之，是为贤母；从妻言之，是不免於妒妻也。故其言一也，言者异则人心变矣。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，其子在中山。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，乐羊尽啜之。文侯曰：乐羊以我故，食其子之肉。堵师赞曰：其子且食之，其谁不食？乐羊罢中山，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。《淮南子》曰：亲母为其子才乞秃，出血至耳，见者以为爱子之至也。使在於继母，则过者以为虐戾也。事之情一也，所从观者异耳。从城上视牛如羊，视羊如豚，所居高也。窥面於盘水则圆，於拓则耆。面形不变其故，有所圆有所耆者，所自窥之异也。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，庸讎知世之所自窥我者乎？是知天下是非，无所定也。世各是其所是，非其所非。今吾欲择是而居之、择非而去之，不知世之所是非者，孰是孰非哉？故有忠而见疑者，不可不察。

用无用第二十五

古人有言曰：得鸟者，罗之一目；然张一目之罗，终不能得鸟矣。鸟所以能远飞者，六翮之力也；然无众毛之助，则飞不能远矣。以是推之，无用之为用也大矣。故惠子谓庄子曰：子言无用矣。庄子曰：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。夫天地非不广且大也，人之所用容足耳。然则削足而垫之至黄泉，人尚有用乎？惠子曰：无用。庄子曰：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。昔陈平智有馀而见疑，周勃质朴忠而见信。夫仁义不足相怀，则智者以有馀见疑，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。汉徵处士樊英、杨厚，朝廷若待神明，至竟无他异。李固、朱穆以为处士纯盗虚名，无益於用。然而进希之以成器，世主礼之以得众。原其无用，亦所以为用也。而惑者忽不践之地，賒无用之功，至乃谄谀参远术，贱斥国华，不亦过乎？

恩生怨第二十六

《传》称谚曰：非所怨勿怨，寡人怨矣。是知几怨者，不怨於所疏，必怨於亲密。何以明之？高子曰：《小弁》，小人之诗也。孟子曰：何以言之？高子曰：怨乎！孟子曰：固哉！夫高叟之为《诗》也。有越人於此，关弓而射我，我则谈笑而道之。无他，疏之也。兄弟关弓而射我，我则泣涕而道之。无他，戚之也。然而《小弁》之怨，亲亲也。亲亲，仁也。晋使韩简子视秦师，云

：师少於我，斗士倍我。公曰：何故？对曰：出因其资，人用其宠，饥食其粟，三施而不报，所以来也。杜邺说王音曰：邺闻人情恩深者其养谨，爱至者其求谨。夫戚而不见异，亲而不见殊，孰能无怨？此《棠棣》《角弓》之所作也。由此观之，故知怨也者，亲之也；恩也者怨之所生也，不可不察。

诡顺第二十七

赵子曰：夫€雷世屯、瞻乌未定，当此时也，在君为君委质治人，各为其主用职耳。故高祖赏季布之罪，晋文嘉寺人之过，虽前窘莫之怨也，可谓过於大体矣。

昔晋文公初出亡，献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，披斩其。及反国，吕郤畏T，将焚公宫而杀之。寺人披请见，公使让之曰：蒲城之役，君命一宿，汝即至。其後余从狄君以田渭滨，汝为惠公来求杀余，命汝三宿，汝中宿至。虽有君命，何其速也？对曰：臣谓君之入也，其知之矣。若犹未也，又将及难。君命无二，古之制也。除君之恶，唯力是视。蒲人、狄人，余何有焉？今君即位，其无蒲狄乎？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，君若易之，何辱命焉？行者甚众，岂唯刑臣？軫见之，以难告，得免吕郤之难。

陈軫与张仪俱事秦惠王，惠王皆重之。二人争宠，仪恶軫於王曰：軫重币轻使秦楚之间，将为国交也。今楚不善於秦而善於軫，軫为楚厚、为秦薄也。軫欲去秦而之楚，王何不听之？王乃召軫而问之，軫曰：臣愿之楚，臣出必故之楚，且明臣为楚与不也。昔楚有两妻者，王闻之乎？王曰：弗闻。軫曰：楚有两妻者，人挑其长者，长者骂之；挑其少者，少复者挑之。居无几何，有两妻者死。客为挑者曰：为汝娶少者乎？长者乎？挑者曰：娶长者。客曰：长者骂汝，少者挑汝汝何故娶长者？挑者曰：居人之所，则欲其挑我；为我之妻，则欲其骂人。今楚王明主，昭阳贤相，使軫为臣，常以国情输楚，楚王将不留臣，昭阳将不与臣从事矣。臣何故之楚？臣出必故之楚，足以明臣为楚与不也。軫出，仪人问王曰：軫果欲之楚不？王曰：然。仪曰：軫不为楚，楚王何为欲之？王复以仪言谓軫。軫曰：然。王曰：仪之言果信矣。軫曰：非独仪知之，行道之人尽知之矣。子胥忠於君，而天下皆争以为臣；曾参、孝己爱於亲，而天下皆愿以为子。故卖仆妾不出闾巷售者，良軫妾也；出妇嫁於乡曲者，必善妇也。今軫若不忠於君，楚亦何以为臣乎？忠且见弃，軫不之楚，将何归乎？王以其言为然，遂厚待之。惠王终相张仪，軫遂奔楚。

韩信初为齐王时，蒯通说使三分天下，信不听。後知汉畏恶其能，乃与陈谋反。事泄，吕太后以计擒之。方斩，曰：吾悔不听蒯通之计，乃为儿女子所诈。岂非天哉？高祖归，乃诏齐捕通。通至，上曰：若教淮阴侯反耶？曰：然。臣固教之。竖子用臣之计，陛下安得而夷之乎？上怒曰：烹之。通曰：嗟乎

！冤哉烹也！上曰：若教韩信反，何冤？对曰：秦之纲弛而维绝，山东大扰，异姓并起，英隽鸟聚。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，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。跖之狗吠尧，尧非不仁，狗固次非其主。当是时，臣独知韩信，非知陛下也。且天下锐精持锋，欲为陛下所求者甚众，故力不能耳。又可尽烹耶？高帝曰：置之。乃释通之罪也。

初吴王濞与七国谋反，及发，济北王欲自杀。齐人公孙く谓济北王曰：臣请试为大王明说梁王，通意天子。说而不用，死未晚也。公孙く遂见梁王曰：夫济北之北东接强齐，南牵吴越，北胁燕赵，此四分五裂之国。权不足以自守，劲不足以寇，又非有奇佐之士以待难也，虽坠言於吴，非其正计也。昔郑祭仲许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，非义也。《春秋》记之，为其以生易死，以存易亡也。乡使济北见情，实示不从之端，则吴必先历齐，军济北，招燕赵而总之。如此，则山东之从结而无隙矣。今吴楚之王，练诸侯之兵，驱白徒之众，西与天子争衡，济北独底节坚守不下。便吴失与而无助，跲行独进，瓦解土崩，破败而不救者，未必非济北之力也。夫以区区之济北，而与诸侯争强，是以羊犊之弱，而捍虎狼之敌也。守职不挠，可谓诚一矣。功义如此，尚见疑於上，胁肩低首，累足抚襟，有自悔不前之心，非社稷之利也。臣恐藩臣守职者疑之。臣窃料之，能历西山、径长乐、抵未央、攘袂而正议者，独大王耳。上有全亡之功，下有安百姓之名，德沦於骨髓，恩加於无穷，愿大王留意详惟之。孝王大说，使人驰以闻。济北王得不坐，徙封於川。

陈琳典袁绍文章。袁氏败，琳归太祖。太祖谓曰：卿昔为本初移书，但可罪状孤而已，恶止其身，何乃上及祖父耶？琳谢曰：楚汉未分，蒯通进策於韩信；乾时之战，管仲肆力於子纠。唯欲效计其主，取福一时。故跖之客，可以刺由；桀之狗，可使吠尧也。今明公必能进贤於忿後，弃愚於爱前，四方革面，英豪宅心矣。唯明公裁之。太祖曰：善。厚待之。

由此观之，是知晋侯杀里克，汉祖戮丁公，石勒诛枣嵩，刘备薄许靖，良有以也。故范晔曰：夫人守义於故主，斯可以事新主；耻以其众受宠，斯可以受大宠。若乃言之者虽诚而闻之者未譬，岂苟进之悦，易以情纳；持正之忤，难以理求？诚能释利以循道，居方以从义，君子之概也。

难必第二十八

夫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，而忠未必信。故伍员流於江；苌弘死於蜀，其血三年而化为碧。凡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，而孝未必爱。故孝己忧而曾参悲，此难必者也。何以言之？

魏文侯问狐卷子曰：父子兄弟君臣之贤足恃乎？对曰：不足恃也。何者？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，子贤不过舜而瞽叟拘，兄贤不过舜而象傲，弟贤不过

周公而管蔡诛，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。望人者不至，恃人者不久。君欲理亦从身始，人何可恃乎？汉时，梁孝王藏匿羊胜、公孙诡。韩安国泣说梁孝王曰：大王自度於皇帝，孰与太上皇之与高皇帝、及皇帝之与临江王亲？孝王曰：弗如也。安国曰：夫太上、临江，亲父子间，然而高帝曰：提三尺剑，取天下者，朕也。故太上终不得制事，居栢阳。临江王，长太子也，以言过废王临江，用宫垣事卒自杀中尉府。何者？治天下终不以私害公。语曰：虽有亲父，安知其不为孝？虽有亲兄，安知其不为狼？今大王列在诸侯，说一邪臣，浮说犯上，禁挠明法，天子以太后故，不忍致法於王。太后日夜泣涕，幸大王自改，而大王终不觉悟。有如太后车即晏驾，大王尚谁攀乎？语未卒，孝王出羊胜等。由是观之，安在其可必哉？

语曰：以权利合者，权利尽而交疏。又曰：以色事人者，色衰则爱绝。此言财色不可必也。墨子曰：虽有慈父，不爱无益之子。黄石公曰：主不可以无德，无德则臣叛。此言臣子不可必也。《诗》云：自求伊。有旨哉！有旨哉！

运命第二十九

夫天道性命，圣人所稀言也。虽有其旨，难得而详。然校之古今，错综其纪，乘乎三势，亦可以仿佛其略。何以言之？

荀悦云：凡三光精气变异，此皆阴阳之精也。其本在地，而上发於天。政失於此，则变见於彼。不其然乎？今称《洪范》咎徵，则有尧汤水旱之灾；消灾复异，则有周宣《€汉》宁莫我听；《易》称积善馀庆，则有颜冉短折之凶。善恶之报，类变万端，不可齐一。故视听者惑焉！常试言之。孔子曰：死生有命。又曰：不得其死。又曰：幸而免者。夫死生有命，其正理也；不得其死者，未可以死而死也；幸而免者，可以死而不死也。此皆性命三势之理也。推此以及教化，则亦如之。人有不教化而自成者，有待教化而後成者，有虽加教化而终不成者。故上智与下愚不移，至於中人则可上可下。推此以及天道，则亦如之。灾祥之应，无所疑焉。故尧汤水旱，天数也。《洪范》咎徵，人事也。鲁僖霪雨，可救之应也；周宣旱甚，难变之势也；颜、冉之凶，性命之本也。

易曰：有天道焉，有地道焉，有人道焉。言其异也。兼三才而两之，言其同也。故天人之道，有同有异。据其所以异，而责其所以同，斯则惑矣。守其所以同，而求其所以异，则取弊矣。迟速深浅，变化错乎其中，其故参差难得而均也。天地人物之理，莫不同之。故君子尽心焉、尽力焉，以邀命也。《易》曰：穷理尽性以至於命。此之谓矣。

大私第三十

《管子》曰：知与之为取，政之宝也。《周书》曰：将欲取之，必故与之

。何以徵其然耶？黄石公曰：得前勿有，立而勿取，为者则已，有者则士，焉知利之所在。彼为诸侯，己为天子，使城自守，令士自取，王者之道也。《尸子》曰：尧养无告，禹爱辜人。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怀远也，圣人於大私之中也为无私。汤曰：朕身有罪，无及万方；万方有罪，朕身受之。汤不私其身而私万方。文王曰：苟有仁人，何必周亲？文王不私亲而私万国。先王非无私也。所私者与人不同，此知大私者也。由是言之，夫唯不私，故能成其私；不利而利之，乃利大者矣。

败功第三十一

文子曰：有功离仁义者即见疑，有罪不失仁心者必见信。故仁义者，天下之尊爵也。何以言之？昔者楚恭王有疾，召其大夫曰：不不德，少主社稷。失先君之绪，覆楚国之师，不之罪也。若以宗庙之灵，得保首领以没请为灵若厉。大夫许绪！及其卒也，子囊曰：不然。夫事君者从其善，不从其过。赫赫楚国而君临之，抚征南海及诸夏，其宠大矣。有是宠也，而知其过，可不谓恭乎？大夫从之。此因过以为功者也。魏将王昶、陈泰兵败，大将军以为己过。刁凿论曰：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，过销而业昌，可谓智矣。夫忘其败而下思其报，虽欲勿康，其可得乎？若乃讳败推过，归咎万物，上下离心，贤愚释体，是楚再败而晋再克，谬之甚矣。夫人君苟统斯理，而以御国，行虽失而名扬，兵虽挫而战胜。百败犹可，况再败乎？此因败以成功也。故知智者六举事也，因祸为福，转败为功，自古然矣。

昏智第三十二

夫神者，智之渊也，神清则智明；智者，心之符也，智公则心平。今士有神清智明而於成败者，非愚也，以声色势利怒爱昏其智矣。何以言之？

昔孔子摄鲁相，齐景公闻而惧曰：孔子为政，鲁必霸。霸则吾地近焉，我之为先并矣。犁且曰：去仲尼犹吹毛耳。君何不延之以重禄，遗哀公以女乐？哀公亲乐之，必怠於政。仲尼必谏，谏不听，必轻绝鲁。於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，皆衣文绣之衣而舞康乐，遗鲁君。鲁君受齐女乐，怠於事，三日不听政。孔子曰：彼妇人之口，可以出走。遂卫。此昏於声色者也。

太史公曰：平原君翩翩浊代之佳公子也，然不睹大体。语曰：利令智昏。平原君贪冯亭邪说，使赵陷长平四十馀万，邯战几亡。此昏於利者也。

《後汉班固传》评曰：昔班固伤司马迁云：迁博物洽闻，不能以智免极刑。然固身亦自陷大戮，可谓智及之而不能守。古人所以致论於目睫邪？此昏於势者。《尸子》曰：夫吴越之国，以臣妾为殉，中国闻而非之。及怒，则以亲戚殉一言。夫智在公则爱吴越之臣，妾在私则忘其亲戚。非智损也，怒之也。好亦然矣。语曰：莫知其子之恶。非智损也，爱之也。是故论贵贱、辨是非者

，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，而後可知也。故范晔曰：夫利不在身，以之谋事则智；虑不私己，以之断义则厉。诚能回观物之智，而为反身之察，则能恕而自鉴。

卑政第三十三

《淮南子》曰：齐溺人以金玉，不如寻常之缠。《韩子》曰：百日不食，以待梁肉，饿者不肯。此言政贵卑以济事者也。何以言之？韩非曰：所谓知者微妙之言，上知之所难也。今为众人法，而以为上知之所难也，则人无从识之矣。故糟糠不厌者，不待梁肉而饱；短褐不完者，不须文绣而好。以是言之，夫治世之事，急者不得，则缓者非务也。今所治之政，人间之事。夫妇之所明知者不用，而慕上知之所难论，则其於人过远矣。是知微妙之言，非人务也。故《君文子》曰：凡有理而无益於治者，君子不言；有能而无益於事者，君子不为。故君子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权术，所为者不出於农稼军阵，同务而已。今世之人，行欲独贤，事欲独能，辩欲出群，勇欲绝众。夫独行之贤，不足以成化；独能之事，不足以周务；出群之辩，不可为户说；绝众之勇，不可与正阵。凡此四者，乱之所由生也。故圣人任道以通其险，立法以理其差，使贤愚不相弃、能鄙不相遗，此至理之术。故叔孙通欲起礼，汉高帝曰：得无难乎？对曰：夫礼若，因时世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。张释之言便宜事，文帝曰：卑之，无甚高论，令今可施行。由是言之，夫理者不因时俗之务而贵奇异，是饿者百日以待梁肉、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说矣。

善亡第三十四

《易》曰：积善之家，必有馀庆。又曰：善不积，不足以成名。何以徵其然耶？《孟子》曰：仁之胜不仁也，犹水之胜火也。今为仁者，犹以一杯水，救一车薪之火，火不息，则谓水不胜火。此又与於不仁之甚者也。又五种之美者，苟为不熟，不如𦉳稗。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。《尸子》曰：食所以肥也，一饭而问人曰：奚若？则皆笑之。夫治天下大事也，譬今人皆以一饭而问人奚若者也。由是观之，故知善也者，在积而已。今人见徐偃亡国，谓仁义不足杖也；见承桑失统，谓文德不足恃也。是犹杯水救火、一饭问肥之说，惑亦甚矣。

诡俗第三十五

夫事有顺之而为失，义有爱之而为害，有恶於己而为美，有利於身而损於国者。何以言之？刘梁曰：昔楚灵王骄淫，暴虐无度。芊尹申亥从王之欲，以殡於乾溪，殉之以二女。此顺之而失义者也。鄢陵之役，晋楚对战，阳献酒，子反以毙。以爱之而害者也。臧武仲曰：孟孙恶我，药石也；季孙之爱我，美也。毒滋厚，药石犹生我，此恶之而为美者也。韩子曰：为故人行私，谓

之不弃；以公财分施，谓之仁人；轻禄重身，谓之君子；枉法曲亲，谓之有行；弃官宠交，谓之有侠；离俗遁世，谓之高恚；交争逆令，谓之刚材；行惠取众，谓之得人。不弃者，吏有奸也；仁人者，公财损也；君子者，人难使也；有行者，法制毁也；有侠者，官职旷也；高恚者，人不事也；刚材者，令不行也；得人者，君上孤也。此八者，匹夫之私誉，而人主之大败也。由是观之，夫俗之好恶，与事相诡。唯明者能察之。

息辩第三十六

中论曰：水之寒也，火之热也，金石之坚刚也，彼数物未尝有言，而人莫不知其然者，信著乎其体。故知行有本，事有迹。审观其体，则无所窜情。何谓行本？孔子曰：立身有义矣，而孝为本；丧纪有礼矣，而哀为本；战阵有列矣，而勇为本。太公曰：人不尽力，非石人也；吏不洁爱人，非吾吏也；宰相不能富国强兵、调和阴阳、安万乘之主、简练群臣、定其名实、明其令罚，非吾宰相。此行本者也。何谓事迹？昔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：自子之居即墨也，毁日至。然吾使人视即墨，田野辟，人民给，官无留事，东方以宁。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。封之万家。召阿大夫而语之曰：自夫子之守阿也，誉日闻。然吾使人视阿，田野不辟，人贫苦。赵攻甄，子不能救；卫取薛陵，子不能知。是子常以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。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常誉之者，齐国大理。汉元帝时，石显专权。京房宴见问上曰：幽厉之君何以危？所任者，何人也？上曰：君不明而所任巧佞。偏曰：知其巧佞而用之也，将以为贤？上曰：贤之。房曰：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？上曰：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。此事迹者也。由是言之，夫立身从政，皆有本矣；理乱能否，皆有迹矣。若操其本行，以事迹绳之，譬如水之寒、火之热，则善恶无所逃矣。

量过第三十七

孔子曰：人之过也，各於其党。观过，斯知仁矣。何以言之？太史公云，昔管仲相齐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然孔子小之，曰：管仲之器小哉！岂不以周道衰，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，乃称霸哉？虞卿说魏王曰：夫楚亦强大矣，天下无敌，乃且攻燕。魏王曰：向也子云天下无敌，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，何也？对曰：今谓马多力则有之矣，若曰胜千钧则不然者。何也？夫千钧，非马之任也。今谓楚强大则有矣，若夫越赵、魏而开兵於燕，则岂楚之任哉？由是观之，夫管仲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而孔子小之；楚人不能伐燕，虞卿反以为强大、天下无敌，非诡议也，各从其党言之耳。不可不察。

势运第三十八

夫天下有君子焉，有小人焉，有礼让焉。此数事者，未必其性也，未必其行也，皆势运之耳。何以言之？文子曰：夫人有馀则让，不足则争。让则礼义

生，争则暴乱起。物多则欲省，求赡则争止。《淮南子》曰：游者不能拯溺，手足有所争急也；灼者不能救火，身体有所痛也；林中不卖薪、湖上不鬻鱼者，有所馀也。故世治则小人守正，而利不能诱也；世乱则君子为奸，而刑不能禁也。故《庄子》曰：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，非智得也；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，非智失也，时势然。《新语》以近河之地湿、近山之木长者，以类相及也。四渎东流，则百川无西行者，小象大而少从多也。是知世之君子，未必君子；世之小人，未必小人；世之礼让，未必礼让。夫势运者，不可不察。

傲礼第三十九

《左传》曰：无傲礼。《曲礼》曰：无不敬。然古人以傲为礼，其故何也？欲彰於人德者耳。何以言之？昔侯嬴为大梁夷门监，魏公子闻之，乃置酒大会。宾客坐定，公子从车骑，虚左，自迎夷门侯生。侯生引公子过市，及至家，以为上客。侯生谓公子曰：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。嬴乃夷门抱关者也，而公子亲枉车骑。稠人广众之中，不宜有所过，今公子故过之。然嬴欲就公子之名，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，以观公子，公子愈恭。市人皆以嬴为小人，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。张释之居廷中，三公九卿尽会立。王生老人曰：吾袜解。顾谓张廷尉为我结袜。人或谓王生曰：独柰何廷辱张廷尉？王生曰：吾者且贱，自度终无益於张廷尉。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，吾故聊辱廷尉，使跪结袜，欲以重之。诸公闻之，贤王生而重张廷尉。由是观之，以傲为礼，可以重人矣。

定名第四十

夫理得於心，非言不畅；物定於彼，非名不辩。言不畅志，则无以相接；名不辩物，则识鉴不显。原其所以，本其所由。非物有自然之名、理有必定之称也，欲辩其实则殊其名，欲宣其志则立其称。故称之曰道德仁义礼智信——夫道者，人之所蹈也；居知所为，行知所之，事知所乘，动知所止，谓之道。德者，人之所得也；使人各得其所欲，谓之德。仁者，爱也；致利除害，兼爱无私，谓之仁。义者，宜也；明是非，立可否，谓之义。礼者，履也；进退有度，尊卑有分，谓之礼。智者，人之所知也，以定乎得失是非之情，谓之智。信者，人之所承也；发号施令，以一人心，谓之信。见本而知末，执一而应万，谓之术。

《说苑》曰：从命利君，谓之顺；从命病君，谓之谀；逆命利君，谓之忠；逆命病君，谓之乱；君有过失，将危国家，有能尽言於君，用则留，不用则去，谓之谏；用则可，不用则死，谓之诤；能率群下以谏於君，解国之大患，除国之大害，谓之辅；抗君之命，反君之事，安国之危，除主之辱，谓之弼。

《庄子》曰：莫之顾而进，谓之佞，彳希意导言，谓之谄；不择是非而言

，谓之谀；好言人恶，谓之谗；称誉诈伪以败恶人，谓之匿；不择善否，两容颊，偷拔其所欲，谓之险。古语曰：以可济否，谓之和；好恶不殊，谓之同；以贤代贤，谓之夺；以不肖代贤，谓之伐；缓令急诛，谓之暴；取善自与，谓之盗；罪不知愆，谓之虐；敬不中礼，谓之野；禁而不止，谓之逆；禁非立是，谓之法；知善不行，谓之狂；知恶不改，谓之惑。太公曰：收天下珠玉美女、金银采帛，谓之残；收暴虐之吏，杀无罪之人，非以法度，谓之贼；贤人不至，谓之蔽；忠臣不至，谓之塞；色取人而实违之，谓之虚；不以诚待其臣，而望其臣以诚事己，谓之愚；分於道，谓之性；形於一，谓之命。

凡人函五常之性，而刚柔、缓急、音声不同。系水土之气，谓之风；好恶取舍，动静无常，随君上之情欲，谓之俗。

或曰：乐与音同乎？对曰：昔魏文侯问子夏曰：吾端冕而听古乐，唯恐卧；听郑卫之音，则不知倦。敢问古乐之如彼、新乐之如此，何也？子夏曰：今君之所问者乐也，所好者音也。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。文侯曰：敢问何如？子夏曰：夫古乐者，天地顺而四时当，民有德而五昌，疾疫不作而无妖祥，此之谓大当。然後圣人为父子君臣，以为之纪纲。纪纲既正，天下大定。天下大定，然後正六律、和五声、弦歌诗颂，此之谓德音。德音之谓乐。《诗》云：莫其德音，其德克明。克明克类，克长克君。王此大邦，克顺克比。比於文王，其德靡悔。既受帝祉，施於孙子。此之谓也。今君之所好者，溺音乎？郑音好滥，淫志也；宋音燕女，溺志也；卫音趋数，烦志也；齐音傲僻，骄志也。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，是以祭祀弗用。此音乐之异也。

或曰：音与乐既闻命矣，敢问仪与礼同乎？对曰：昔赵简子间揖让周旋之礼於子太叔，太叔曰：是仪也，非礼也。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：夫礼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天地之经，民实则之。则天之明，因地之性，生其六气，用其五行。气为五味，发为五色，章为五声，淫则昏乱，民失其性，是故以礼以奉之。人有好恶喜怒哀乐，生於六气。是故审则宜类，以制六志：哀有哭泣，乐有歌舞，喜有施舍，怒有战斗。哀乐不失，乃能协於天地之性，是以长久。故人能曲直以从礼者，谓之成人。或曰：然则何谓为仪？对曰：养国子，教之六仪：祭祀之容，穆穆皇皇；宾客之容，俨恪矜庄；朝廷之容，济济跄跄；丧纪之容，累累颠颠；军旅之容，暨暨讙讙；车马之容，翼翼，此礼仪之异心。

夫定名之弊，在於钩车瓜折辞。苟无其弊，则定名之妙也。

论曰：班固九流，其九曰杂家，兼儒墨，合名法。传子九品，其九曰杂才，以长讽议。由是观之，杂说之益，有自来矣。故著此篇，盖立理叙事，以示将来君子矣。

卷九兵权

赵子曰：《诗》云允文允武，《书》称乃武乃文。孔子曰：君子有文事，必有武备。《传》曰：天生五材，民并用之，废一不可，谁能去兵？黄帝与蚩战，颡项与共工争，尧伐兜，舜伐有苗，启伐有扈，汤伐有夏，文王伐崇，武王伐纣，汉高有京索之战，光武兴昆阳之师，魏动官渡之军，晋平吴之役。故《吕氏春秋》曰：圣王有仁义之兵，而无偃兵。《淮南子》曰：以废不义而授有德者也。是知取威定霸，何莫由斯？自古兵书，殆将千计。若不知合变，虽多，亦奚以为？故曰：少则得，多则惑。所以举体要而作《兵权》云。

出军第一

夫兵者，凶器也；战者，危事也。兵战之场，立尸之所。帝王不得已而用之矣。

故曰：救乱诛暴，谓之义兵，兵义者王。敌加於己，不得已而用之，谓之应兵，应兵者胜。争恨于敌，不胜慎怒者，谓之忿兵，兵忿者败。利人土地宝货者，谓之贪兵，兵贪者破。恃国之大、矜人之众，欲见威於敌，谓之骄兵，兵骄者灭。是知圣人之用兵也，非好乐之，将以诛暴讨乱。

夫以义而诛不义，若决江而溉萤火、临不测之渊而欲堕之，其克之必也。所必优游恬泊者何？重伤人物。故曰：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不以德来，然後命将出师矣。

夫将者，国之辅也，人之司命也。故曰：将不知兵，以其主与敌也；君不择将，以其国与敌也。将既知兵，主既择将，天子居正殿而召之曰：社稷安危，一在将军。今某国不臣，愿烦将军应之。乃使太史卜斋择日，授以釜钺。君入太庙，西面而立，将军北面而立。君亲操钺，持其首，授其柄，曰：从是以上至天者，将军制之。乃复操柄授与刃，曰：从是以下至渊者，将军制之。将既受命，拜而报曰：臣闻国不可从外理，军不可从中御，二心不可以事君，疑志不可以应敌。臣既受命专釜钺之威，臣不敢还诸。乃辞而行，凿凶门而出。故《司马法》曰：进退唯时，无曰寡人。《孙子》曰：将在军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古语曰：阃以内，寡人制之；阃以外，将军制之。《汉书》曰：唯闻将军之命，不闻天子之诏。故知合军聚众，在於阃外，受推毂之寄，当秉旄之重，无天於上，无地於下，无敌於前，无君於後，乃可成大业矣。故曰：将能而君不御者胜。此之谓也。

练士第二

夫王者帅师，必简练英雄，知士高下，因能授职，各取所长，为其股肱羽翼，以成威神，然後万事毕矣。

腹心一人；谋士五人，天文三人，地形三人，兵法九人，通粮四人，奋威

四人；鼓旗三人，股肱四人，通材三人，权士三人，耳目七人，爪牙五人，羽翼四人，游士八人，术士二人，法算二人，方士二人。

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，聚为一卒。有勃气壮勇暴强者，聚为一卒。有学於奇正，长剑雕弧、接武齐列者，聚为一卒。有破格舒钩、强梁多力，能溃破金鼓、绝灭旌旗者，聚为一卒。有能逾高超远、轻足善走者，聚为一卒。有故王臣失势、欲复见其功者，聚为一卒。有死罪之人、昆弟为其将报仇者，聚为一连。有贫穷忿怒、将快其志者，聚为一卒。有故赘婿入虏、欲昭迹提名者，聚为一卒。有辩言巧辞、善毁誉者，聚为一卒。有故胥靡免罪之人、欲逃其耻者，聚为一卒。有材伎过人、能负重行数百里者，聚为一卒。

夫卒强将弱曰弛，吏强卒弱曰陷，兵无选锋曰北，必然之数矣。故曰：兵众孰强？士卒孰练？知之者胜，不知之者不胜，不可忽也。

结营第三

太公曰：出军征战，安营置阵，以六为法。将军自取九天之上，竟一旬，复徙开牙门；常背建向破，不饮死水，不居死地，不居地柱，不取地狱，无休天灶，无当龙首。故曰：凡结营安阵，将军居青龙，军鼓居逢星，士卒居明堂，伏兵於太阴，军门居天门，小将居地户，斩断居天狱，治罪居天庭，军粮居天牢，军器居天藏。此谓法天结营，物莫能害者也。

道德第四

夫兵不可出者三：不和於国，不可以出军；不和於军，不可以出阵；不和於阵，不可以出战。故孙子曰：一曰道。道者，令人与上同意者也。故可与之死，可与之生，而人不畏危。黄石公曰：军井未达，将不言渴；军幕未办，将不言倦；冬不服裘，夏不操扇，是谓礼将。与之安，与之危，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、可用而不可疲，接之以礼，励之以辞，则士死之。是以含蓼问疾，越王霸於诸侯；吮疽恤士，吴起凌於腋国。阳门恸哭，胜三晋之兵；单醪投河，感一军之士。勇者为之斗，智者为之忧，视死若归，计不旋踵者，以其恩养素畜、策谋和同也。故曰：畜恩不倦，以一取万。语曰：积恩不已，天下可使。此道德之略也。

禁令第五

孙子曰：卒未专亲而罚之，则不服，不服则难用；卒已专亲而罚不行，则不可用矣。故曰：视卒如婴儿，故可与之赴深溪；视卒如爱子，故可与之居死地。厚而不能使，爱而不能令，乱而不知理，譬若骄子，不可用也。经曰：兵以赏为表，以罚为里。又曰：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，是谓必取。故武侯之军禁有七：一曰轻，二曰慢，三曰盗，四曰欺，五曰背，六曰乱，七曰误。此治军之禁也。若期会不到，闻鼓不行，乘宽自留，回避务止，初近而後远，唤名而

不应，军甲不具，兵器不备，此谓轻军。受令不传，传之不审，以惑吏士，金鼓不闻，旌旗不睹，此谓慢军。食不廩粮，军不部兵，赋赐不均，阿私所亲，取非其物，借贷不还，夺人头首，以获功名，此谓盗军。若变易姓名，衣服不鲜，金鼓不具，兵刃不磨，器仗不坚，矢不著羽，弓弩无弦，主者吏士、法令不从，此谓欺军。闻鼓不行，叩金不止，按旗不伏，举旗不起，指麾不随，避前在後，纵发乱行，折兵弩之势，退不斗，或左或右，扶伤死，因归还，此谓背军。出军行将，士卒争先，纷纷扰扰，军骑相连，咽塞道路，後不得前，呼唤喧讙，无所听闻，失行乱次，兵刃中伤，长将不理，上下纵横，此谓乱军。屯营所止，问其乡里，亲近相随，共食相保；呼召不得，越入他位，干误次第，不可呵止；度营出入，不由门户，不自启白；奸邪所起，知者不告，罪同一等；合人饮食，阿私所受；大言惊语，疑惑吏士，此谓误军。斩断之後，万事乃理。所以乡人盗笠，吕蒙先涕而後斩；马逸犯麦，曹公割而自刑。故太公曰：刑上极，赏下通。孙子曰：法令孰行？赏罚孰明？吾以此知胜此之谓也。

教战第六

孔子曰：不教人战，是谓弃之。故知卒不服习起居，不精前击後解，与金鼓之指相失，百不当一，此弃之者也。故领三军故教之战者，必有金鼓约令，所以整齐士卒也，教令操兵、起居、旌旗指麾之变。故教使一人学战，教成合之十人；十人学战，教成合之百人，渐至三军之众。大战之法，为其校阵，各有其道。左校青龙，右校白虎，前校朱雀，後校玄武，中校轩辕。大将之处，右锋左戟，前後弩，中央鼓旗。兴动俱起，闻鼓则进，闻金则止，随其指麾，五阵乃理。故曰：治众如治寡，分数是也；斗众如斗少，形名是也。言不相闻，故为鼓铙；视不目见，故为旌旗。夫金鼓旌旗，所以一人耳目也。是知鼓如金铙，所以威耳；旌旗麾章，所以威目；禁令刑罚，所以威心。耳威於声，不可不清；目威於色，不可不明；心威於罚，不可不严。三者不立，虽胜必败。故曰：将之所麾，莫不从移；将之所指，莫不前死。纷纷纭纭，斗乱而不可乱；混混沌沌，形圆而不可败，此用众之法也。卒服习矣，器用利矣，将军乃秉旄麾众而誓之。於是气励青€，虽赴汤蹈火可也。此教战之法也。

天时第七

《孙子》曰：二曰天时。天时者，阴阳寒暑时节制也。《司马法》曰：冬夏不兴师，所以兼爱吾人。太公曰：天文三人，主占风气，知天心去就。故经曰：能知三生，临刀勿惊。从孤击虚，一女当五丈夫。故行军必背太阴，向太阳，察五纬之光芒，观二曜之薄蚀；必当以太白为主，辰星为候；合宿有必斗之期，格出明不战之势，避以日耗，背以月刑，以王击困，以生击死。是知用

天之道、顺天行诛，非一日也。若细雨汰军，临机必有捷；回风相触，道还而无功；€类群羊，必走之道；气如惊鹿，必败之势。黑€出垒，赤气临军，六穷起风，三刑生雾，此皆见师之出而不见者入也。若烟非烟，此庆€也；若星非生，此归邪也；若雾非雾，此泣军也；若雷非雷，此天鼓也。庆€开有德，归邪有降人，泣军多杀将，天鼓多败军。是知风€之占、岁月之候，其来久矣。故古者初立将，始出门首建牙之时，必观风气之气。若风不旁勃，旌旗晕晕，顺风而扬举，或向敌终日，军行有功，胜候也。若逆风来应，气旁勃，牙扛折，阴不见日，旌幡激扬，败候也。若下轻其将，妖怪并作，众口相惑，当修德审令，缮砺锋甲，勤诚誓士，以避天怒。然後复择吉日祭牙旗，具太牢之饌，震鼓铎之音，诚心启请，以备天问，观其祥应，以占吉凶。若人马喜跃、旌旗皆前指高陵、金铎之声扬以清、鼙鼓之音宛以鸣，此得神明之助持，以安於众心，乃可用矣。虽云任贤使能，则不占而事利；令明法审，则不筮而计成；封功赏劳，则不祷而福从；共苦同甘则犯逆而功就，然而临机制用，有五助焉：一曰助谋，二曰助势，三曰助怯，四曰助疑，五曰助地。此五者，助胜之术。故曰：知地知天，胜乃可全，不可不审察也。

地形第八

《孙子》曰：三曰地利。地利者，远近险易、广狭死生也。故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，不能行军；不用乡导，不能得地利。故用兵有散地。

有轻地，有争地，有交地，有衢地，有重地，有汜地，有围地，有死地。诸侯自战其地，为散地；入人之地而不深者，为轻地；我得则利、彼得亦利者，为争地；我可以往、彼可以来，为交也；诸侯之地三属，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，为衢地；入人难反之地，深倍城邑多者，为重地；行山林险阻沮泽，凡难行之道者，为汜地；所由入者隘，所从归者迂，彼寡可以击吾众者，为围地；疾战则存、不疾则亡，为死地。是故散地无战，争地则无攻，交地则无绝，衢地则合交，重地则掠，汜地则行，围地则谋，死地则战。

又有六地：有通，有挂，有支，有隘，有险，有远。我可以往，彼可以来，曰通。居通地，先处其高阳，利粮道，以战则利。可以往，难以反，曰挂。挂形曰：敌无备，出而胜之；敌有备，出而不胜，难以反，不利。我出而不利，彼出而不利，曰支。支形曰：敌虽利我，我无出引而去也，令敌半出而击之利。隘形曰：我先居之，必盈之而待敌。若敌先居之，盈而勿从也，不盈而从之。险形曰：我先居之，必居高阳以待敌。若敌先居，则引而去之，勿从也。夫远形钩势，难以挑，战而不利。凡此六者，地之道也，皆将之至任，不可不察。

故曰：深草蓊秽者，所以遁逃也；深谷阻险者，所以止御车骑也；隘塞山

林者，所以少击众也；沛泽杳冥者，所以匿其形也。丈五之沟渐车之水、山林石径、泾川丘阜、草木所在、步兵之地，车骑二不当一；丘陵漫衍相属、平原广野，此车骑之地，步兵十不当一；平原相远、仰高临下，此弓弩之地，短兵十不当一；两阵相近、平地浅草、可前可後，此长戟之地，剑三不当一；萑苇竹萧、草木蒙笼、枝叶茂接，此矛之地，长戟二不当一；道相伏、险扼相薄，此剑之地，弓弩三不当一。

故曰：地形者，兵之助。又曰：用兵之道，地利为宝。赵奢趋山，秦师所以覆败；韩信背水，汉兵由是克胜。此用地利之略也。

水火第九

经曰：以水佐攻者强，以火佐攻者明。是知水火者，兵之助也。

故火攻有五：一曰火人，二曰火积，三曰火辎，四曰火库，五曰火燧。行火必有因。烟火素具，发火有时，起火有日。时者，天之燥也。日者，宿在箕、壁、参、轸也。凡此四宿者，风起之日也。

太公曰：强弩长兵，所以逾水战。孙子曰：水可以绝。谓灌城也。又曰：绝水必远水。客绝水而来，迎之於水内，令敌半渡而击之利。欲战，无附於水而迎客也。谓处水上之军。故曰：以水佐攻者强。何以言之？昔韩信定临淄，走齐王田广。楚使龙且来救齐，齐王广、龙且并军，与信合战，夹潍水阵。韩信乃夜令人为万馀囊，盛沙壅水上流，引军半渡击龙且，佯不胜，还走。龙且果喜曰：固知信恃也。乘追。信渡水，信使决壅囊。水大至，龙且军大半不得渡，即急击之，杀龙且。龙且水军东散走。此反半渡之势。卢绾佐彭越攻下梁地十馀城。项羽闻之，谓其大司马曹咎曰：谨守成皋。即汉挑战，慎勿与战。汉果挑楚军，楚军不出，使人辱之。大司马怒，渡汜水。卒半渡，汉击大破之。此欲战无附於水势也。

故知水火之变可以制胜，其来久矣。秦人毒泾上流，晋军多死。荆王烧楚积聚，项氏以擒。曹公决泗於下邳，吕布就戮。黄盖火攻於赤壁，魏祖奔衄。此将之至任，盖军中亢急者矣，不可不察。

五间第十

《周礼》曰：巡国传谍者，反间也。吕望云：间构飞言，聚为一卒。是知用间之道，非一日也。

故间有五间：有因间，有内间，有反间，有生间，有死间。五间俱起，莫知其道。因间者，因其乡人而用之者也；内间者，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；反间者，因敌间而用之者也；生间者，反报者也；死间者，为诳事於外，令吾间知之，而待於敌间者也。

昔汉西域都护班超，初为将兵长史，悉发诸国步骑二万五千击莎车。莎车

求救龟兹。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，合五万人助之。超召部曲及於闐疏勒王议曰：兵少不敌，计莫如各解散去。於闐从此东，长史亦从此西归，夜半闻鼓声便发。众皆以为然。乃阴缓擒得生口，生口归，以超言告龟兹。龟兹闻之喜，使左将军将万骑於西众遮超、温宿王将八千骑於东众遮於闐王。人定後，超密令诸司马勒兵励士。至鸡鸣，驰赴莎车军营，掩覆之，胡皆惊走，斩首五千级。莎车遂降。又耿讨张步。步闻之，乃使其大将费邑军历下，又分兵屯祝阿，别於太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。渡河先击祝阿，拔之，故开围一角，令其众得奔钟城。钟城人闻祝阿已溃，大惧，遂空壁亡去。费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。进兵先胁巨里，多伐树木，扬言填塞坑。数日有降者，言邑闻欲攻巨里，谋来救之。乃严令军中趣治攻具，後三日当悉攻巨里。阴缓生口，令得亡归。归者以期告邑，邑至日果自将来救之。喜谓诸将曰：吾所修攻具者，欲诱致邑耳。今来，吾所求也。即分三千人守巨里，自引精兵上岗坂，乘高合战，大破之，临阵斩邑。此用因间之势也。晋时，益州牧罗尚遣隗伯攻李雄於郫城，迭有胜负。雄乃募武都人朴泰，鞭之见血，使谲罗尚，欲为内应，以火为期。尚信之，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领从泰。李雄先使李骧於道设伏。泰以长梯倚城而举火。伯军见火起，皆争绿梯。泰又以绳汲上尚军百馀人，皆斩之。雄因放兵，内外击之，大破尚军。此用内间之势也。郑武公欲伐胡，先以其子妻故，因问群臣曰：我欲用兵，谁可伐者？大夫关其思曰：胡可伐。武公怒而戮之曰：胡，兄弟之国。子言伐之，何也？胡君闻之，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。郑袭胡，取之。此用死间之势也。陈平以金纵反间於楚军，间范增。楚王疑之。此用反间者也。故知三军之亲莫亲於间，赏莫厚於间，事莫密於间，非圣智莫能用间，非密微莫能得间之实。此三军之要，唯贤将之所留意也。

将体第十一

《万机论》曰：虽有百万之师，临时吞敌，在将也。《吴子》曰：凡人之论将，恒观之於勇。勇之於将，乃万分之一耳。故《六韬》曰：将不仁则三军不亲，将不勇则三军不为动。《孙子》曰：将者，勇、智、仁、信、必也。勇则不可犯，智则不可乱，仁则爱人，信则不欺人，必则无二心，此所谓五才者也。三军之众，百万之师，张设轻重，在於一人，谓之气机。道峡路险，名山大塞，十人所守，千人不过，是谓地机。善行间谍，分散其众，使君臣相怨，是谓事机。车坚舟利，士马闭习，是谓力机。此所谓四机也。

夫将可乐而不可忧，谋可深而不可疑。将忧则内疑，谋疑则敌国奋。以此征人，则可致乱。

故将能清能静、能平能整、能受谏、能听讼、能纳人，能采善言、能知国俗、能图山川、能裁厄难、能制军权、危者安之、惧者卜之、叛者还之、冤者

原之、诉者察之、卑者贵之、强者抑之、敌者残之、贪者丰之、欲者使之、畏者隐之、谋者近之、谗者覆之、毁者复之、反者废之、横者挫之、服者活之、降者说之、获城者割之、获地者裂之、获国者守之、获厄塞之、获难屯之、获财散之、敌动伺之、敌强下之、敌凌假之、敌暴安之、敌勃义之、敌睦携之、顺举挫之、因势破之、放言过之、四网罗之、此为将之道也。

故将拒谏则英雄散，策不从则谋士叛，善恶同则功臣倦，将专己则下归咎，将自臧则下少功，将受谗则下有离心，将贪财则奸不禁，将内顾则士卒淫。将有一则众不服，有二则军无试，有三则军乖背，有四则祸及国。

《军志》曰：将谋欲密，士众欲一，攻敌欲疾。将谋密则奸心闭，士众一则群心结，攻敌疾则诈不及。设军有此三者，则计大夺。将谋泄则军无势，以外内则祸不制，财入营则众奸会。将有此三者，军必败。将无虑则谋士去，将无勇则吏士恐，将迁怒则军士惧。虑也、谋也，将之所重；勇也、怒也，将之所用意。故曰：必死可杀也，必生可虑也，忿速可侮也，廉洁可辱也，爱人可烦也。此五者，将军之过、用兵之灾。

故凡战之要，先占其将而察其才，因刑用权，则不劳而功兴也。将愚而信人，可谋而诈；贪而忽名，可货而赂；轻变，可劳而困；上富而骄、下贫而桀，可离而间；将怠士懈，可潜而袭。智而心缓者，可追也；勇而轻死者，可暴也；急而心速者，可诱也；贪而喜利者，可袭也、可遗也；仁而不忍於人者，可劳也；信而喜信於人者，可诳也；廉洁而不爱人者，可侮也；刚毅而自用者，可事也；懦心喜用於人者，可使人欺也。此皆用兵之要、为将之略也。

料敌第十二

夫两国治戎，交和而合刀，以冥冥决事，必先探於敌情。故《孙子》曰：胜兵先胜而後战。又曰：策之而知得失之计，候之而知动静之理，因形而作胜於众，用兵之要也。

若欲先知敌将，当令贱而勇者，将轻锐以当之。观敌之来，一起一坐，其政以理，其追北佯为不及，其见利佯为不知，如此者，将必有智，勿与轻战。若其众旗乱，其卒自止自行，其兵或纵或横，其追北恐不及，见利恐不得，如此者，将必无谋，虽众可获。

故曰：敌近而静者，恃其险也；敌远而挑人者，欲人之进也；众树动者，来也；众草多障者，疑也；鸟起者，伏也；禽骇者，覆也；尘卑而广者，徒来也；散而条远者，薪来也；少而往来者，营军也；辞卑而益备者，进也；辞强而进驱者，退也；无约而请和者，谋也；半进半退者，诱也；杖而立者，饥也；汲而先饮者，渴也；见利不进者，劳也；鸟集者，虚也；夜呼者，恐也；军扰者，将不重也；旗动者，乱也；吏怒者，倦也；粟马食肉、军无悬垂

，不及其舍者，穷寇也；淳淳翕翕、徐言入人者，失其众也；数赏者，害也；数罚者，困也；数顾者，失其群也；来委谢者，欲休息也。兵怒而相近，久而不合，又不相去，必谨察之。敌来新到，行阵未定，可击也；阵虽定，人马未食，可击也；涉长道，後行未息，可击也；行坂涉险，半隐半出，可击也；涉水半渡，可击也；险道狭路，可击也；旌旗乱动，可击也；阵数动移，可击也；人马数顾，可击也；凡见此者，击之而勿疑。然兵者诡道也，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。故匈奴示弱，汉祖有平城之围；石勒藏锋，王浚有幽州之陷，即其效也，可不慎也！

势略第十三

《孙子》曰：勇怯势也，强弱形也。又曰：水之弱至於漂石者，势也。何以明之？昔曹公征张鲁、定汉中，刘晔说曰：明公以步卒五千，讨诛董卓，北破袁绝，南征刘表，九州百郡、十并其八，威€天下，势∫海外。今举汉中，蜀人望风，破胆失守，推此而前，蜀可传檄而定也。刘备、人杰也，有智而迟，得蜀日浅，蜀人未恃。今破汉中，蜀人震恐，其势自倾。以公之神明，因其倾而压之，无不克也。若小缓之，诸葛亮明於理而为相，关羽、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，蜀人既定，据险守要，则不可犯也。今不取，必为後忧。曹公不从。居七日，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，备斩之而不能禁也。曹金延问晔曰：今尚可击否？晔曰：今已小定，未可击也。又太祖征吕布至下邳？布败，固守城，攻不拔。太祖欲还，荀攸曰：吕布勇而无谋，今三军皆北，其锐气衰。三军以将为主，主衰则军无奋意。夫陈宫有智而迟，今及布气之未复，宫谋之未定，进急攻之，布可收也。乃引沂泗灌城，城溃，生擒布。以此观之，当是时，虽诸葛之智、陈宫之谋、吕布之勇、关张之功，无所用矣。此谓勇怯势也、强弱形也。救兵有三势，善战者恒求之於势。势之来也，食其缓颊，下齐七十馀城；谢石渡淝，摧秦百万之众。势之去也，项羽有拔山之力，空泣虞姬；田横有负海之强，终然刎颈。故曰：战胜之威，人百其倍；败兵之卒，没世不复。故水之弱至於漂石，此势略之要也。

攻心第十四

《孙子》曰：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。何以明之？战国时有说齐王曰：凡伐国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；心胜为上，兵胜为下。是故圣人之伐国攻敌也，务在先服其心。何谓攻其心？绝其所恃，是谓攻其心也。今秦之所恃为心者，燕赵也，当收燕赵之权。今说燕赵之君，勿虚言空辞，必将以实利，以回其心，所谓攻其心者也。沛公西入武关，欲以二万人击秦关下军，张良曰：秦兵尚强，未可轻也。臣闻其将屠子贾豎，易动以利。愿沛公且留壁，使人先行，为五万人具食，益张旗帜诸山之上，为疑兵。令酈食其持重宝秦将。秦等果

欲连和，俱西袭咸阳。沛公欲听之，良曰：此独其将欲叛，士卒恐不从，不从必危。不如因其懈击之。沛公乃引兵击秦军，大破之。此攻心者也。

伐交第十五

《孙子》曰：善用兵者，使交不得合。何以明之？昔楚莫敖将盟贰轸，郢人军於蒲骚，将以随、绞、州、蓼伐楚师。莫敖患之。斗廉曰：郢人军於其郊，必不诫，且日虞四邑之至。君之於郊郢以御四邑，我以锐师宵加於郢。郢有虚心而恃其城，莫有斗志，若败郢师，四邑必离。莫敖从之。遂败郢师於蒲骚。汉宣帝时，先零与罕并羌解仇，合党为寇。帝命赵充国先诛罕并。充国守便宜，不从，上书曰：先零羌虏欲为背叛，故与罕并解仇，然其私心不能亡，恐汉兵至而罕并背之也。臣愚以为其计常欲赴罕并之急，以坚其约。先击罕羌，先零必助之。今虏马肥、粮方饶，击之恐不能伤害，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也。坚其约，合其党，虏交坚党合，诛之用力数倍。臣恐国家忧累，由此十数年，不一二岁而已。先诛先零，则罕并之属，不烦兵服矣。帝从之，果如策。魏太祖初伐关中，贼每一部到，太祖辄喜。贼破之後，诸将问其故。太祖曰：关中道远，若各依险阻，征之不一二年，不可定也。今皆来集，众虽多，莫能相服。军无主，一举可灭，为攻差易。吾是以喜。语曰：连鸡不俱栖，可离而解。曹公得之矣。此伐交者也。

格形第十六

《孙子》曰：安能动之。又曰：攻其所必趋。何以明之？昔楚子围宋，宋公使如晋告急。晋狐偃曰：楚始得曹而新婚於卫，若伐曹、卫，楚必救之，则齐、宋免矣。果如是计。魏伐赵，赵急求救於齐。齐威王以田忌为将，以孙臆为师，居辎车中为计谋。田忌欲引兵之赵，孙子曰：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拳，救斗者不持。批亢捣虚，形格势禁，则自为解耳。今梁、赵相攻，轻兵锐卒必竭於外，老弱疲於内。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，据其街路，冲其方虚，彼必释赵而自救。是我一举解赵之围，而收弊於魏也。田忌从之，魏果去邯郸。又曹操为东郡太守，治东武阳，军顿丘。墨山贼於毒等攻东武阳，太祖欲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，诸将皆以为当还自救。曹操曰：昔孙臆救赵而攻魏；耿欲走西安，攻临。使贼闻我西而还，则武阳自解。不还，我能破虏家，虏不能拔武阳必矣。乃行。毒闻之，果弃武阳还。曹操要击，大破之。初，关羽围樊、谿阳，曹操以汉帝在许近贼，欲徙都。司马宣王及庄济说曹操曰：刘备、孙权，外亲内疏，关羽得志，必不愿也。可遣人劝蹶其後，许割江南以封权，则樊围自解。曹操从之，羽遂见擒。此言攻其所爱则动矣。是以善战者无知名、无勇功、不争白刃之前、不备已失之後，此之谓矣。

蛇势第十七

语曰：投兵散地，则六亲不能相保；同舟而济，胡越何患乎异心？《孙子》曰：善用兵者，譬如率然。何以明之？汉宣帝时，先零为寇，帝命赵充国征之，引兵至先零所在。虏久屯聚，解弛，望见大军，弃车重，欲渡湟水。道厄狭，充国徐行驱之。或曰：遂利行速。充国曰：此穷寇不可追也，缓之则走不顾，急之则还致死。诸将校皆曰：善。虏果赴水溺死者数百。於是破之。袁尚既败，遂奔辽东，众有数千。初，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。曹公既破乌丸，或说公遂征之，尚兄弟可擒也。公曰：吾方使康斩送尚、熙首，不烦兵矣。公引兵还，康果斩送尚、熙，传其首。诸将或问曰：公还而康斩尚、熙，何也？公曰：彼素畏尚、熙，其急之并力，缓之则自相图，其劫然也。曹公征张绣，荀攸曰：绣与刘表相恃为强，然绣以游军仰食於表，表不能供也，其势必离。不如缓军以待之，可诱而致也。若急之，则必相救。曹操不从，进至穰，与绣战。表果救之，军不利矣。故《孙子》曰：善用兵者，譬如率然。率然者，常山之蛇，击其头则尾至，击其尾则首至，击其中则首尾俱至。或曰：敢问可使如率然乎？孙子曰：可矣。夫吴人之与越人相恶，当其同舟而济则相救如左右手。是故放马埋轮，不足恃也；齐勇若一，政之道也。此之谓矣。

先胜第十八

《孙子》曰：善用兵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何以明之？梁州贼王国围陈仓，乃拜皇甫嵩、董卓各率二万人拒之。卓欲速进赴陈仓，嵩不听。卓曰：智者不待时，勇者不留决。速战则城全，不救则城灭。全灭之势，在於此也。嵩曰：不然。百战百胜，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是以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此，可胜在彼。彼守不足，我攻有馀。有馀者动於九天之上，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。今陈仓虽小，城守固备，非九地之陷也；王国虽强，而攻我之所不救，非九天之势也。夫势非九天，攻者受害；陷非九地，守者不拔。国今已陷受害之地，而陈仓保不拔之城，我可不烦兵动众，而取全胜之功。将何救焉！遂不听。王国围陈仓，自冬迄春八十馀日，城坚守固，竟不能拔。贼众疲弊，果自解去。嵩进兵击之，卓曰：不可。兵法穷寇勿迫、归众勿追。今吾追国，是迫归众、追穷宝也。困兽犹斗、蜂虿有毒，况大众乎？嵩曰：不然。吾前不击，避其锐也；今而击之，待其衰也。所击疲师，非归师也。国众且走，莫有斗志，以整击乱，非穷寇也。遂独进兵击之，使卓为後拒，连战大破，国走而死。卓大惭恨。青州黄巾众百馀万入东平。刘岱欲击之。鲍永谏曰：今贼众百万，百姓皆震恐，士卒无斗志，不可敌也。观贼众群辈相随，军无辎重，唯以抄掠为资，今若畜士众之力，先为固守，彼欲战不得，攻则不能，其势必离散，然後选其精锐，据其要害，击之可破也。岱不从，果为贼所败。晋代王开攻燕邺城，慕容德拒战，代师败绩。又欲攻之，别驾韩谭进曰

：昔汉高祖云：吾宁斗智，不能斗力。是以古人先胜庙堂，然後攻战。今代不可击者四，燕不宜动者三。代悬军远人，利在野战，不一可击也；深近畿，顿兵死地，二不可击也；前锋既败，後军方固，三不可击也；彼众我寡，四不可击也。官军自战其地，一不宜动；动而不胜，众心难固，二不宜动；湟池未修，敌来无备，三不宜动，此皆兵机也。深沟高垒，以逸待劳。彼千里馈粮，野无所掠，久则三军糜费，攻则众旅多弊，师老衅生，详而图之，可以捷也。德曰：韩别驾之言，良、平之策也。此先胜而后战者也。

围师第十九

《孙子》曰：围师必阙。何以明之？黄巾贼韩忠宛，朱俊张超围之，结垒起土山以临城，因鸣鼓攻其西南，贼悉众赴之，乃掩其东北，乘城而入。忠退保小城，乞降。诸将欲听之，俊曰：兵有形同而势异者。昔秦项之际，民无定主，故赏附以劝来耳。今海内一统，唯黄巾造寇，纳降无以劝善，讨之足以惩恶。今若受之，更开逆意。贼利则进战、钝则乞降，纵敌长寇，非良计也。因急攻之，不克。俊登土山，顾谓张超曰：吾知之矣。贼今外围周固，连营逼急，乞降不受，欲出不得，所以死战也。万人一心，犹不可当，况十万乎？其害甚矣。不如撤围，并兵入城。忠见解围，势必自出，出则意散，易破之道也。既而解围，忠果出战遂破忠等。魏太祖围壶关，下令曰：城拔，皆坑之。连月不下，曹仁言於太祖曰：围城必不之门，所以开其生路也。今公许之必死，将人人自为守。且城固而粮多，攻之则士卒伤，守则引日持久。今顿兵坚城之下，以攻必死之虏，非良计也。太祖从之，城降。北围师之道也。

变通第二十

《孙子》曰：善动敌者形之，敌必从之。何以明之？魏与赵攻韩，齐田忌为将而救之，直走大梁。魏将庞涓去韩而归，齐军已过而西矣。孙臏谓田忌曰：被三晋之兵，素悍勇而轻齐，齐号为怯。善用兵者，因其势而利导之。兵法曰：百里而趋利者，蹶上将军。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。明日为五万灶，明日为二万灶。涓喜曰：吾固知齐卒怯也，入吾地三日，士卒亡已过半。乃弃其步兵，与轻锐倍日并行遂之。臏度其暮至马陵，道狭而多险，可伏兵。及斫大树白书之曰：庞涓死此树下。令善射者万弩，夹道而伏，期曰：见火举而发。涓夜至斫木下，见白书，及钻火烛之，读书。齐军万弩俱发，魏军大乱。涓乃自刎曰：果成竖子之名也。虞诩为武都郡，羌率众遮诩於陈仓崱谷。诩令吏士各作两灶，日增位之，羌不敢逼。或问曰：孙子减灶而君增之，兵法日行三十里以戒不虞，今且行二百里，何也？诩曰：虏众既多，吾徐行则易为所及，疾行则彼不测之。且虏见吾灶多，谓群兵来至。孙子见弱吾示强，势不同也。故曰：料腋在心，察机在目。因形而作，胜於众善之善者矣。此变通之理也。

利害第二十一

《孙子》曰：陷之死地而後生，投之亡地而後存。又曰：杂於利而务可伸，杂於害而患可解。何以明之？汉将韩信攻赵，赵盛兵井陘口。信乃引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，夜半传发，选轻骑二千人，持一赤帜，从间道藁山而望见赵军。诫之曰：赵见我走，必空壁逐我。若疾入赵壁，拔赵帜，立汉赤帜。令其裨将傅餐曰：今日破赵会食。诸将皆莫信，佯应曰：诺。信谓军吏曰：赵已先据便地为壁，且彼未见我大将旗鼓，未肯击前行，恐吾至阻险而还。信乃使万人行，出倍水阵。赵军望见，大笑之。平旦，信建大将之旗鼓，鼓行出井陘口。赵开壁击之，大战良久。於是信与张耳弃旗鼓，走水上，水上军开壁入之，复疾战。赵空壁争汉鼓旗，逐韩信、张耳。韩信、张耳已入水上军，军皆殊死战，不可败。信所出奇兵二十骑，共候赵空壁逐利，则驰入赵壁，皆拔赵帜，立汉赤帜二千。赵军不得信等，欲还归壁，壁皆汉亦帜而大惊，以为汉皆已得赵主将矣，遂乱遁走。赵将虽击斩之，不能禁也。於是汉兵来击大破之，斩成安军泚水上，擒赵王歇。诸将效首虏休，毕贺，因问信曰：兵法右背山陵，前左水泽。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，曰：破赵会食。时臣等不服，然竟以胜，此何术也？信曰：此在兵法中，顾诸君不察耳。兵法不曰？陷之死地而後生，置之亡地而後存。且信非得素抚循士大夫也，所谓驱市人而战，其势非置之死地，使人人自为战。今与之生地皆走，宁尚可得而用之乎？诸将曰：善。非所及也。魏太祖征张绣，一朝引军退，绣自追之。贾诩曰：不可追也。绣不从，果败而还。诩谓绣曰：促更追之，战必胜。绣收散卒，赴追太祖，战果胜。还问诩曰：绣以精兵追运，而公曰必败退；以败卒击胜兵，而公曰必克，皆如公之言。何其反而皆验也？诩曰：此易知耳。军势百途，事不一也。将军虽善用兵，非曹公也敌也。魏军新退，曹公必自断其後。追兵虽精，将既不敌，彼士亦锐，故知必败。曹公攻将军无失策，力未尽而还，必国内有故也。既破将军，必轻军速进，留诸将断後。诸将虽勇，亦非将军敌也，故虽用败兵而胜也。绣乃服其能。此利害之变。故曰：陷之死地而後生，杂於害而患可解。此之谓也。

奇正第二十二

太公曰：不能分移，不可语奇。《孙子》曰：兵以正合，事以奇胜。何以明之？魏王豹反汉，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击魏。魏王盛兵蒲坂，塞临晋。信乃益为疑兵，陈船欲渡临晋，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罌渡军袭安邑。魏王豹惊，引兵迎信。信遂虏豹，定魏为河东郡。是知奇正者，兵之要也。经曰：战胜不过奇正。奇正之变，不可胜穷，如环之无端，孰能穷之。此之谓矣。

掩发第二十三

《孙子》曰：善战者其势险，其节短，以利动之，以卒待之。又曰：善动敌者形之，敌必从。何以明其然耶？燕平齐，围即墨城。即墨城中推田单为将以拒燕。田单欲激怒其卒，乃宣言曰：吾虽恐燕将劓所得齐卒，及掘城外坟墓、伤先人，可为寒心。燕将如其言，即墨人皆涕泣，共欲出战，怒皆十倍。单乃收人金得千溢，令即墨富豪遗燕将书曰：即墨即降，愿不虏吾家族。燕将大喜，亦懈。乃收牛得千头，束苇於尾，烧其端，凿城数十穴，夜纵牛出，以壮士五千人随其後。牛尾热而奔燕，燕军大惊，所随五千因衔枚击之，燕军大败，杀其将骑劫，复齐七十馀城。吕蒙西屯陆口。关羽讨樊，留兵备公安、南郡。蒙上疏曰：关羽讨樊而多留备兵，必恐蒙图其後故也。蒙常有病，乞分众还建邺，以治病为名。羽闻之，必撤备兵，尽赴襄阳。大军浮江，昼夜驰上，袭其空虚，则南郡可取，而羽可擒之。遂称病笃，权乃露檄召蒙。羽果信之，稍彻兵赴樊。权闻之遂行，先遣蒙在前，伏其精兵於句鹿中，使白衣摇橹，作商贾服，昼夜兼行。至羽所置江边屯候，尽收缚之，是故羽不闻知。遂到南郡，士仁、糜芳皆降。蒙入据城表，得羽得士家属，皆抚慰，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，道不拾遗。羽还在道路，数使人与蒙相闻。蒙厚遇其使，使周旋城中，家家致问，或手书示信。羽使人还，私相参讯，咸知家门无恙，相待过於平时，故羽士卒无斗心。权至获羽，遂定荆州。此掩发之变。故曰：始如处女，敌人开户；後如脱兔，敌不及距。此之谓矣。

还师第二十四

《孙子》曰：兴师百万，日费千金。玉子曰：四人用虚，国家无储。故曰：运粮百里，无一年之食，二百里无二年之食，三百里无三年之食，是谓虚国。国虚则人贫，人贫则上下不相亲。上无以树其恩，下无以活其身，则离叛之心生。此为战胜而自败。故虽破敌於外、立功於内，然而战胜者以丧礼处之，将军缟素请罪於君。君曰：兵之所加，无道国也。擒敌致胜，将无咎殃。乃尊其官以夺其势。故曰：高鸟死，良弓藏；敌国灭，谋臣亡。亡者非丧其身，谓沉之於渊。沉之於渊者，谓夺其威、废其权、封之於朝，极人臣之位以显其功，中州善国以富其心。仁者之众，可合而不可离，威权可乐而难卒移。是故还军罢师，存亡之阶。故弱之以位，夺之以国。故霸者之佐，其论驳也。人主深晓此道，则能御臣将。人臣深晓此道，则能全功保首。此还师之术也。论曰：奇正之机，五间之要；天地之变，水火之道。如声不过五声，五声之变，不可胜听；色不过五色，五色之变，不可胜观，在乎因机而用权矣，不可执一也。故略举其体之要。